

# 德 拾

版出日一月十年五十四國民華中 期八十七第



華威頓——愛儂絲漫遊中的奇境





最近接到好幾封「拾遺學友」們的來鴻，詢問他們投寄給拾遺的稿件下落。很抱歉的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確有好些稿件已經被我們擱置了三個月上，每次都是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延期刊出。可是我們又實在喜歡這些文章，我們實在願意為拾遺的讀者們保留這些文章，所以又未能立刻退稿，這種情形，也許很像是一位主婦從各種不同的來源上採購到一大批既豐富又營養的榮蔬食品，可是因限於日常的消耗，或是季節性的安排，她不得不把暫時不需用的原料收存在冰箱裡，油膩的紅燒蹄膀也許不適宜於盛夏季節，可是一等秋風蕭瑟時，他便會受到饕餮者的愛好了。這一個譬喻雖然不完全相同，但也大致近似。

我們積壓未刊登的稿件大約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因為它不適合於目前前的季節，我們不得不將它暫時延擱。例如有幾篇探討學理較深的文章，如果在炎夏季節刊登，可能會被讀者們譏喻為「催眠劑」，所以想留待秋冬季節刊登。第二類是由於同一性質的文章太多，不宜一次作專號性的刊

##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請用

##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 美商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〇

電報：CALTEX

出，所以只好把其中的幾篇留下來，分期刊登。第三類是因為篇幅過長，一時無法安插，所以只好留下來再說。後面這一類的情形，以小說佔多數，因為即使是短篇小說，每篇字數大概都在一萬字以上，二三萬字的也是常見。編者在安排這些稿件時，就煞費躊躇，我們一方面想多刊登幾篇小說，讓讀者有不同的選擇，但另一方面又不願意將一篇文章，分割成數期連載。尤其是短篇小說，總希望能一次刊完。於是這兩方面就很難兼顧。最近因為我們多刊登了幾篇長篇和中篇的連載，以致更影響了其他短篇小說的篇幅，也許不久我們可以利用一次特大號的機會，來彌補上述的缺點。

這一期，我們願意向讀者們推薦幾篇極有趣的文章：華盛頓——愛麗絲漫遊中的奇境可以告訴你華盛頓的形形式式，以及它在目前世界上的重要性。世界獨立船王——尼亞宙斯，向你介紹一位富堪敵國的海上艦王的神奇故事。史普克醫師——當代最偉大的育兒導師，可以給有孩子的家長們，一個極富意義的啓示。一個偉大思想的圖象，向你介紹一位馳名於世的英國歷史學家，此外如生物與太陽間的橋樑，芸芸衆生何處去，懸對可以解決犯罪問題嗎等等，都對某一個專門題目有獨特的見解，希望讀者切勿失之交臂。



# 目 錄

風土  
遊記

華盛頓—愛儂絲漫遊中的奇境 ..... 1  
華盛頓是多數意志的結晶，也是許多夢想幻滅的地方

科學  
常識

生物與太陽間的橋樑 ..... 7  
光化合成的新發現使生命之鎖的尋求，展露了一線曙光

醫藥  
衛生

人類最偉大的發明—  
奎寧和因素林的故事 ..... 26

兒童  
問題

一個病危的印第安人喝了有毒的池水，一個醫科  
教員爲了籌備一節課程竟然有如此偉大的成就

史普克醫師—當代偉大的育兒導師 ..... 32  
同孩子一塊兒歡樂是育兒方法最重大的改革

心理  
人生

童言無忌 ..... 37  
成年人極少吐露真言，惟有孩子們是例外

傳記  
人物

懲罰可以解決犯罪問題嗎 ..... 47  
作者鄭重宣告懲罰並不足以解決犯罪問題

短篇

芸芸衆生何處去 ..... 50  
保持人口數量和生活資源間的平衡是我們的重大目標

一個偉大思考的圖象 ..... 41  
湯比以其劃時代的巨著作爲他對前聖先賢們的禮敬

世界獨立船王—尼亞宙斯 ..... 18  
他與其他希臘集團的行動是世界海運史上最瘋狂的賭博

無情船長 ..... 58  
我請求，高船長，也爲稚浩鳴鐘八下

拾  
穗

第  
七  
十  
八  
期

小  
說

欺騙 ..... 68  
在我們第一次相遇時，我就應該把實情告訴她

中  
篇  
小  
說

波灣尼車站(續) ..... 98

長  
篇  
小  
說

白衣女郎(續) ..... 112

劇  
本  
連  
載

玫瑰紋身(續) ..... 76

專  
欄  
評  
論

西影片羽 ..... 133  
科學新知 ..... 137  
家常閒話 ..... 141

封面說明：華盛頓—愛儂絲  
漫遊中的奇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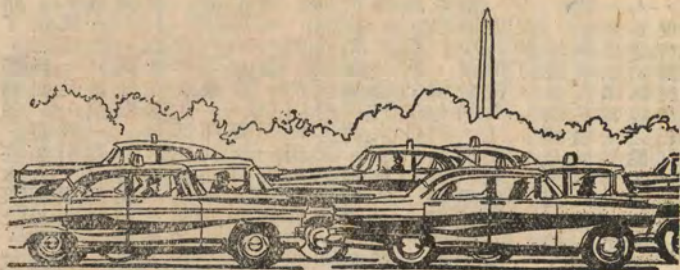
華盛頓是一個奇異荒唐的地方，每一個人不論是聰明愚昧，都認爲華盛頓是童話愛儂絲小姐漫遊過的奇境，它容納百萬富翁，也收羅江湖騙子，它招攬天下奇才，但也容納奸吏訟棍，它是目前世界風雲政治的中心，但也是多數人的幻夢毀爲泡影的處所。

第七十八期民國四十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拾穗月刊社	訂閱價目：	
編輯者	拾穗月刊社	半年	六期 廿四元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十六號	全年	十二期 四十八元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零售價目：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新台幣	五元 美金三角
		港幣	一元五角 日幣一百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	
		帳戶2587	
		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	
		拾穗譯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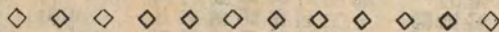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 華盛頓—

## 愛麗絲漫遊中的奇境



Laiston D. Farrar 著  
開 筆 譯

不論你是在這兒遊覽作客也好，在這裡幹一份差事也好，說什麼你在華盛頓就耽不久，並且在你還不會了解華盛頓為什麼可以算得上奇境以前，你就離開了它。幾乎無論是誰只要看到過華盛頓，或者甚至於只要對它有一知半解的片面認識，就會承認華盛頓確是一處西洋童話中「愛麗絲夢遊的奇境」。說也奇怪，要是有人對華盛頓知之愈深，他便愈感覺到它的奇異荒唐，因為他愈往深處探測，他便愈能在這神奇的都市裡感到相距更遠的差別，每一個人——不論是聰明愚昧——都各有他們認為華盛頓是奇境的理由。

華盛頓歡迎百萬富翁，也歡迎江湖騙子，它接納有名望的大亨，但也接納奸吏訟棍，它收容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但也收容滑稽戲的丑角，它招攬天下英才，但也混進了一些冒牌藝術家，在這兒有篤信誠敬的精神上的領導者，但也有些以上帝為名招搖撞騙的偽君子，不過經過多年來的粉飾，華盛頓終於接受到全美各國村落市鎮州郡裡的一般人民的崇敬，以及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尊重。

在廿五年以前，要是有人口袋裡藏著價值廿元的金元和一瓶酒，走過華盛頓市上的街道。他便會因携酒被捕；不過，要是今天，他便會因身藏金元而犯

——本文摘自將出版的「Washington」——



編輯先生：

貴刊曾刊載之「世界六大宗教概述」一文不知曾出單行本否？如未出單行本，請示知該文起迄期別，有合訂本否？多少錢可購得？

編者謹覆

世界六大宗教概述，未出單行本，其刊載期數如下：①印度教概述——六十三期。②佛教概述——六十四期。③孔子領土上的宗教——六十五期。④伊斯蘭世界——六十七期。⑤猶太教概述——六十九期。⑥基督教概述——七十六期。關於售價方面已另函覆。

編輯先生：

一、請將人名地名和一些專門名詞附註原文，過去貴刊上所印之人名地名和其他有時附有原文，有時則無，我想看翻譯作品的人都有同感。本來都是一回事，可是在不同的地方却有不同譯名，著名的倒可以猜得出來，有時可實有點困難。二、一種刊物也真是難於滿足每一部份人的喜愛，貴刊同人的精神已經是十分令人欽佩。三、據說貴社存有不少外國書籍，不知是否有部份

可出賣，或貴社可代讀者採購外國書籍？

編者謹覆

一、謝謝你的建議，以後當儘可能刊登原文。二、謝謝你的誇獎，我們當儘力而為之。三、我們的資料庫以蒐集國外雜誌為主，其他外國書籍不多，亦未能出售，代購國外書籍因有外匯限制，艱難代辦。

編輯先生：

自從拾穗問世以來，本人即為一熱誠讀者，對貴刊取材態度謹嚴，譯筆暢達，極為贊佩，先後所出各譯叢尤覺精彩。

貴刊三十一期有一中篇柏林省親記，故事有趣而富教育意義，譯文清麗樸實，為中學生罕有之良好讀物：可否請求貴刊印出單行本……

本人十餘年前曾讀此文，為商務印書館出版名「愛彌兒捕盜記」，譯名似較醒目，編者以為然否？

陳 在 君 啓

編者謹覆

拾穗曾刊柏林省親記正集續集，篇幅較愛彌兒捕盜記多過一倍，出單行本事尚在考慮中。主要的問題尚在經費方面的籌措以及單行本的銷路是否有把握。不得不作較慎重的考慮。



罪了。華盛頓，在本質上，就是這樣一座瞬息萬變的舞臺，在這裡面，每個人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有些人是主角，風頭十足，吸引了張嘴結舌的觀眾和電視攝影機，有些人則扮演一點兒的配角，而大部份的人都環繞著這座舞臺，瘋狂地工作著使這齣戲能繼續演出，雖然他們大多數只是躲在幕後永遠不會被人所見。

現時代生活在華盛頓的居民眼中，可以得到一件極奇怪的現象，那就是華盛頓在一年中的短時期裡，居然從民主黨的城市一變而為共和黨的城市，一九五二年，它是屬於民主黨，但在一九五三年已變成了共和黨。

要了解這種現象，你不但須明瞭華盛頓，並且得明瞭世界各地政府官吏的性質，以柏林的人民公僕們來說，在希特勒專權以前。他們之樂於對他效忠跟對奧登堡並無兩樣，並且他們大多數人也依然樂於在目前的安德諾手下服務，政府的工作人員——不論是在美國也好，或在其他國家也好，當他們面對豐富報酬時，一般人在政治選擇上總是缺少膽量的。所以華盛頓的廿五萬聯邦政府的工作人員，輕易地接受了艾森豪的「道德十字軍」的領導，也就並不足怪了。

華盛頓依然是一處奇境，即使在將來也是一樣。以華盛頓與美國其他城市比較，或與世界其他各國的城市比較，華盛頓確實是異常特出的。你只要一注意到華盛頓的令人迷醉的輝煌之點，你便會覺得為什麼其他城市一經比較，便會黯然失色了。

表，較多的陰謀詭計，較多的特殊人物……

說來並不是開玩笑，華盛頓在各種事物上的確佔據著不少首屈一指的地位。它的稅收比世界任何城市都多；它有著世界上最大的印刷廠，這就是美國政府印刷局；它有著世界上最大的金銀製造機構，那便是雕刻印刷局；它擁有為數最多的國家英雄和門下食客：在斯密司孫紀念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中收藏著世界上最多的科學紀念品；美國國會圖書館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家，五角大廈是世界上最大的辦公廳；華盛頓擁有為數最多的紀錄新聞；擁有佔地最廣的停車場(以同等大小的城市比較)；美國商業部出版的「國家工商業」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商業什誌，國家地理雜誌也是世界上同類什誌中的領袖；以一設人口比例計算，華盛頓的單身女人的數量，在世界各城市中也是首屈一指。

華盛頓是西半球政治權力的所在地，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集最龐大的工業與軍事機械於一洲的中心，這種權力的表面記號——白宮，國會議事廳，所有的紀念碑和大理石建築物——如果你單注意權力本身的莊嚴現實時，它們實際上是無甚意義的，這兒，就在這一座城市裡，為了所有原子委員會的建立，為了遍及於世界各處的所有美國的外交使節和秘密使命，為了這龐大政府機構中的所有任務，有些人有權制控和支配了原子彈，有些人安排了服役於全世界各地的軍事戰略和調動。

這種巨大的力量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上，不論你是否

華盛頓所有的各式各類的事物總是够多的——多處美麗的風景，不可勝數的紀念碑和名人大字，衆多的傳達靈聖的教堂寺院，有著較多的按人口比例計算的電話，有著較多的按人口比例計算的保險，有著較多的按人口比例計算的出差汽車，有著較多的按人口比例計算的旅館(以遊覽為主的城市除外，如大西洋和米耶米海邊)，旅館咖啡店裡也有更多的逐臭之夫，有著較多的按人口比例計算的百萬富翁和較多的吹牛說謊的騙子，有著較多的按人口比例計算的律師和較多的招搖撞騙的痞棍，有著較多的貿易機構的代表，有著較多的按人口比例計算的醫生。有著較多的流產嬰兒，較多的非法結合的母親，較多的借款人以及較多的貸款處，有著較多人設立的多種運動的名勝的業餘俱樂部，在每一類事物上都有較多的可參觀的，有著較多的農業專家，較多的酒類，較多的教育界領袖，較多的按人口比例計算的性越軌事件，較多的高級軍官和隨員，較多的按人口比例計算的少年犯罪案件，較多的搞公共關係的人員，較多的人有著私人裙帶關係，較多的業餘專家，有較多的人專門搞著買通和運動議員的勾當，較多的新聞記者，較多的高級或低級的社會團體，較多的專欄作家，較多的無業游民，較多的司食僕役，有較多的人光拿薪水而過著極空閒的生活，也有較多的人雖說是薪水階級，但收入實可觀，有著較多的讀者，有著各種不同的警務力量和調查人員，有著較多的作家，較多的高爾夫球迷，較多的嘈雜聲，較多的酒徒，較多的宗教領袖和代

贊成，或是否關懷，事實上是只要你認清這個事實你一定會大吃一驚。因為對人類來說這是一件極可怕的事——只有少數的幾個人——就能夠在今日的華盛頓，由於幾道命令，而對這種具有大破壞力的武器有所行動。現在姑且撇開這件事令人吃驚的權力不談，華盛頓的確是一處奇怪的地方，因為它具有的各方面的權力，幾乎無時無刻無日無夜地影響著你。

假如你對時鐘瞧上一眼，看看這兒是什麼時候，那麼你就得知道時間的標準就是由華盛頓的海軍氣象台制定的。假如你收聽氣象報告，那麼它的來源也是在華盛頓。假如你是一個農人，那麼你也得注意華盛頓，因為你可能獲得一筆獎金或是其他的消息，可以使你增加收入。假如你是工商業人士，那麼你一定要獲得華盛頓商業部的許可證，才能購買某些規定數量的所謂戰略物資，或是將某些貨物運到其他國家裡去，或是運出任何物品到某幾個國家裏去。

假如你賺了一筆值得一提的錢，你一定要填一張由華盛頓印發的單子，遲遲早早，你所填的這份單子，或是所付的這筆錢總於會到華盛頓去；假如你在駕車時被軍車撞上了，你可以在華盛頓的美國賠償法庭裡要求賠償損害。假如你口袋裡有一塊錢，那麼這上面的花紋就是在華盛頓的雕刻印刷局裡雕出來的，不論你賺多少錢，你總得用納稅或其他的類似辦法將其中的四分之一付給政府，假如你的收益很高，那麼你所納的稅可能超過你淨得的四倍。

華盛頓是制訂聯邦政府的法律並加以解釋的地方，執



行的輪子於是開始轉動。華盛頓是二百卅萬政府職員——自總統以至白宮閣人——生活於斯，游樂於斯的地方。華盛頓制定你所買肉類的重量，你所購布匹的尺碼，重量和尺碼的標準都是由華盛頓美國標準局制定的。華盛頓也是每年有三億五千萬支票自山姆大叔發給給美國人民的地方。華盛頓珍藏着美國的一筆巨大的文獻之寶——貯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富傑爾沙士比亞圖書館，軍醫圖書館各等處。華盛頓也是聯邦儲備和財政的老家，你口袋裡美鈔的價值便由此處制定。華盛頓也是我們的基本科學知識總匯之處——縱然不是最多——美國標準局，技術服務局（屬商業部），美國地理調查局，斯密司孫紀念館，原子能委員會，國家地理學會等公私機關都設立在此。華盛頓也有幾家美國最開名的藝術博物館——如國家藝術館，考科倫藝術館等。

華盛頓也是在國內及國際政策上作重要決辯的地方。這兒的公共集會場所——如憲法廳——曾有無數名人在這裡發表有歷史性的演說。自華盛頓發行的有關人生各方面的文字，源源散佈各地，影響着美國人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華盛頓也是重要統計資料的來源——在美國的戶口調查局，美國勞工統計局和國家檔案所裡珍藏着美國政府往年珍貴文件的抄本。

二百五十多宗貿易協會的大本營設立於華盛頓，又有其他五百多家在此設立辦事處，此外又有數以千計的貿易協會的主持人，每年挑選他們合宜的季節，一定要上華盛頓。同是也有一些人身懷良策，却在這裡無法施展，在無知昏聩的石牆上才撒其塵。

華盛頓是這樣的一個地方，你在這裡聽到的「和平」這個字眼遠較美國其他各地的多，但華盛頓却在戰爭的結果與戰爭的謠傳中日趨繁榮。在一七一六年，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它不過是一區蕞爾小鎮，戰爭結束以後，它才變成了一個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予它一個更大的膨脹機會。韓戰給予它痛苦也給予它財富，在今日的國防政策之下，它仍然日趨繁榮，如果沒有戰爭或戰爭的威脅，華盛頓或許仍只是一座小小的城邑。

有些人把華盛頓描畫成一座「罪惡之城」。雖然那裡犯的罪案子不算少，不過最正確的說法，應該說它是一座「冗員之城」。（譯者註：此處語帶雙關。罪惡之城為 Sins City，冗員之城則為 Sineure City，含意甚妙，但無法以中文譯出。）在華盛頓，有很多人職業非常輕鬆，事情做得少，支薪却很高，這種情形大約除莫斯科以外，全世界當以此間為第一。

在任何城市裡，一個速記員或是坐辦公廳的先生們，一天要是做上四小時的工作已經算是難能可貴了，可是在華盛頓却很少看到有人一天做上兩小時以上工作的，假如你仔細算一算他們在早晨上班後，化費在開始準備辦公上，化在打粉上，化在整理上，化在開玩笑和擺龍門陣上，化在喝可口可樂和咖啡上，化在胡思亂想上，要是將這些浪費的時間剔去外，你就可以知道從早晨八時到下午四時半，

來跑一趟，要不然就得委託職業性的代表在華盛頓代他們講幾句話。華盛頓是美國商會之家，上千的各市各市的商會會員發言人也都以此地為家，同時各種宗親團體，重要的宗親領袖，以及各國使節也都雲集於此。

華盛頓的主要工業也是帶有政治性的，雖然這裡也有紙廠，可是它都以印刷和出版業中心起家，這裡有數以千計的居民是與出版業有關的。華盛頓有兩大宗輸出，一種是廢紙，另一種是法律。廢紙每天成捆地由鐵路一車車地運出，法律的輸出到是有一定時節的，那便是國會開會的時候。除開法律以外，關於政治方面的輸出可以用極簡單的字眼表示。他們這些政治家雖然想把這些字眼彙編起來發佈，可是近年來的趨勢，這兩個政黨的政治意見却愈來愈趨統一，目前他們兩黨間的爭執似乎只是工人的工資應該增加百分之七·五或百分之八而已，因此這兩大政黨間的距離似乎已接近到千分之五了，在華盛頓，一般人常說美兩大政黨之間的隔垣，其厚度已和香烟紙相仿。

華盛頓在行政組織上並不健全，它幾乎是併合聯邦一單位，一縣市和一州郡於一體，相互間的聯繫又不够完善，所以在行政組織上相當鬆懈，不過每次國會開會提到這個問題時，議員們總是對它無法可想，趕緊找些其他不大複雜的問題來掩飾過去。

華盛頓是這樣的一個怪地方；有些人因為受了某些官吏的微妙影響，居然大交其運，變成了暴發戶，而這種幸運的起因不是由於官吏們的存心欺詐，便是由於瘋狂糊塗能用在真正工作上的還剩下多少了。關於這一點，似乎還沒有人提出過，不過這並不是開玩笑，而是正確的事實。華盛頓在傳統上對游行和大大出喪很有興趣，很多活潑的人當還能記得濟與將軍和羅斯福總統逝世的游行盛況，這裡的自殺記錄也很高，附近的幾座橋樑都有很高的躍出自殺的記錄。

欲窺華盛頓的真面目，似乎很不容易，也許有些人可以透過幾項統計數字來瞭解這一座奇怪的城市。華盛頓的人口一共是八十七萬五千。每一百個人中平均有電話六十一·七具，幾乎每一家裝有兩具電話。這也許可以幫助你瞭解為什麼華盛頓又名爲「談話之城」。

華盛頓一共有出產汽車九千六百輛，以人口比例計算在全世界可以首屈一指。（紐約有出產汽車一萬一千八百輛，但人口超過華盛頓六倍）華盛頓出產汽車之多幾乎可以媲美上海的黃包車。如果單列出產汽車司機的自述，那麼他們的收入幾乎也跟中國的苦力相仿，不過千萬不要讓他們騙了你，他們的小費收入可不少。一個肯賣點力的司機，一星期也可以賺上一百五十塊錢。

華盛頓，如果以世界上同樣大小的城市作比較，也是最大的新汽車市場。如果可以用新汽車的銷售情形來估量當地居民的財富，那麼聯邦政府的公務人員似乎很難使人相信他們是在度着艱難困苦的日子。要是你願意看一看這種代表財富的實際印象，你可以在星期日晚上站在通往華盛頓的主要公路上，看一看成千成萬度週末後回家或回公寓的一車如流水馬如龍的景象。





# 生物與太陽間的橋樑

George W. Gray 原著  
桐 聲 譯

整個生命之網，簡單地說，是自由能量的追求，無論灌木與喬木爭取一片向陽之地也好，蝗蟲與野果攫取綠葉中產生能量之成分也好，或者獅與虎搶奪一匹羚羊之肉也好，皆不外乎能的尋求。任何生物必需要能，因為沒有了它，則一切變化趨於停滯和死寂——而生命的實質就是變化。

摘自 Ralph W. Gerard 著  
『不停的細胞』

人類居住於兩個世界之中，其中一個是最較為古老，較為簡單，較為廣大，為無機物質所統治的世界。它的疆土包括恆河砂數的恆星，星間氣體及微塵、行星、岩石、金屬、和其他行星上的礦石；河流、湖泊、及海洋中的水；以及空氣中的氧、氮、和稀有氣體。此為物理世界，其組成物顯然佔有整個宇宙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

嵌於廣大無際的物理自然界中，有一個作風全異的創造物，科學家稱之為有機世界。生命之濶膜掩蓋了整個地球的表面，它以豐富的生命和隨地而變化的特異動植物，充斥了陸地與海洋。生命王國在組織方面與延續的方式方面，與物理世界全異其趣；有機世界全然依靠無機世界供應各種化學原素，以維持生命的運行。它需要氧及碳，結合成燃料的形式，使與氧氣燃燒而供給能。它尚需要氮、鈉、和其他成打的原素與碳、氧、氮化合而成數不清的分子，從而組成細胞，細胞又構成器官，和便利細胞呼

在華盛頓，你看得到你想看的東西，並且一般說來，你可以看到較其他城市更多的東西。假如你是在探訪美景，那末你可以在春天到潮汐湖上 (Tidal Basin) 看櫻花繡爛如錦，或者駕汽車經過市中心區的岩谷公園 (Rock Creek park)，在任何季節裡，你都可以欣賞到美麗的景色。或者你可以攀登華盛頓紀念塔，從這座金字塔式的美麗建築物上俯瞰全市風光以及波平如鏡的頗陀馬克河。 (Potomac) 和安奈阿西亞河。 (Anacostia) 或者你可以驅車經過歷史性的距力山大里亞 (Alexandria) 上登浮農山 (Mount Vernon)，或者你也可以在頗陀馬克河上泛舟而至浮農山，在那裡你可以看到很多美麗的殖民時代的建築物，迄今猶保存完整。

如果你要找尋夜總會，華盛頓多的是。假如你要找尋不正當的娛樂，華盛頓也頗不缺乏，不過就另一方面來看，華盛頓却也是宗教的中心，有些教堂的建築在新世界中頗負盛名。

飲宴酬酢是華盛頓一件十分重要的外務，較世界上任何各地為甚。住在華盛頓的人們有的是時間，也具有這種揮霍的能力。去年一年華盛頓共舉行八萬次雞尾酒會。民主黨人會以此攻擊共和黨，說華盛頓自「道德十字軍」登台以來，酒的銷售量與日俱增。

就某些地方看來，華盛頓是個習尚奢靡的城市。就各種統計看來，華盛頓女人之愛打扮在世界上也可以佔第一位。以人口比例計算，華盛頓出售女人衣服紀錄也超過全美任何城市。

華盛頓的確是一座用鋼鐵，大理石和水泥在頗陀馬克河和安奈阿西亞河上的爛泥堆裡建築起來的都市。所以有人說華盛頓是意志的結晶，是許多幻夢變成了事實的最高表現——這是許多集合起來的幻夢，其中有少數人尚在人世，但多數已撒手塵寰，只剩下他們的名字留存於他們國人的心中。同時華盛頓也是一處埋葬了另外許多夢想的墳場，每一天，都有胸懷大志的新人來到華盛頓。每一天，也都有人經過長時期的環境折磨，消蝕了當年的雄心壯志。他一切的夢想：財富、成功、名譽權勢都已如鏡花水月。

使早期的華盛頓能與其他邊疆城市有如此區別的唯一條件便是它的都市計劃——一位年青的法國工程師藍方脫少校 (Pierre Charles L'Enfant) 的傑作。這位曾在獨立戰爭卓立殊勳的法國工程師為「座落於政府的都城應該「自己茁長繁榮，像樹枝般的向四方發散，在最茂密之處相互會合。」他的理想十分正確，可惜他那輝煌計劃的實行已在百年之後。

藍方脫先生是一位天才，可惜自他完成華盛頓市的設計以後，沉淪於杯中物，常常與人吵架，終被開革，他設計了這樣一座美麗無雙的城市，一共得了三千元的報酬。藍方脫最後給幾個有錢的園匠當園丁，他去世以後，他們把他埋葬在他生前服役過的花園裡，他的坟墓正在一株鬱金香樹下。直到八十四年以後，他的遺骸才被遷葬於他的棺木上鮮花堆積如山。他極度哀榮地埋葬在埃靈頓 (Arlington) 的國家公墓內，在這座美麗的小山上他正可以俯瞰這座他一手設計夢想中的都市。



吸，輸入養分，輸出廢物的體液。

環繞着我們的物理世界。蘊藏着極富的各種化學原素，供人類、動物、植物和微生物取用，以構成生命，和延續生命。生命所不可或缺的原素，在自然界中俯拾皆是：例如，水中含有數不清噸數的氫，以億萬噸計的碳，以二氧化碳的形態存在，於大氣中來去飄忽。取用該項原素，困難在於化合鍵用極大的力量，將氫緊鎖在水中；碳在二氧化碳中的情形，亦復如此。這種緊鎖的結構，僅能憑外力予以強迫打開。

分開化合鍵之力量並不缺乏。根據計算，每天落於一個半平方哩地面的太陽光，所含有的能量，相當於一個廣島型原子彈。此等陽光連續穿過大氣中的水汽及碳酸氣。如能有利利用此項能量的一小部分，則足够打開分子鍵，釋放出氫、碳、氧的原子，供有機世界的人類和其他生物取用不竭。大氣中的氣體，幾乎是完全透明。但是光線要被吸收後，始能產生化學能。

綠色植物在生命舞台上，擔任王牌角色，因為它的葉綠素身兼二職：吸收陽光，並將其轉變成化學能。取水分子（取自樹葉的周遭或由根部輸入）和碳酸氣分子為原料，將其中的原子重新組織，構成了食料的最基本物質——碳水化合物（糖即其一例）並藉光化合成得到剩餘的副產品——氧！放到大氣中，不絕使空氣新鮮。光合成研究歷史學家 Eugene Rabinowitch 曾計算過：地球上的植物，每年

放出四千億噸氧氣，將一千五百億噸碳與二百五十億噸氫氣化合，以製造有機物質。

大都生物，自人類以至微生物，體內均含有糖。造物主在生命方面最早的發明之一是：一種由碳、氫、氧三原素構成的分子，三者以一定比例緊蹙地結合，當其與氧氣共存時，它即行分解，與氧重新組合為其他更穩定的分子，同時放出能。換句話說，糖可以燃燒。在我們的身體之中，它是基本燃料。它的燃燒，供應能量來活動肌肉，推動心臟和肺部，發生通過神經的電流。英國化學家道南 (F. G. Donnan) 曾經說過：「如無糖與氧氣，就沒有思想，沒有沙氏比亞的十四行詩，沒有快樂與悲哀。」

糖不但是基本燃料，同時也是生物建築行動的原始結構。細胞把碳水化合物作為預製品，再與氮與其他原素化合，以製造更為複雜的結構，例如氨基酸即由氮等其他原素與碳水化合物或其部分品結合，而前者即是構成巨大蛋白質分子的基石。

光合成在生命經濟學中，佔着極為重要的地位。此項行動負責將太陽能捕獲，而供給生命之用。並且是將原素自無機世界轉移至有機世界的一個開始。它是物理世界通往生命界的唯一橋樑——負責將無生命的物質改變成有生命的物質。

在這種將無生命變成有生命的煉金術中，僅有綠色植物能够大顯身手。不論人類或其他動物，均無將無機物合成為糖或其他有機物的能力。動物界完全是植物界的

寄生蟲。但有若干微生物，諸如紫色和綠色的細菌，即能攫取陽光中的能量來製造碳水化合物，但其產量，與綠色植物的大規模製造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為了生存，每一動物必需進食植物，或其他以植物為飼料的動物。此外別無橋樑通向物理世界的自由能與豐富物質的寶藏。

### 一連串發明

光合成的發現及其內容的闡明，是很多國家內許多科學家的集體成就。該問題之研究，前後長達兩世紀之久。最早投身此項研究者，是十八世紀英國一位醋嗜化學的傳抄士傑塞夫普里斯萊。下面是他在二一七一年的實驗報告：

我對於能有機會研究如何將被燃燒燻燻所破壞的空氣予以復原，至為高興，結果至少發現了一種大自然採作此用的方法，這就是植物的生長 (Vegetation)。以前大家總以為植物對於普通空氣，像動物一樣的需要；我當初將一株薄荷置入倒放在水面上的玻璃鐘時，也有這種想法。可是它竟連續生長了數個月，鐘內的氣體不會熄滅燻燻，它也不會悶死老頭。

普里斯萊用這種方法來研究綠色植物生產氧氣的才能。他的觀察是化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引出了一連串的實驗，導致出其他許多發現。

一七七九年，一位在英國工作的德國醫生，詹英勤浩

斯 (Jan Ingen Housz) 報告說：植物確實「有改正壞空氣的能力」，但是在太陽下纔起作用，「並且不是整個植物具有這種能力，祇限於葉子和綠色的樹枝。」

三年之後，到達了第二個階段。另一位抄士，日內瓦的西耐比爾 (Jean Senebier) 觀察到，植物祇在「固定空氣」存在時，才起清潔作用。固定空氣是對二氧化碳的稱呼。

不久之後，氧與碳被分離而出，共認為兩種原素，於是普里斯萊用薄荷所觀察到的現象，被解釋為：植物在陽光照射之下，吸收二氧化碳，釋放氧氣。化學家們猜想氧氣是由分解二氧化碳而得，但是餘下的碳，遭遇又是如何？浩斯在一七九六年找出了答案。他說碳是被植物消化了，光化合作用，不但是大自然給予人類和其他動物的恩惠，清潔空氣供它們之用，同時也將碳素製成有機物——營養植物本身。

沒有人想到「水」也是一個主要的光合作用參與者。但在二一八〇四年此種成份的重要性，始被另一日內瓦實驗家——沙蘇爾 (Nicholas Theodore de Saussure) 所發現。於是問題轉變為陽光同時對二氧化碳和水的的作用了。

四十年後，在德國產生一項重大發現。物理學家梅育 (Robert Von Mayer) 指出整個光化作用的要點是：轉變光能為化學能。綠色植物在陽光照射下，不但製造有機物質，而且儲存化學能於其中。梅育對其觀察在一八四五作報告於下：



大自然自己擔任捕獲射向地球光線的工作，將這最捉摸不定的力量，變成穩定的形式，而予以儲藏。

為了完成此項工作，她將一種生物蓄積在地球表面，它們在生時，攫取陽光，繼續不斷的將這種力量變成化學能而儲藏起來，此項生物就是植物。植物世界構成一個儲藏太陽光線的儲備，巧妙地以備不時之需，為人类的生存所必需依賴。植物吸收能量，陽光而帶來另一力量，化學能。

有了此項發明，光合成的輪廓大致具備。光合成的各項要素，業已闡明，其中包括頗為重要的能量因素，和合成作用的產物：氧氣、有機物、和化學能的差異。但這不過是一個粗枝大葉的外貌。現有的化學知識，雖為謹嚴而深入，對此問題，仍不免在暗中摸索，植物細胞內部的詳細底蘊，尚待予以發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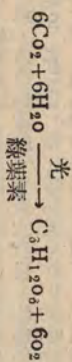
百餘年來，實驗科學家，不斷地在孜孜探求光化作用的詳細情形，若干偉大的生物化學家，包括四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曾對此問題加以研究，仍未獲其全貌，因為經過數千兆年演變的生命，不願輕易洩露其秘密。

因限於篇幅，本文不可能將所有有關光化作用的發現，予以全部羅列，祇能就最近有關可能揭露光化秘密的諸項發展，紹介於讀者諸君之前。

### 發生些什麼？在何處發生？

光化作用所發生的行為，實為一項物質變化。即六分

子二氧化碳，在光與綠葉素存在下，與六分子水化合，而產生一分子葡萄糖與六分子遊離氧：



此為一平衡化學方程式，兩側之分子數目相同，不過是分子的結構彼此不同。但是主要的問題在於：它們到底經由何種步驟而得此結果？是碳原子自二氧化碳上脫開而與水化合？還是氫氣自水上脫開而與二氧化碳化合。

兩項主張，均有入創造，多年來彼此相持不讓，不過他們的論據，均屬推測之詞，而無實際根據。直至一九三〇年左右，司丹福大學有一位微生物學家，尼爾（Cornelis B. Van Niel），對一種亦能攫捕陽光製造糖分的紫色與綠色細菌加以研究，他找出了證據，光化作用的基本步驟，是將氫原子傳遞給二氧化碳原子。與綠色植物不同，此種細菌不用水作原料，而係藉吸收的陽光將硫化氫分子打開成個別原子，遊離了硫而將氫傳遞給二氧化碳。

微生物學家投入了一線光明於光化作用的秘密之中。細菌既然利用光將硫化氫的分子打開，使氫與二氧化碳化合以製糖，那麼植物亦很可能用光打開水的分子遊離氫氣，而使氫與二氧化碳化合。尼爾博士進一步發現，另外一些含硫細菌，並無綠葉素，且生活在完全黑暗之中，但它們亦能同化二氧化碳，製造出它們自己所需的養料，這是

一項强有力的證據：有時二氧化碳的還原並不需要光線。人造光線亦可助長光化作用，早期的實驗顯示，增加光線的照度，可以增加糖的產量。但是一位英國的植物學家培克曼（F. F. Beckman）觀察到：到達飽和點後，光線照度的增加，並不能加多糖和氧的產量，於是培克曼認為：光化作用並不單純依靠光線促進，它定然尚包括不需要光線的步驟在內。

對於這項神秘莫測的反應，人們對此有着不同的猜測，但無人懷疑：光化作用的一部分是勿需光線的。曾有很多實驗，對此加以證明。一九〇五年，另外兩位植物學家勃朗（H. T. Brown）和阿斯孔貝（F. Escombe）裝置了一個旋轉扇形物（盤上有條形縫隙 Slotted Disk），發現每轉之中，即使遮斷四分之三的光線，光合成的速度，未見有若何減低。一九一九—二〇〇年間華堡格（Otto Warburg）在柏林凱塞威廉生物學院作了一個更為肯定的實驗，彼並不追隨勃朗二氏採用綠葉，而代之以光線照射綠藻。彼藉旋轉截光器之助，用極強的光線以四十分之一秒速度明暗相間予以照射，他發現光合成之效率因之倍增。

有很多證據可以證實：變更一明一暗間的比例和閃爍的速度，可將光合成的產率提高。間歇照射設計確實是探明綠葉素行為的一項最有用和最有效果的工具。

顯然的，綠色植物之製造糖分，牽涉到一串前後相連

的反應，其中一部分需要光線，其餘則否；而且，很明顯的，被光線促進的這部分製糖反應，其速度遠超過黑暗反應，因之黑暗反應拖慢了整個光化作用。然而整串反應，並不是一條沒有叉路的大道。黑暗反應所生的一種產物，為明亮反應所必需。所以兩者彼此交叉錯雜，相依為命。

明亮階段負責分裂水分釋放氫氣，供黑暗階段造糖之用。然而，遊離的氫，並不能保證安全抵達黑暗階段，因為它們的化學性質頗為活潑，往往在靠近二氧化碳之前，即與第一次遭遇的可還原原子或分子結合。為了要迅速捕住自水分子中釋放的氫原子，並安全地授與二氧化碳還原系統，黑暗階段準備了一種吾人可稱之為受氫劑的特殊構造物。此項負有特殊責任的構造物，尚未被鑑定出來，但是化學家把它看作為一種觸媒分子，或一組觸媒分子羣，它們對氫有特殊的親和力，但當它們遇到可被還原的二氧化碳時，又極易將氫釋放，供造糖之用。

假如明亮階段的釋放氫氣，要比二氧化碳還原系統所能容納的為快，則逃逸的氫氣，要比用於合成的為多。結果造成了兩個反應階段的不平衡。由此不難解釋為什麼試驗者採用了間歇照明後，要比連續照射採用同量光線時，產生更多的糖。故明亮階段所進行的是光化學反應，就是由光線促進的化學反應；而在黑暗階段所進行的是純化學



反應；係由分子予以促進的。黑暗階段所進行的內幕，最近已被詳細暴露至可驚的程度。此項功績得歸功於加里佛尼亞大學一羣化學家的天才和孜孜不倦的努力。

### 化學檢定的實施

這羣研究人員的首領，是加爾文 (Melvin Calvin)，加大的化學教授。他們在六年之間，工作人數自四人至十二人，不斷地在放射試驗室中向光合成的秘密核心推進。問題在於摸索出植物吸收二氧化碳製造糖分過程中各個中間步驟的來龍去脈。很有理由相信，該項製造工作，係集合多數步驟，按部就班地製造成最後的結構——糖分。如何找出最初的製造步驟，並辨認出最原始的產物，從而得寸進尺的追蹤出整個合成的經歷——這就是他們研究的目的。

此項研究主要是應用綠藻為工具，此種單細胞水生植物處理殊為便利，且極易獲得性質一致的樣品。加爾文的實驗，係以綠藻懸浮於密閉玻璃容器內的水中。一根玻璃管自容器頂部插入，容器內容物可藉底部之考克予以迅速放空。二氧化碳自玻璃管泡入，光線自容器的相反兩面射入，光化合成即迅速開始以穩定的速度進行。

每隔一定時間，進入之二氧化碳氣流經常改變，先以

普通之二氧化碳通入，再換含有放射性同位素 $O^{18}$ 之二氧化碳。因為 $O^{18}$ 原子釋放電子，任何由同位素碳原子構造的化合物，其存在隨時可被查出。加爾文的計劃：是將化合反應停頓於任何不同的階段，每隔一定時間取一標品，彼希望藉 $O^{18}$ 之顯示存在而獲知早期反應之究竟。實驗時，令化合反應進行十分鐘後，立刻開放底部考克，將綠藻之懸浮物傾注入酒精槽中，停止了所有的生物反應，然後將綠藻予以分析，看什麼化合物含有放射性碳。

加爾文分離複雜的光合反應產物，係利用一種濾色分離 (Chromatography) 的技術。以混合物滴落於特製具有吸收性質紙張的一角，然後將該紙置於不通空氣的槽中，經過某種處理。結果，混合物中各種不同成分即在紙條上移動；由於各成分之化學結構，物理性質彼此不同，它們的移動速度彼此不同。因而各成分在紙上分散開來，經過若干小時之後，每一成分孤立於紙上的一定地點。此等紙上之散處島嶼，本身往往具有彼此不同的特有色彩，或者經由化學處理，使其顯出各種色彩，諸如藍、粉紅、黃色等等。

加爾文所要觀察的並不是各種顏色，而是放射性碳之含有與否。所以，他將紙張置在一張靈敏的感光底片上，置於暗處，使放射性斑點自行攝影，經過數星期的曝光後，他將底片顯影，找出含有放射性碳化合物存在的地點，最後留下的簡單工作，是將具有放射性的斑點自紙上切下，用化學分析決定每一化合物的成分。

此項計劃，既簡單又巧妙，使加爾文能夠觀察出製造步驟將放射性原子帶至何處。他第一次使光化反應進行十分鐘，結果照像底片上出現了二十多個放射性斑點，也就是說，放射性原子已構成了這麼許多不同的分子。其中有些是相當複雜的分子，包括葡萄糖及高級糖類——很顯然的，十分鐘的時間對於將光化反應截止在最初階級，是太長久了。接着是在行五分鐘光化反應後，將綠藻傾入酒精，結果生成的分子種類，還是太多。於是將反應時間相繼改為一分鐘，半分鐘，最後試至十秒鐘——總算獲得了滿意的結果。光化反應的最初產物，被化學家檢定為磷甘油酸 (Phosphoglyceric acid)。在所有反應時間經於一分鐘的試驗中，此項化合物是主要的放射性原子持有者。

而磷甘油酸 (PGA) 是一個三碳化合物，加上其他若干考慮，PGA是否為光化最初產物，頗足懷疑。在PGA生成之前，二氧化碳似應藉光化作用而生成更為早期的產物。加爾文及其同事對此問題孜孜不倦的研究了五年，到去年才告結束，將所有證據收羅研究後，斷定一種五碳化合物 Ribulose Diphosphate (RuDP) 為PGA的前驅。

很奇怪的，RuDP的結構要比PGA複雜得多，差不多要大一倍，讀者必定奇怪！如此龐大的原始物，究自何來？「來自植物，」加爾文博士如此回答，「我們係以與光化作用有關的植物開始，而植物的細胞，業已含有所有生命所必需的成分。」它們第一包括不可或缺的醱母，此

項特殊結構協助和陪伴着其他分子的反應。同時存在的尚有蛋白質、酸類、鹼類、鹽類、和糖類，而RuDP即為此等醱質的一種。也就是說，如要製醱，植物必需事先具有醱類以及必需的醱母和其他重要物質。

此一連串的反應開始後，五個碳素的RuDP與一個碳的二氧化碳結合而成六碳分子。此項物質之生成，係藉醱母之助，隨即迅速對半分裂而生三碳的PGA，此時氫氣——係由綠葉素在光線自水中分出——始加入循環。氫氣携同一份化學能量進入三碳的PGA而形成一種稱為Triose的三碳醱。第一種醱理品就此完成，自此以後植物繼續做成葡萄糖、蔗糖、和以Triose為基本材料而構成的其他形式碳水化合物。在這些產物中，尚有RuDP，是以碳的還原和糖的生產得能自行持續。祇要氫和二氧化碳不斷加入，反應是不會停歇的。

用放射性追蹤劑，找出碳在光化作用中所走的路，是化學檢定的一項勝利。雖然初期的加爾文所獲結果，頗為奇特甚至有些部分相互抵觸，現在已為大家所接受。他已把注意力轉向於明亮階段 (Light Phase) 的研究。他希望能夠將氧自水中分裂出來為遊離狀態所走的路徑，揭發得同樣詳細。此項研究，業已開始進行，他係用 $O^{18}$ 作標記原子，來照耀出錯複雜的不可見的反應途徑。

### 不可捉摸的熱量



植物傳遞光的能量的效率究竟如何？這是一個光化合成中意見最為紛歧的問題，雖則專家們均認爲此爲一最基本的研究對象。對此問題不同意見的爭執，延續達二十餘年之久。確實如化學家 John D. Spikes, Henry Eyring 和 Rufus Lunny 在一九五四年植物生理年鑑上所說的：「此項問題可說是光合成的核心，因爲能量是生命與太陽間權衡所轉運的唯一貨物，不能因爲它太困難或尚未明瞭，而不予討論。」

所有研究者均同意植物所攝取的能量，與它所生產的糖在燃燒時釋放的能量相等。計算化學變化的單位稱爲克原子（對原素言）或克分子（對化合物言），普通簡稱爲分子。大家知道糖中每單位燃燒時，釋放約一一二、〇〇〇卡路里的能——約相當於一片白麵包所含有的能。實際上計算時，均以千卡爲單位，我們同時知道，生成糖時，每一二氧化碳需氫四個與之結合。此等氫原子——由水分子的分裂得來——不但供應了糖合成所需的基本建築材料，同時攜帶了一份能，加諸糖分子之上。此即爲取自光線之能。

光線以狀如小球之稱爲量子的放射向綠葉素衝擊，但是除非光線吸收，其能量是不能予以利用的。紅色光線吸收程度甚強，基於這項原因，大部分光合成研究者樂於應用此色光線，紅光量子的能，每分子爲四〇、〇〇〇卡，如若我們假設，每個還原二氧化碳之氫，均需一個量子，

道。那時他剛在柏林的細胞生理學研究所訪問科學家，而該所所長自一九三一年即爲華堡格。他們在此對這問題共同研究了兩個月。

「我們以每隔十分鐘照射綠藻一次，繼之以十分鐘的黑暗，結果是每一分子的量子數爲四，我們將間歇照射及黑暗的時間改爲五分鐘、三分鐘，最後爲一分鐘，立刻觀察到氣體的壓力在迅速變動，在用光照耀的時間內氧的生產速度上升；在黑暗期間，氧氣的增加量，消失不見。自然，植物像動物一樣要消耗氧氣——呼吸在連續進行——但是消失的氧氣增高到綠藻正常同化作用所需要的五至十倍。」

爲對生成氧氣量及消失氧氣加以核算，並將此代數差用被吸收的光量表示，科學家最後找出每得一分子氧，約需一個量子的光能。這就是說，每使一分子二氧化碳製成糖類，用去一量子的光能。這不是愛因斯坦在多年前所預測出的一量子反應嗎？果如是。那麼多餘的熱量究竟來自何處？「我們發覺，」白克解釋道，「耗用了的氧氣，約爲產生氧氣的三分之一，顯然可見，植物利用此三分之二的氧氣去燃燒剛才製就的糖，由此放出七〇、〇〇〇至八〇、〇〇〇卡的化學能，與由光線供應的四〇、〇〇〇卡加在一起，籌齊了所需的一一二、〇〇〇卡。所以，就平均說，植物每製成三分子糖分，要燒去二個，僅留存一個。用這種迂迴的方式，進三步退二步的進行它的製造工作，而不違反熱力學定律。」

則全部能量需要爲四〇、〇〇〇的四倍，即一六〇、〇〇〇卡。基於此種假設，植物自光線中吸收一六〇、〇〇〇卡。而以糖的形式儲藏一一二、〇〇〇卡——效率爲百分之七十。

首度對糖之光合成實際所需之最低能量予以測定者，是在三十年以前的一位德國科學家華堡格 (Otto Warburg)。此後，前述還原一分子二氧化碳，釋放一分子氧的方程式，得以建立，華氏決以氧氣產量爲標準。因之，他自行設計一套氣體壓力測量裝置，研究綠藻在經過強度測定的紅色光線照射下所生出的氧氣。彼在一九二三年報告：植物吸收之能，對所生成的一分子氧言，確實爲四個量子，十餘年後，有人對此結果，在理論上加以檢討，若干化學家們並予重複試驗，結果他們不能肯定，由他們的結果指出，量子需要很少低於十二，有時是二十，有時甚至高到五百。

華堡格受了此項挑戰，重新回到此問題上來。數年前，他受美國化學家白克 (Dean Burk) 在 Bethesda 國立癌症研究所共同研究。

一九四八年後，華、白二氏合作進行一連串的實驗。就他們的試驗結果及愛因斯坦的光化學當量定律看來，甚至四個量子似都嫌太多，依照愛氏的定律，一個分子僅爲一個量子所作用。不過，爲什麼若干僅含四〇、〇〇〇卡的紅光，會集聚成一個分子氧所需的——一二、〇〇〇卡？

「此問題在一九五〇年得到了解答，」白克博士敘述

此項觀念，可以旋轉的圓圈表示，光線供給三分之一的能，燃燒供應其餘三分之二的能。在被光線照射時，實際上有三個糖分子生成，不過其餘兩個糖分子被燃燒掉，而將發出的熱量加入被儲藏的糖分子中去。所以還是一個量子伴着一分子反應。

「我們所發見的，」白克說，「是一種返回反應 (Back Reaction)——一種輔助的化學機械，它推動光合反應，同時本身亦被光合反應所推動。這項互相連鎖的反應，其效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以使用三個量子生產一分子糖而計算的話。」

在簡略報道白華二氏的實驗及論文之大概情形後，我們不妨一提其餘結果與上述相近似的研究情形，大部分其餘從事光合研究的科學家，宣稱他們測定的光子數是八至十二。最近有兩組研究人員，報告量子數爲六，如果是六個量子製一分子糖，則效率爲百分之四十六。加爾文宣稱他們一組研究的結果，量子需用量可低至四，不過光之強度務須甚低。

### 綠色物體的秘密

不過，我們得明白，上述各方面所報告的效率，你在實驗室中，用特殊照明（波長一定），管制二氧化碳流速及反應溫度所獲得的結果，然而，在農場上進行的光合反應，其效率則不能同日而語。確實的，大部分投射於葉子上



的日光能不是反射了就是變成熱量而散逸，被吸收而用於光合作用的尚不到百分之一。這種浪費能量，在地球上若干米珠薪桂的地區，可說是不近情理。

經濟學家預測：在今後一二十年内，人類及家畜的基本食糧需要，將為現在農業生產量的二倍，亞洲、非洲、以及部分歐洲及美洲十億人口的頻年饑饉，加上如何供應數十億更多人口的食糧的問題，再不能委之於量子之僅憑機遇而落於地園圃中的綠葉素了。

「所有的農業生產，雖然已有採用牽引機的，但對我說，還是停留在原始或中古時代，」生物化學家阿爾伯特·遜脫·高奇 (Albert Szent-Gyorgyi) 最近曾宣稱：「在科學發展的現在情況下，等待植物本身的生長，發生其綠葉素和集聚太陽的能，原始得好笑。我們為什麼不來製造綠葉素，炸盡了貧窮和缺乏？」

高奇博士的建議，照我的解釋，是將光化合成自有生命的植物細胞中，轉移到化學家的無生命試管中來。這是七十五年以來所不斷追求的夢想，經過一再的試驗失敗，結論是：光合作用是生物的事，不能與活着的細胞分離，已經開章明義的筆之於教科書中。然而化學家仍不斷地，將植物破壞，收取其中綠色物質，試驗其在光線下的行為。

以顯微鏡觀察葉細胞，立刻可以看到，綠色並不滲入整個葉肉，僅集中在一些浮於葉面的物體上，此等物體稱爲 Chloroplast，更深入的研究發現，Chloroplast 係由

究人員，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已能向美國科學進步協會宣稱，Chloroplast 已能在試管中完成全部光合反應，除了由光線帶入的能量外，不藉外界任何協助，而生產出糖。

此羣研究團體的領導人爲亞龍 (Daniel I. Arnon) 加里佛尼亞植學生理學教授。亞氏及其同事，對純 Chloroplast 在光線下的實驗，已經從事好幾年。他們最初的實驗結果，是重複一遍希爾反應而得到氧的生成。其後，他們能够解釋光合作用其餘的秘密：綠葉素將水分解後，即將光能轉變爲化學能，而儲藏於高能量磷化合物（就是在肌肉內作爲能量保持者的那種磷化合物）中，最後，僅在數月以前，他們用放射性碳證明，他們的實驗確實生成了糖及澱粉。

生成的糖分爲量甚微，但是，亞龍說：「數量的多寡沒有大關係，光合作用自細胞中轉移到外界，使其能在較簡單的試管情況下進行，纔是重要的科學成果，對於生理學家及生物化學家言，此項轉移，是找到一個複雜反應的機構詳細情形的準備工作。」

## 試管 能量

最近的發展，由一位酵母學家所完成。紐約市公共衛生研究所的雷克爾 (Erlain Recker) 博士，他在自然雜誌 (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版) 上發表下列報告：由純化學

更小的稱爲 Grana 的物體所構成。平均每平方吋葉子，包含約十億個細胞，每一細胞有二十至一百個 Chloroplast，每一 Chloroplast 具有一百個 Grana，每一 Grana 約含有一千萬個綠葉素分子。綠葉素可以萃取出來而爲純化學品。化學家發現，將純綠葉素溶液暴露於光下，可促進各個光化反應——但沒有人能藉此分解水或還原二氧化碳。

早期的實驗者，能將細胞破裂而成 Chloroplast，甚至分離至 Grana，他們常常發現當這些碎片被光線照射時，有少量氧氣冒出，不過此等氧氣係由殘留氧化物的分解而來。但至一九三七年，有一位英國的化學家認爲：如若光合作用能在細胞之外發生，須藉一種對氧有特殊親力和力的物質之助。此人爲劍橋大學的希爾 (Robin Hill)，他設想此等物質，吸取氧氣以促進氧的釋放。某些鐵化合物有這種親和力。是以在搗碎一些葉子分離出其中 Chloroplast 後，希爾予以懸浮於盛器內的水中，加上一點高價鐵鹽，當此項混合物用光線照射時，氧氣即以穩定的速度發出。

希爾的試驗是人類對綠色物質秘密發動攻勢的一個里程碑。因爲到此，光合作用第一次能在活着的細胞以外進行。不過，希爾所獲得者僅是全部秘密的一半，他的實驗將水分解放出氧氣，解釋明白了光合作用的需用光線的部分；但它未能將氧氣交與二氧化碳，所以沒有糖的生成。然而他打出了一條出路，使其後繼者得以追隨，有一組研

反應以製造糖。他把菠菜葉搗碎，分離除去纖維質，並加入水萃取和濃縮細胞中的天然合成酵母，在此溶液中，被加入二氧化碳，並置入一些高能量磷化合物以供應所需的能，並通入氧氣泡以供應所需的氧，另外加入一種能够協助使用分子氧的特殊酵母。因爲採用了磷化合物供應能，故不需要光，亦不需要綠葉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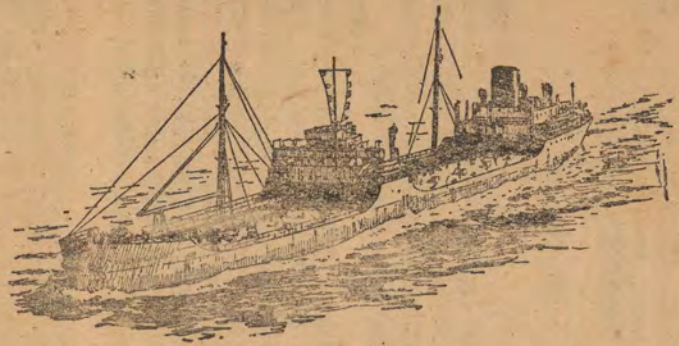
雷克爾就這樣的，採用以適當酵素觸媒來促進的化學反應來一步步完成循環，在試管中生產出了葡萄糖。此項工作的重要，在於闡明二氧化碳還原的本質——化合作用的黑暗階段，以氧與二氧化碳的組成原素組合，造成了藏能的構造，糖。

初期的步驟，業已完成，且在不斷朝前發展，遜脫·高奇預言的恩賜人羣的綠葉素彈，似已不是全屬子虛的烏托邦，將光合作用由有生命的細胞，轉移到化學家的杯瓶罐槽之中，變得易於控制，人類在這方面智識上的缺口，似乎即將溝通，世界食糧生產能够消除全球饑饉的一天，爲期不遠了。

譯自哈登雜誌

一個頗享盛名的交際花對她一頭過早便變灰白的頭髮感到非常煩擾，因此她去向一位皮膚病專家，問他有何對付辦法。回答是「羨慕她！」





世界獨立船王尼亞宙斯

一 羅 景 祺 一

雪白的布帆與烏黑的船壳相映成趣的三桅遊艇「克里娥」號，於上週（七月下旬）傑出神開雲散的顯散，沿著西班牙海岸向馬洛加島緩緩的駛去。這艘全長一百九十呎，被稱為世界最大的私人風帆遊艇，在船橋播入畫的農莊樂聲中，輕輕掠過砂白如銀的小港淺灘和綺麗入畫的農莊別墅。在那些陽光燦爛的午後，每當遊艇止帆暫泊時，嘉賓們或羣在一清見底的溫暖海水中嬉戲浮沉，或結伴在別具情調的海灘咖啡店裏談談心曲。夕陽西下暮色蒼茫時，貴客們倦鳥歸林似的回到艇上，在一間光線柔和，掛有法國印象派畫家傑作的華麗餐廳內，共進晚膳，制服整齊帶着白色手套的侍者在旁殷勤侍候。

這艘載重六九七噸豪華遊艇的主人，就是舉世聞名，被新聞界譽作「希臘之光」的獨立船王，現年四十七歲的史太弗洛斯·尼亞宙斯。他是一個神話式的真實人物，在那些傳奇性的輪船下水典禮招待會中，常以金剛鑽手鐲和純金的烟盒等貴重禮品，贈給為他船隻命名的，如肯特公爵夫人之流的嬌娃貴婦；香檳的供應，恰似倫敦巴黎著名夜總會中那裏湧流不息的任人取用。

當馳名世界的古老法國銀器公開求售時，為免使珍物失散，尼亞宙斯以二十五萬美元買下，轉贈著名的羅浮宮收藏。回到希臘出現雅典街頭時，他有如美國煤油大王般的慷慨，施捨無數的金幣。其他與之所至的奢豪行動中，包括一九五四指撥旗下一新到郵船「阿加梅隆」號，專供希臘皇后招待皇室貴胄。去年夏季，他又應愛爾莎·買克斯

威爾之請，把「阿加梅隆」號的姊妹輪「阿契流斯」號撥出，以招待社交界的尖兒頂兒人物，包括電影明星奧麗薇·哈蕙蘭，阿里汗王子，阿吉爾公爵夫婦等在內，作地中海上的消夏旅行。

「克里娥」號不只是一艘富麗堂皇的豪華遊艇，它也是尼亞宙斯轄下四十八艘烟囪上漆有N標幟，通航七海的，獨立商船隊的神經中樞。像上週旅途中，每天清晨，當尼亞宙斯的貴賓們還在黑甜夢鄉時，他已在舖有黃棕色地毯的特別客室內辦公，嘴裏含着一支未點燃的香烟，仔細閱覽隔晚收到的，由全球各處發來的，一疊厚約十八吋的無線電報，並視其性質分別裁答。也就是上星期的某一天，在一通發給他的倫敦辦事處的無線電報中，他輕鬆的核准一艘載重三二六五〇噸價值一千萬美元的油槽船的建造計劃說明書。

即使剔除最近核准建造的這艘不算，毫無疑問的，尼亞宙斯旗下現有的，與在建造中的船隻數字，要比世界任一獨立船東所有的為多。當建造中的二十八艘新船下水時，他的商船總噸量是一、九七六、七七九噸，約為法國海軍噸位的五倍。

這個海上王國的統治者是一個身高五呎七吋半，體重一五五磅，服飾整潔的昂藏人物，他生就一個鷹鉤鼻，和一双流露貴族的，富於競爭心，與想像力等特性的棕色眼睛。他成功的秘訣是熱忱，沉着，智慧，和他的朋友們一再稱羨的「先見之明」。

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初期，當大多數的輪船老闆紛紛盤緊貨艙，以閃避預料中不景氣的襲擊時，尼亞宙斯與眾不同的，看到一幅國際貿易的光明遠景，他把他所能聚集的每一分錢投資於航運。短短十年，尼亞宙斯不僅已經建立一支強大的商船隊，和累積一項估計約合三億五千萬美元的驚人財富，同時並已促成油槽船企業整個設計，投資，和營運等原則的徹底改革，因而揭開影響世界經濟的互型油輪興建競賽的序幕。

尼亞宙斯是獨立船東陣營或簡稱為「希臘集團」的領袖。所謂「希臘集團」並不是專指希臘籍的獨立船東，習慣上它包括美國中西部出身，現年五十八歲的丹尼爾·盧德威在內，盧氏手下的船隻共計一百五十萬噸，僅次於尼亞宙斯，雄踞第二。緊接着就是尼亞宙斯的連襟，現年四十九歲的亞里士多德·恩拉西斯。這位於一九五四年與尼氏合力買下蒙地卡羅全部賭場和附屬設備的奢豪士麥拿人，現有一百三十萬噸的海運實力。再次要算尼恩兩氏的泰山，現年六十五歲的史太弗洛斯·李文洛斯，他名下亦有一百二十萬噸船隻。總計起來，「希臘集團」在世界海運方面的船隻超過九百萬噸。

由於這些獨立船東們的大肆擴充，今天世界造船工業的繁榮程度，超過歷史上任何承平年代。北起挪威東迄長崎，所有的船塢都為新的船壳填滿。雖然他們盡力擴展造船設備的容量以迎合日益增漲的需求，但是某些造船廠是那麼繁忙依然無法在一九六二年前交貨。



一九四八年到現在，世界貿易額業已增加百分之五十，可是航業巨子們認定世界貿易繁榮仍將繼續下去，如是大量訂建承運各種不同性質貨物的巨型船隻，不過巨型油船的興建仍是他們主要的目標。雖然從二次大戰到現在，油船的數目已經增強一倍，但是油料運輸在整個海運中已從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二十一躍至今日的百分之四十五，現有的運油船隻當然不夠，惟一的答案就是趕建超級巨型油船。

像歷史上有名的希臘六號船和美國的快船一樣，巨型油輪也是適應時代的產物。巨型油船不僅可使中東、南美的原油，常川不斷的輸往歐洲和美國的煉油廠以供提煉，同時也最經濟，一加命原油繞過半個地球的運費，差不多只合三分錢美金，比戰前的運費還要低廉。因為一艘載重五萬噸的新型油船的人手配備，比一艘戰時T2型（載重一六、六〇〇噸）油船多得很有限，同時由於船身構造設計的改良，速率獲得顯著的增加，而使航行的日程減少。

在擴建巨型油船的激烈競爭中，盧德威氏首先發難，他的載重三萬噸的「白克披多」號油槽船，於一九四八年下水時，稱雄世界高居王座，直到一九五一年，才為尼亞宙斯旗下載重三一、七五四噸的「世界聯合」號所取代。巨型油輪的噸位一直在增加，一九五四年初，尼氏四五、五〇九噸的「世界光榮」號下水稱霸世界。一九五五年時，恩拉西斯號載重四六、五〇〇噸的「阿馬立克」沙島地、阿亞瓦」號壓倒一切獨霸船壇，可是未及半年，即為

雖然長期運油合同可以減去若干危險，某一獨立權威人士分析說，尼亞宙斯與其他獨立船東的上項行動，乃是世界海運史上最瘋狂的賭博。他們仰賴長期合同的固定載脚以獲得穩定的收入，一旦運費急劇上漲可獲巨額利潤時，他們受長期合同的約束，只有少數的船隻可資利用。以一九四八年論，世界石油消費量僅增百分之十，而運費上漲百分之二百五十！從反面看來，如果油料運費長期低落，也將摧毀任一獨立船東。

在上類賭博行動中，沒有人比尼亞宙斯更為幸運。除在一九五四年有六條油船因貨運缺乏，被迫擱空五個月外，其餘時間內，他的全部油槽船隻，通常在優惠的運費下滿載航行世界各處。去年一年中，他手下油槽船的運輸量（三十五億加侖），適與美國紐約州（包括紐約市）全年汽油消費量相等。

尼亞宙斯之所以能夠從低於石油公司自營油槽船的運油載脚中獲致巨大利潤，乃是他與「希臘集團」的其他船東一樣，一方面儘量削減營運費用，一方面把所有的船隻（除極少數的例外），在最有利的條件下註冊經營，比如用掛號郵件申請，即可取得巴拿馬或里比利加的國籍，每年每噸只需繳付一角錢的稅金，無需僱用加工會組織的海員，更無因國防理由被徵用的危險。尼氏除了享有上述便利外，同時毋需為他的巨額利潤繳付稅款。倫敦一位有地位的銀行家說「尼亞宙斯是一個毫無國家觀念的吉普賽人」。

不甘落後的尼亞宙斯，為紀念他父親命名為「史拜洛斯，尼亞宙斯」的，載重四七、七五〇噸油船所壓伏。這艘堪稱世界之王的油船於今年七月間，在荷蘭鹿特丹港以十七小時四十八分的時間，卸完四萬一千噸（等於二十八萬七千桶）油料，打破過去卸油速率的最高紀錄。

這番激烈的競賽並不就此而止。尼亞宙斯已在德國訂造載重六五、〇〇〇噸的油槽船兩艘，並計劃在美國建造第三艘，同時「史拜洛斯，尼亞宙斯」號的姊妹輪將於八月中旬在英國下水。盧德威氏旗下載重八四、七三〇噸的「宇宙領袖」號已於七月下旬正式服役，這艘「世界霸王」油輪，是盧氏租賃下的日本吳港帝國造船廠的傑作，總計自一九五一年以來，該廠已為盧氏建造五十萬噸的船隻。這艘比英國豪華郵輪「伊利莎白皇后」號還寬六呎的油船滿載時的油料，可把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今年上半年所出廠的汽車油箱全部灌滿而有餘。

為建造巨型油船，那些獨立船王設計一種新穎狡黠的辦法，使他們自己只拿出少量的金錢。尼亞宙斯說服石油公司與「尚未建造」的油船預先訂立長期運油合同（有的合同長達七年），然後拿著這些在十至十二年（通常一艘油船的營運生命約為二十至二十五年）的運費即足償清建造油船費用的合同，與造船廠正式簽訂造船合約，再到銀行和保險公司洽商建造借款。由於這種借款實際上確有石油公司長期運油合同的附帶保證，銀行與保險公司自然樂於承放。

由於這些或其他的理由，許多守舊的航業界人士，對於尼亞宙斯不但不予信任，並且極表輕蔑，譏諷尼氏是一個陸上僥倖對於航運一竅不通。但是尼亞宙斯對於上項譏諷不屑予駁斥，他說他對於船隻的關懷遠過於財富，雖然他很少到油槽船上去視察。

尼亞宙斯有極寶貴的才識，知道如何利用造船工業的淡季以擴充他的航運實力。一九四九年是英國造船工業的空前淡季，他看準機會以一百二十萬元的最低價格，一口氣簽訂建造十艘油船的合同。填滿英國船塢後，他轉移目標進攻德國、挪威、荷蘭，最後更與飢饉的日本造船工業訂約。曾為尼亞宙斯建造兩艘油槽船的荷蘭造船公司首腦郭得各浦說：「價錢完全由他（尼氏）來定，雖然不是不合理的低，但那是低中的最低價格」。

建造合同正式簽訂後，尼氏把造船的細節完全交由廠方處理，他從不干涉。雖然「世界光榮」號在一九五四年下水時號稱世界油船之王，但在建造時，他只以一份四頁的說明書交與伯利恒造船廠參考，在輪船下水的前一刻，才派驗船師檢驗。如果換第二個人，說明書起碼是四大本，另外還要派員長川駐場監視。

戰前的希臘船隻幾乎滿身是鏽，看上去非常刺眼，但是尼氏手下的幾條新船，可算入世界最美觀商船之列。尼氏為羅致高水準人材，不惜為他所僱用的意大利、英國、希臘、德國船員，付出較他們在各自國籍船隻服務時為高的薪水（但比美國的薪給標準仍低三分之一）。健身房，



空氣調節，電梯等是新型油槽船的標準設備，各級船員都有舒適的，裝有電視機和私人衛生設備的臥室。

消遣自在，不受限制，又無捐稅負擔的尼亞宙斯正是「新財閥」的典型代表。他過着一種坦白，極度奢豪，既無掛碍，又無煩惱的快樂生活。擁有美麗的「克里娥」號遊艇和另一艘長僅一〇三呎的補給船「伊洛斯」號的尼亞宙斯，毫不費力的成爲國際社交中心的著名領袖。他熱愛藝術，酷嗜戶外運動。馬廐裏養着十八匹名駒包括世界得獎最多的「納斯華」的母親「茜古拉」。是美食專家，喜歡跳舞，擅酒，健談，非常好奇，他在倫敦巴黎停留時，平均一星期有五天不是被邀作客就是折衷約人。

爲款待嘉賓，尼亞宙斯在美國紐約州長島（美國富豪住宅區）維持一幢華麗別墅，在曼哈頓備有兩幢設備齊全的高等住宅，在巴黎雅興兩地各有兩棟宿舍，在倫敦著名大酒店「克拉麗芝」保有一度會爲邱吉爾寓所的華麗套房，另在海濱擁有一幢四層樓，價值五十七萬五千美元的壯麗別業，英國（前王愛德華八世）溫莎公爵和前比利時國王利阿波都是該處的老住客。最近他又在大西洋風景優美的百慕他島購置一棟當地最華麗的住宅。

但是這種種的奢華生活，並沒有改變他的事業雄心。爲經理他的海上王國，尼氏僱用航業界最傑出的人才。他的由一百二十多名職員組成的倫敦辦事處，聘由亞細亞公司（尼氏最佳主顧之一）前油輪部經理里吉拉得、陶德主持。他的曼哈頓辦事處聘由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尼氏慕

際貿易清淡，許多貨船都在派留斯港擱空。尼氏說服他的伯父由歐方購置船隻，直接從阿根廷運進小麥以減輕成本。

由於私人船隻營運非常成功，尼氏鼓起勇氣脫離他伯父的麵粉公司，自籌一筆足夠的款項，而於一九三九年正式展開他個人的航運業務，沒有多久他即擁有七艘不定期的貨船，常川往返倫敦紐約之間。那一年他與他多年的老友也是尼氏曼哈頓辦事處主持人安布羅斯，加巴里斯的妹妹梅伴妮妮結婚（後因情感破裂而於一九四七年協議離婚）。一九四〇年法國陷落時，尼氏認爲海運船隻將迅速缺乏。當美國參戰時，他把一支由十四艘船隻組成的商船隊租給美英政府，自己投身希臘皇家海軍，在北大西洋護航艦隊服役。

戰爭結束後，他取得六艘船被擊沉的賠款二百萬美元。雖然在戰爭期間建造了成千的船隻，尼亞宙斯斷定船隻仍將大感缺乏。當美國「海運委員會」宣佈政府接受舊船船隻作爲償付新船的部份價款時，尼氏四出奔走，以比美國政府略高的價格，買進六條破舊的貨船。他說：「只要是我浮得起的船隻，我都肯收買」。

最初尼氏經營煤斤運載的生意，但是不久他發覺戰後石油工業繁榮的必然性。他的理由是：「沒有人肯再買煤做燃料，如果他能以油來代替的話」。一九四七年時，尼亞宙斯開始賣掉他的貨船，轉向美國「海運委員會」申購六艘T2型油槽船，這是他與美國司法部糾纏不清的開端

後主要支持者之一）前副總經理經濟專家華爾特·桑得斯負責。尼亞宙斯說：「百分之六十的事務都由我的助手作主，我的決定權力只佔百分之四十」。這當然就是事實，只不過有關基本政策的重要決定權完全操在尼亞宙斯手中。

尼氏在他從漢傑到桑得斯（加里佛尼亞州港口）的九個辦事處極少耽擱，大部份的時間用在與銀行家磋商借款，或與石油公司洽訂租賃新約。上類高階層會商多半在曼哈頓「香波得」和倫敦「米拉培利」等以清靜出名的大酒店中進行。尼氏除希臘語外還能操流利的法語和道地的英語。如遇某一事件需與屬員商討時，他絕少移樽就教，老是召喚負責屬員。某一次他因滑雪受傷在瑞士療養時，爲着公事，害得某些助手在三個月內馬不停蹄的往返奔波。

一位倫敦屬員說：「尼氏的工作，並無固定的程序」。但是無論如何，夏季時，你可以在「克里娥」號遊艇上找到他，多天他多半在聖摩里茲（以斜坡塔急員稱於世）滑雪，六月社交季節時他老在倫敦流連。過去四年中，爲讓他的二十六歲漂亮太太友翠妮能生下兩個美國公民，尼氏夫婦曾兩遊美國。

尼亞宙斯本人只差三個月就在美國出生，乃因他的在紐約州伊利湖畔布法羅港經營旅館業務的父親史拜洛和母親友翠妮於一九〇九年遷返祖國希臘，而錯過機會。據說尼氏是亞歷山大皇帝的海軍參謀長里爾宙斯的後裔，年青的史太弗洛斯就在雅典派留斯港長大，在雅典大學專攻法律，卒業後在他伯父的麵粉廠工作。一九三五年時國

雖然按照一九四六年「商船買賣法案」的規定，這些油輪可以賣給與美國維持友好關係的外國人士，但是美國海軍當局，據說是爲國防上的理由，堅持這些船隻只准賣給美國人。

爲具備承購人的必備條件，尼亞宙斯成立「北美航運貿易公司」，以百分之七十五的股票，分給他的在美國出生的姊姊瑪利，一位希臘老友而巴爾化爲美國公民的喬治·伊馬洛，和兩位美國商業伙伴，如是尼氏的公司先後買到八艘T2型的油船和六條貨船。雖然買來的船隻在技術上講可算是美國公民所有，應該懸掛美國旗幟，但是狡黠的尼亞宙斯，在複雜的祕密條件下，把這些油輪租給一個巴拿馬公司來營運，以規避美國課征的重稅。

尼亞宙斯與他的連襟恩拉西的巧妙置船技術，在美國國會對於戰後剩餘船隻交易非法護致巨利案件展開徹底的調查時，全部暴露無遺。調查委員會查覺麻塞諸案州前美國國會議員約瑟夫·開西曾於一九四七年與現已故世的一度擔任美國國務卿的司徒汀紐斯合作，從事一項萬無一失的投機買賣，他們以部份現款的辦法買進T2型油輪，再與石油公司訂立運油合同，當時運油船隻的需要是那麼迫切，他們只需賣掉這條船，或者把運油合同讓與人，即可獲致巨額利潤。

開西與他的合夥人一共從「海運委員會」買進五條T2型油槽船，然後以先租後賣的方式，轉讓給尼亞宙斯所組織的美國公司。據司法部所獲得的資料，開西與他的伙



件，在尼亞宙斯幫助之下改懸巴拿馬國旗的結果，兩年內規避了應納的美國稅款一百四十萬元，他們初期投資共計十萬〇一千元，結果坐獲三百二十萬美元的巨利。

調查的結果開西被提公訴，但是後來在大陪審法庭應訊作證時，開西贏得免訴的勝利。一九五三年時，司法部又對尼亞宙斯恩納西斯以及其他獨立船東等採取行動。在一樁針對尼氏手下九個美國公司的民事案件中，指控尼氏誤陳該九公司為美國公民的企業組合。尼氏個人（在倫敦）和他的二十名助手亦被控以刑事罪名，十七個美國籍的職員和顧問被捕，十九艘輪船被扣押。尼氏提出抗辯，他說這項控訴案件完全出諸「美國政府方面的技術斷定」。他指出美國「海運委員會」不僅完全清楚整個組織的性質，並且在他與美國政府直接購船事件中，對於那些成交的船隻仍掛美國國旗航行表示歡迎。

尼亞宙斯為避免他的船隻因法院審理程序而被長期扣押的巨大損失，作成庭外和解，付給美國政府四百萬美元的罰金。為收回其中十三艘船隻的所有權，他與美國政府獲得進一步的協議；尼氏除另繳付八百五十七萬九千五百元的罰款作為美國政府准許他所收回的十三艘船隻改入其他國籍的交換條件外，並答允在美國訂造三艘巨型油輪（兩艘各載重三二、六五〇噸另一艘載重四六、〇〇〇噸）同時並掛美國國旗營運。

美國政府就此鬆手，但是尼亞宙斯馬上就減輕了大部份的罰款負擔，因為十三艘船之改懸其他旗幟省去許多捐賦。有一架水上飛機，號稱世界最豪華的機動遊艇。但是彼此之間的仇恨，尚未達到迫使連德兄弟建立一個賺錢機會的程度。數月來為希臘政府在派雷斯港建造一個價值二千四百萬元船塢計劃投標時，他們競爭至烈，最近尼亞宙斯提議兩連襟合作，以他們的老泰山李文洛斯為第三個股東，共同興建。這對連襟兄弟為控制希臘國際航空線，又復展開激烈的搏鬥，雖然這條航線只有一架舊的DC-4型空中霸王飛機往來國際航線，尼恩兩氏都希望藉互惠降陸權以開闢美希航空線。一位與尼恩兩氏相熟的友人說：「尼亞宙斯與恩納西斯可能在商業途徑上密切合作，但絕不會像他們彼此敵視的那麼深遠」。

在巨型油船建造競賽中，像尼亞宙斯恩納西斯以及其他航運巨子大有發展的餘地。根據曼哈頓大通銀行的研究，估計世界石油消費量到一九六五年時，將增加百分之七十三。七。那時自由世界每天必需從中東產油區取用八百三十萬桶原油。過去數年中，石油公司也參與建造船塢競賽，到一九六〇年時，預計服役的超級油槽船將有一七二艘。由於其幾種理由，油槽船的體積不會無限制的增大下去。蘇伊士運河航運道只有三十五呎深，一艘四萬噸級的滿載油輪根本無法通過。另一主要的障礙就是美國港口的平均深度只有三十九呎半，較任一滿載的三萬二千噸油輪的吃水量尚差五呎，如是那些巨型油輪在進入許多港口之前，如非列得費重世界百分之四十一石油的終點港，不得不轉卸三分之一的油料到駁船內。

另一方面，一艘載重十萬噸的油槽船，可能是最合乎營運經濟原則的理想船隻。許多油輪商早已預料埃及納瑟

稅費用，自然而然的增值五百萬美元。雖然尼氏為三艘油槽船付出三百二十五元一噸的造價（較日本高出二百二十五元），但是他在建造方面確有高度的技術水準，和較早的交貨期限（約於一九五七年未交貨）。訴訟案的另一結果就是他把他三個美國公司百分之七十五的股票，以他的在美國出生的兩個兒子（菲力浦四歲，史拜洛斯，尼哥拉斯一歲兩個月）的名義提付信託。

這個問題解決之後，尼亞宙斯又遭逢新的困難。他的連襟恩納西斯與阿拉伯國王沙烏地訂立密約，創設沙烏地阿拉伯航運公司，這艘一來，獨立船東們所指望的，最富庶的阿拉伯航線，最後可能成為恩納西斯的囊中物。憤怒的尼亞宙斯指斥恩納西斯企圖壟斷整個的運油市場。他聯合其他石油公司的老闆和獨立船東，施用壓力迫使恩納西斯屈服。當時石油公司的激烈抵制，甚至可能迫使恩納西斯的航運業務完全停頓，如果不是因為油輪缺乏的話。事後恩納西斯發誓說：「尼亞宙斯之所以發狂，乃是因為他仍在思考該項計劃時，我已搶先一步訂立合約」。尼亞宙斯的一位助手說：「當我們辛勤耕耘時，花費之間老是長出一顆毒菌——它永遠是恩納西斯」。

雖然希臘傳統習慣上連襟的親密一如兄弟，但是尼亞宙斯與恩納西斯老是唱對台戲，恩氏買下蒙地卡羅賭場付款時曾向尼氏借了一部份錢。雖然賭場股票急劇上漲，恩氏不允付較前借款為多的數目。尼氏極表不滿而把整個事件提付仲裁。

兩造的敵對當成可笑的極端。尼氏買進世界最大的風帆遊艇後，恩氏却買一條由護航關逐艦改裝的，長三二五

不僅會沒收蘇伊士運河，同時將阻礙西方國家的航運，以迫使美英就範。有些油船已經不走蘇伊士而繞道好望角駛往加利佛尼亞州。如果往歐洲和美洲的運油船，全部被迫繞道南非洲時，容量更大數目更多的油槽船將屬必要。巨型油輪的成功原則：速度感快容量愈大的船隻利潤愈厚，已對整個海運工業發生影響。由於美國政府承平時期最大的航運補助計劃的實施，美國造船廠現正接受許多巨型油輪的定單，並且預料數量仍將增加。「海運委員會」估計，在「限制戰時船隻使用法案」下，船東們即將被迫置換一〇六二艘美籍船隻中的兩百艘。預料到一九七一年時，在美國船塢的建造費用總額將達十五億美元之巨（一九四六年到現在只花五億元）。摩爾·馬可買克輪船公司，葛雷斯輪船公司，和美國總統郵船公司正式宣佈以八億七千四百萬元建造八十三艘新船。

沒有人比尼亞宙斯更為注意未來航運的趨勢，眼見戰時建造的貨運船隻在今後五年內形將淘汰殆盡，他現正趕建四艘巨型雜貨船，又在瑞典定造一艘專裝案件的巨型貨船。他對於原子動力輪船的利益益有深刻的印象。而於最近告訴他的助手說：「讓我們現在就動手建造」。這位未敢苟同的助手說他未免看得太遠了。

雖然他是那麼富有，尼亞宙斯仍是一個謙遜的人。「人家問我」，他說：「假如你連襟的財產共值一億五千萬美元，你的值多少呢？」我說：「也許是負一億五千元」。你永遠不知道船隻到底能值多少錢，或者有一天我非把那些船隻當廢鐵賣不可」。很少人相信會有那一天。假如真有那回事，那麼，在世界海運史上空前的大賭博中，尼亞宙斯勢將失敗。





## 人類最偉大的偶然發明

## 奎寧和因素林的故

— 子淵 —

在古老的印第安人傳說中，流傳着一則當地土人偶而發現一種南美樹木的樹皮浸出液可以治病的故事。

據說有一個害病的印第安人，因為病迷心竅，在森林中迷了途。狂熱和乾渴使他像一隻失魂的小鹿般在林中無目的地到處亂撞，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事實上恐怕也不太關心他會是在什麼地方。當他一眼望見不遠的前面有一池水光時，使他更迫不及待地立刻趕緊幾步跑去喝那可以苟延殘喘的瓊漿玉液，即使那水對他只能解決短時的乾渴，而無法療治他那兇猛熱病，但在他已如獲至寶一般。然而只微微地嚐過一口那種水味，便已足夠使他辨別這池清水早已爲奎寧——奎寧樹的毒汁所染污的了。雖然他明知道一般傳說中都說這種樹木有致人死命的

毒性，然而他還是渴不擇飲地大口鯨吞這種苦水，他寧可痛痛快快地喝飽苦水，而立即死去，亦不願再受那狂熱和乾渴的慢性鞭撻。可是出人意料之外地他竟沒有死。他不但因喝了幾口水覺得精神一爽，而且他的熱度也在慢慢消退下去，直到他完全復元。

仗着新的生命和活力，他一下子便找到了走出森林的途徑，回到他所居留的村莊，於是立刻把他神蹟似的獲救經過告訴給大家。自此以後，土人就祀奎寧——奎寧樹的樹皮作爲治療當地非常盛行的熱病丹方，而不再以致命的劇毒視之。原來所謂熱病即是因爲瘧蚊所引起的瘧疾，而樹皮的浸出液內含有一種主要的化學成分，便是以後所定名爲奎寧的物質。

這個傳說不必一定有其事實的根據，不過瘧疾可以用奎寧——奎寧樹的樹皮浸出液來治療一事，却是當初西班牙的征服者得印卡（西班牙人征服前之秘魯國王之王）王族中學習而得的一件歷史記錄。然而印第安人相信，任何人決不會因爲想物色一種可以治療瘧疾的特效藥，而故意把自身作爲毒藥的試驗品，因此這個傳說的偶然性也可能還是一個正確的事實。

反過來說，大多數印卡王族對這種樹皮浸出液的醫藥價值却一無所知，且在一五五三年所出版的西班牙詩人維納斯（Graciasso de la Vega）所著之「印卡王族之王家記事（Royal Commentaries on the Incas）」或在李昂（Petro de Cieza de Leon）所著之「秘魯編年史（Chronicles of Peru）」中都無記載。雖然這僅表示奎寧——奎寧的醫藥效用直到一五五三年以後才被發現，然而這就已經和傳說中的事實頗有抵觸了。在歐洲的醫藥文獻上最早提及奎寧——奎寧樹皮的，是一六四三年在比利時安佛瓦浦出版的海澤（Herman van der Heyden）論文集。

奎寧樹皮之傳入歐洲經過，猶如發現牠的醫藥價值一般，同樣被籠罩在一重神秘的烟霧裡。秘魯的總督太太，錦康伯爵夫人（the Countess of Chinchon），在她一六三八年回西班牙時，順便攜帶了一些奎寧樹皮，說起來奎寧樹皮之最初傳入歐洲的功臣應該是她。但是到三百年以後才發現她的船隻在尚未抵達西班牙以前，便已死在西

班牙東南海口的喀塔吉訶，因此她實未助成奎寧樹皮在歐洲的流傳。在秘魯的京城、利瑪、耶穌會徒早在一六三〇年時便已知道奎寧樹皮的妙用，因此爲了這個緣故，奎寧樹皮亦叫作耶穌會樹皮（Jesus's Bark）。除了這個別名以外，牠另外亦被稱爲秘魯樹皮，錦康樹皮，和伯爵夫人藥粉。後面那二個名稱，一個是爲了紀念伯爵夫人自己曾於瘧疾時，用過這種樹皮；另一個是爲了紀念她推行使用的功績。在西班牙的耶穌會徒，不但對提倡應用奎寧樹皮有功，對正式傳入西班牙本土的功績尤未可泯滅。據說當初他們對富有的病人曾以金子來稱量這種樹皮，但對貧苦的病人却不計分文的施捨。

於一六五五年時，奎寧樹皮才輾轉傳入英國。據說有一個叫作泰爾博（Robert Talber）的漢子，曾因販賣這種樹皮作爲治療任何熱症的秘方而發財。

即連瑞典的植物學家，林內厄斯（Linnaeus），把金雞納（Cinchona）這個名詞定爲那種樹木的學名一事，亦是出於一種偶然。因爲林內厄斯原擬紀念錦康伯爵夫人，故以她的姓氏作爲樹名，但却意外的在拼法上把第一個「h」漏掉了；至於錦康那一個字的本身恐怕還是從一個古舊的秘魯境內之印第安部落叫作錦嘉（Chincha）印第安族，導源而來的。至今秘魯境內有許多地方還保存着這個名稱，如錦嘉島錦嘉谷等。「奎寧」（Quinine），這一名詞顯然又是從奎寧——奎寧樹一字轉演而來，原文的意思係「樹皮之王（Bark of bark）」，可見當地土人早已



把這種樹皮視作一種罕有的珍品了。

金雞納樹皮內含有將近卅種的植物鹼。當初人們並不知道奎寧是其中治療瘧疾的主要物質，直到一八二〇年時，奎寧從樹皮浸出液中被懸離出來以後才清楚個中原故。

這是法國二位化學家白蘭梯 (Pierre Joseph Pelletier) 和蓋文寶 (Joseph B. Caventou) 的功績。奎寧是金雞納樹皮內所含植物鹼中主要的成分。這二位化學家從樹皮浸出液中同時又分出另一種重要的植物鹼——新高寧內 (Cinchonine)，他們又從其他植物內分離出其他許多種植物鹼，如馬錢子質和毒蕈鹼等，不久以前曾經盛極一時的葉綠素製劑，葉綠素這一名稱亦是他們二位的發明品。

正因為奎寧是針對治療瘧疾獨一無二的良藥，又因為一旦發生戰爭或其他事故，其供應來源有中斷之虞，所以各地化學家都不遺餘力地埋頭研究其合成製法。但是直到不久以前為止，所有那些企圖都沒有成功，其中包括威廉柏琴氏一次著名的失敗在內。柏琴原意想研究製造奎寧的，然而結果却無意中發明了一種紫色的染料——苯胺染料。

奎寧的合成製造一直要等到其構造式研究清楚以後始克實現，然而即使如此，在實驗室內還孜孜不倦地又研究了將近四十年的時光。最後到一九四四年才由二位美國化學家伍德華和杜林 (R. B. Woodward and W. E. Doering) 完成這個願望。

是以奎寧之所以能成爲最有益於人類的良藥之一，自她出於意外的發現開始，到經年累月經過許多科學家苦心

的研究，最後始底於合成製成成功，在歷史上都佔據着很重要的地位。然而如果說像這樣一種有利於痛苦中的人類的恩物，却應歸功於一個有病的秘魯籍印第安人的偶然經驗，確實可以說是一種意外的意外。

### 一 因素林

猶如一些經驗豐富的老海員一般，只有在被狂風吹離了航道時，才有機會發現水平線外的大陸，因此要不是佛勒特律·葛萊·班丁 (Friedrich Grant Banting 1891-1914) 當初命運之不濟，不允許他一心一意地從事他所喜歡的外科醫術，也許至今還不會發現糖尿病症的救治方法。

班丁出生於加拿大的一個農家，在吐倫多大學獲得醫師學位，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軍中服役以後，便在一所吐倫多的兒童院內充任住院外科醫師。可是他的野心甚大，竭力想自行開業，尤其歡喜在一個小市鎮內獨當一面。所以隔不多久他便辭去兒童醫院的職務，自己在安刺厘阿省的倫敦市開了一個醫務所。

然而開業後的卅天內一共只光顧了一個病人，因為沒有經常收入，逼着他不得不另尋副業，因此便在西安刺厘阿醫學專科學校內兼課，他所擔任的是藥物學課的專任講師。其實他對藥物學並無何研究，他所知道的亦只是當他在學生時代所記得的那點知識而已。不過他有強烈的自

信力，認爲可以利用業餘的時間，經積極自修以後，足可使自己勝任愉快。

學校裡的教職員們對學校當局於一九二〇年十月間要求他對糖尿病準備一堂教材的工作表現，印象至深。同樣的，他對這一個主題也素無研究，事實上，他除了懂得下面一些淺薄的常識以外，可謂一無所知。他只知道所謂糖尿病病也者因爲病人體內有過量的糖分，這些糖分在他生理系統內愈積愈多，一直到死亡解脫了他痛苦的生命爲止。患上這種疾病根本就沒有救治辦法。只有用比慢性的餓死差不了多少的嚴格控制飲食一途，才能使不幸的病人勉強延長一段短促的生命，除此之外便一籌莫展了。

班丁爲求盡知本末起見，對文獻上所有有關糖尿病的著述，都一字不遺地審閱了一遍。就在一九二〇年十月卅日晚上，當他剛完成教材的摘記，正困倦欲睡時，隨手檢起一本外科雜誌來瀏覽遺興。這是他一直訂閱着的一本最近出版的「外科、婦科和產科」雜誌。在他迅速的涉獵之下，他的注意力立刻爲一篇與他當晚爲糖尿病所準備的教材密切的有關的文章吸引住了。他的睡意頓即全消，振足精神地把那篇文章從頭至尾地細看了一遍。這是一篇迄當日爲止有關胰臟的詳細報告書。班丁因爲已經對有關糖尿病病的各種文章有過一番研究，看過這篇文章後，使他立刻聯想到胰臟在糖尿病中所扮演的主要地位。

班丁雖然身體已經躺在床上，但是腦髓却始終不肯光臨。思潮不斷地在他腦海中翻騰着。他本來已經知道糖

尿病是因爲胰臟有所缺陷所致，但是問題是什麼東西會使胰臟發生缺陷。在糖尿病人的體腔內，或者說在糖尿病人的胰臟內究竟短少了什麼東西，才會阻止他們身體內的糖分繼續燒化？一個健全的胰臟顯然會分泌出一種物質，可以消化糖分，並且使糖分可轉化爲體能。因此，一個有病的胰臟便不能分泌這種物質。

人們早已知道從胰臟的某些部分確實是會分泌一種消化液汁，並且在胰臟表面的某些小細胞也同樣會分泌另外一種物質。那些細胞形成一球一球的黑點，猶如島嶼一般，爲紀念他們的發現人，保爾·蘭格罕氏 (Paul Langerhans 1847-1888) 起見，這些細胞特名之爲「蘭氏小島」。在糖尿病患者的體內，那些小島都彎曲着皺縮起來。當死亡發生時，他們更萎縮成只有正常大小的幾分之一。文獻上所能查考的也僅此而已。

班丁整夜地爲這個問題折磨着。最後終於在腦海裡顯現出一個概念。他曾經看到過一些實驗報告，說是把胰管結紮起來，可以破壞那些分泌消化酵素的胰臟細胞，而使島嶼細胞仍舊不受影響。他以為那些島嶼細胞應該繼續會有分泌，而且所分泌的物質內含有使糖分燒去的酵素在內。他捉住了這個思想，立刻從床上躍起來，在筆記本上記上如下的字句：「某住狗的胰管。等上六個至八個星期，俟其退化。切除餘下胰臟以便萃取酵素。」寫好這段筆記後，重又回至床上，作餘下時間的睡眠。

翌晨他把這個概念告訴學校內負責當局，並且請求



給與一個實驗室以進行實驗。但大多數人都對這個概念不感興趣。不過爲了拗不過班丁頑固的辯論和堅決的請求，終於答應他作這個實驗。可是因爲他們的答允出於十分勉強，所以他們所給與他的一切實驗器用亦極零碎，甚至根本就不適合於他作這個實驗；不過當時班丁自己，除了他心裡有一幅固定的畫像以外，至於他應該採取的實驗步驟和細節，亦十分模糊。這還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從事這種原始的研究工作。

指定供他作實驗的地方是由約翰麥克里奧(John J. R. Macleod 1876-1935) 所主持的生理學院內一所狹窄的實驗室，裡面除了一張實驗桌外，簡直就沒有其他的設備了。他自己攜帶了一套外科器械，有一年青的醫科學生，却爾斯·哈勃特·貝司德(Charles Herbert Best) 充其助手，再有幾條狗，便開始了他的實驗。班丁擔任麻醉和結紮胰管工作，而貝司德則担任血液和尿之分析，由測定其中糖分含量，以決定胰臟的退化程度。

有九十一條狗已經過這樣的處理，並且從蘭氏小島內也已經萃取出一些萃液，只是一直都沒有機會來利用牠。直到將第九十二條狗的胰臟割除後，糖尿病才發展出來，且狗已接近到死亡的邊緣。班丁遂把從其他許多狗身上所得到的胰島素萃液注射進去，那條狗乃漸漸復甦了，血糖降低了，幾個鐘點之內便恢復了牠的活力。連狗都似乎知道以有機會能參加這一實驗而感到光榮和愉快，不時興奮非常地搖搖尾巴和高吠着。奇蹟終於出現了！使糖尿病

隨心所欲的試驗品。因爲他讓班丁在其身上作試驗並沒有損失什麼，如果實驗失敗，最壞的情況不過他死得快些而已；而萬一實驗成功，那末他的生命也能賴以得救。因此班丁先在吉爾基督的靜脈裏注射一針葡萄糖，跟着又注射了一針胰島素。第一針的結果令人非常氣餒，不但使吉爾基督的糖尿病徵復發，而且幾乎可以致命。不過「胰島素」接着便開始顯出功效，不久便使病人恢復正常。吉爾基督自稱爲一隻「人鬼」，他允許供每一批新製的萃液作試驗品，所以便在劑量的確定方面貢獻至大。由於他自己便是一個醫師，他能夠正確地記錄劑量改變和頻率改變時的種種反應。

有這次示範的實際效果，證實了班丁的假想確是一件空前的偉大發現，從此麥克里奧亦積極參與研究工作，不僅僅只是把他的實驗室讓出來而已。因爲麥克里奧無論比班丁或貝司德都具有更多的實際經驗，和更大的研究技巧，所以自他加入後，立刻便有更正確的方法以獲得和處理萃液。亦因爲他的緣故最後才決定把萃液改用拉丁化的名稱叫「因素林(Insulin)」而不用「insulin」。

這一發明的論文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份的美國生理學會上正式宣讀發表，論文的作者係用班丁、貝司德、和麥克里奧三人具名。下一年的諾貝爾醫學獎金便決定頒與班丁和麥克里奧二氏。他們二位都慷慨非常，班丁分了一半獎金給貝司德，麥克里奧亦分了一半給他的助手科律浦，以答謝他幫助把因素林精製和定出種種標準的勞績。在同一

人的血糖含量抑制的方法最後畢竟發掘出來了。

可是班丁的勝利沒有維持得多久。那條狗的血糖含量重又增加上去，到第廿天時終逃不了死神的魔掌。顯然那條狗如果有更大劑量的萃液——班丁爲符合牠的萃液來源起見，特名之爲胰島素(Insulin)——能繼續注射的話，那條生命可能會保得住的。但是到那兒去獲得那許多胰島素呢？沒有化多少時間班丁便找到了問題的回答。屠宰場裡每天都要宰許多牛以供應食肉，應該是最理想的供應來源，此外尚未誕生的牛犢之胰臟，幾乎完全是用胰島細胞所組成的，大量的萃液自然亦可以從此而得。這樣算是解決了問題的竅結。現在有了穩定的萃液之供應來源，其次一個步驟便是研究「胰島素」在人身上的效用是否會和狗一樣。

第一個接受試驗的病人是一個十四歲的男孩，當其呼吸時帶着一股特殊的丙酮味道，顯然患着非常嚴重的糖尿病。先在皮下替他注射一劑小量的「胰島素」，幾個鐘點內便可看出病況有極大的進步。連續有十天沒有施行注射，於是預期會再發的病徵又被注射抑止住了。現在的問題是究應用多大劑量？隔多久注射一次？班丁的「胰島素」究有多大力？一直沒有試驗過，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究應隔多少時間注射一次才能止住疾病。

適在這個時候有一個人自動願意作豚鼠以供作這些試驗。他是班丁的總角之交，且是他學醫時的同班同學，名叫喬·吉爾基督，他因患着絕望的糖尿病，甘願供班丁作

年內加拿大政府又投票表決每年提出七千五百元美金以供班丁繼續作他的研究工作。另外還有許多光榮亦都先後歸諸班丁，包括授以爵位在內。

到一九二六年，約翰霍浦金大學的生理化學教授，約翰·吉可勃·班培爾(John Jacob Ober 1867-1938) 對因素林的處理方法又有很大的貢獻，應用更科學化的方法，可把牠精製成結晶的因素林。

所以班丁的偉大成就，可以說完全係由於不遂意的環境所逼迫出來的，如果命運之神當初能對他稍加垂青些，說不定他就不會有這些榮耀，而糖尿病恐怕至今還不斷威脅着人類的生命哩。

現代女人最時髦的衣服正像是鐵絲編的圍籬，它可以保護圍籬內的財物，可是並不禁止人家探着。

每一位太太急于相知道的是：另外的那一半是怎樣的生活着。

當上美國總統等於是被判四年徒刑，並且縱然引爲改善也不得緩刑。



# 史普克醫師

## 當代最偉大的育兒導師

— 歲時譯 —



——這位曾經對於育兒方法作過重大改革，並且解除了  
 千千萬萬作母親的憂懼心情的偉大醫師，提出了他  
 的基本處方：「同你的孩子一塊兒歡樂。」——

彭強明·史普克博士(Dr. Benjamin Spock)可能是今天美國最常被請教的權威專家，他的名名可以說是無人能出其右。依照最近的統計，他的那本聞名的著作「育兒與兒童營養法(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一書時被稱為「史普克育兒經」——差不多是八百萬美國母親的隨身良伴育兒寶典。新作父母或者即將作父母的人們還在不斷的購買這本書，訂價三角五分美金的平裝本年銷達一百萬冊。

自從去年十月以來，更進一步，以往僅從書中表現出的這一偉大性格，更從電視中現身說法，同母親們閒話有關育兒問題，成為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五十二個播送站星期下午的重要節目。

據說今天每四個美國嬰兒中就有一個是遵照史普克營養法的父母帶大的。而那些無條件崇拜他的人更認為他對於未來的影響已經比愛因斯坦還要深遠。

史普克本人對於這種極端崇拜他的言論時常感到憂慮不安。正如同他對於那些極力推舉他為權威專家的努力一樣感

覺不安。  
 「過多的父母把兒童日常教養認為是只有專家才能解答的問題，」他說：「我希望那些收聽我們節目的母親們能够明瞭事情並不如此奧秘，同一問題可以有許多種方式雖然不同而結果都很滿意的解決辦法，作父母的人只要用心都可以找到他們自己的適當答案。」  
 電視節目係由美國最大的一家兒童食品製造商支持演

出的，對於史普克博士來說純粹是一件額外的課程。他本人的正式工作是克里夫蘭城的「西方儲備大學」的兒童發育學教授。

他在「醫學中心」的辦公室是一所古老的白木框房子，在進門處掛着「兒童治療」的牌子。他工作的房間整潔簡單毫無一點診療室的氣氛正同他本人一樣。靠他的辦公桌旁邊立着一個老式的落地檯燈，單着廉價的燈罩，一個小桌子上面擺着電話機和幾小堆紙張文件，房間裡沒有任何兒童的照片——不管是他自己的或是別人的。

史普克今年五十三歲，在外表上並沒有像那些崇拜他的年青父母們心目中理想的那樣高年盛德的儀態。他身高六呎四吋，筆挺的軀幹上穿着相當保守式樣的服裝。灰髮短而稀，黑框眼鏡後面的一雙眼睛是明亮而和善的。

他談話很熱心，不過語調非常幽默，面上常露笑容並且偶爾會縱聲大笑。他是一個非常忠於自己工作的人，但是並不露出十分嚴肅的態度。他在加重他的語氣時，喜歡揚起眉毛，揮動他的大手，或者聳動自己厚大的肩膀。

「我寫書的當時正是小兒科醫師們仍拘守於注重嚴格規率的時代，」他解釋道：「因此書中自始至終我都有意的請求大家不要過於堅持那種刻板的喂飲方式，和十分強迫性的訓練大小便的規矩。但是現在我發現一些心意不堅定的父母們竟認為我是主張極端放任主義的。因此在訂正再版的時候，我不得不特別指明放任的限度。」  
 「實際上說來仍以精神最關緊要，父母們一味粗暴的



執行嚴刻的規矩固無好處，同樣的父母們因為意志不堅決而表現的放任態度也無是處。如果能夠出之以慈愛的心情和明智的態度，則兩種方式都可以培養出優良的品格。』史普克自己的父母就是屬於這種「嚴正而慈愛 (Strict But Loving)」的一派。他的父親是一位老派的家境富裕的紐海法律師，他的母親則是一位態度堅定，富有獨立精神，把自己的責任看得比什麼都重的新英蘭女性。

『我是六個孩子中年紀最長的一個，』史普克笑着在回想他童年的經歷。『母親把全部的精神都貫注在我們的身上。她不願假手於保姆，也絕不肯為自己的遊樂打算。她直等到我們之中最小的一個都已長到十幾歲後才開始玩橋牌，她惟恐分心忽略了她的責任。』

『有時候我還得兼做餵奶瓶和換尿布的工作。同任何家庭中的第一個孩子一樣我很喜歡分擔父母的工作，因此當我長大之後不由自覺的認為小孩子很重要。』

小時候的史普克開始在紐海法一間鄉間日校讀書，隨後在安都佛地方讀預科。他是一個兩腿生得長長的青年，因為長得太快，未免有幾分神經過敏。不過當他入選徑賽選手之後，隨即恢復自信心。在耶魯大學時他是學校中的風頭人物，一方面是聞名的學會會員，一方面又是校中划船選手——所向無敵，曾贏得一九二四年奧林匹克冠軍的一隊。

他曾經有過幾個暑假在擔任「紐法屯殘疾兒童之家」所主辦的夏令營顧問。對於營中一位整形外科醫師的工作

印象很深，因此他決定選讀一些醫預科的課程以備不時之需。後來當他正式進耶魯醫學院時仍在懷疑是否學建築對於他也許更適合一些。

在他進醫科兩年之後，他與絲業世家的珍·瓊妮 (Jane Joan) 小姐結婚，同時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的醫學院。

他畢業於一九二九年，成績為全班之冠。一九三一年擔任醫院實習醫師期滿，成為紐約「嬰兒護理醫院」的住院醫師。在那個時期他漸漸感覺到瞭解兒童心理問題的急切需要，因此他轉到「紐約醫院」專攻心理分析。

一九三三年他開始在紐約曼哈坦私人開業。以後兩年間業務非常清淡，幾乎維持不了開消。

依他自己的說法：『在我開業的第一年裡，因為我學的那套心理分析使得情形更為糟糕，我滿腦子的理論而毫無一點實際經驗。』

『舉個例子看，依照我所學的心理分析來講，他告訴我一個小孩子的怨憤常常可以追溯到斷乳太早或者便溺的訓練太嚴厲，但是她並沒有告訴我什麼年齡斷乳最合適，用什麼方法訓練便溺習慣最有效，這一切都得我自己來體會。』

『差不多過了六年到八年的時間我才懂得差不多了能夠把緊張的情緒放鬆。正同一個新做母親的人一樣，一定得先解除情緒上的緊張不安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不過前來求診的父母與兒童們早在那時以前就已經開

始喜歡他了。對於母親們來說他同那些老式的和氣的家庭醫生一樣，使人們忘掉憂愁。對於孩子們來講他根本不像一個醫生，他從不穿白袍，常常使得來看病變成一種快樂好玩的事，從此他的醫務蒸蒸日上，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他認為解除母親的焦慮同治療兒童的病痛是同等重要的。

『同你的孩子高高興興的在一起。』他對他們講：『不要覺得做錯了事對不起他，事實上你已經盡了你的最大能力。沒有那個父母真能夠做的盡善盡美——並且也沒有那種必要。』多數的母親從他的診所走出來時恢復了自信心，覺得自己對於這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做得並不差。在一九四三年的時候，史普克覺得他已經準備成熟可以開始寫一本書。照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一個「天生好善」的人物，他覺得自己已經學得不少可以與人為善了。

『育嬰與兒童診察法』一書的寫作差不多把他以後三年中的每個晚上的時間都佔去了。書出版於一九四六年，當時美國一般新婚父母的年紀比任何時候都低，人數也最多，同時又都遠離老家。關於如何診察嬰兒，這些母親們聽到了各式各樣互相衝突的指導，困惑之餘抓到了史普克醫師的書一看：『你聽了也許會覺得驚奇，當人們對於如何診察嬰兒的各種方法研究的愈多，愈會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就是對於小孩子們來說，父母衷心所欲作的事常常也就是最好的做法。』

史普克的見解正中父親們的下懷。

在今天，史普克博士除了擔任專任教授外，每星期還

要用去相當於一個工作天的時間來準備及拍攝他的電視節目。他同時還在「婦女家庭雜誌」上每月寫一個專欄，除此之外又正從事於他那本著名的再版增訂工作，他希望今年底前新版可以問世。

在週末及休假的時候，他仍舊可以騰得出時間來同他的太太和小兒子約翰（今年十一歲）一道出去駛船，釣魚和游泳。他的大兒子米契爾今年廿二歲業已結婚，現在就讀於安托基學院。

史普克有時談起他對於他自己孩子們所犯的錯誤——不免使得有些人感覺奇怪，難予置信。『那沒有甚麼關係，』他解釋道：『作父母的人應當瞭解診察子女要緊的是情感而不是方法。』

『關於這一點，我想我們所受的高等診察方式也有點使我們在學做父母這一方面有點格格不入。在學校裡學生們在學東西時難得是從身體力行實際體驗中來領會，而多半是專憑攻讀書本文字。凡是書本裡沒有講到的就不免茫然無知。當他們有了小孩的時候——關於這一方面他們既沒有受到專門訓練又沒有適當經驗——就不免大為惶恐，弄得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他認為由於這種對於知識觀念過於盲目崇拜，以至在卅年前當「行為主義 (Behaviorism)」盛極一時的時候，有些做父母的竟不敢同自己的孩子親暱嬉戲；同樣的今天假「自由發展 (Permissiveness)」之名，竟有些父母放任自己孩子到了該睡覺的時候不睡覺讓他們晚睡嬉戲。







例如：筆者有次詢問一個七歲的孩子；問他如何與玩伴解決爭端，他直截了當的回答：「我數到十，就對着他鼻子一拳打去。」但是再過幾年，等孩子長大了，你再問他這問題，他就不會如此回答，因為他要滿足成年人對他的希望——做個好孩子，於是就變得虛偽了。

筆者又曾詢問一個六歲的女孩子；問她一生中有何願望，她毫不思索的回答：「一個有錢的丈夫，一輛凱地拉克牌汽車，和一對雙胞胎兒子。」四、五年後，以上的答話可能會使這女孩子感到難為情，因為她已學會了規矩禮節。

筆者曾詢問一個五歲的孩子，請他對電視家庭節目發表一點意見，他大聲的回答說：「不好看。」數年之後，他一定會覺得在大庭廣眾之前，說出這樣的話是多麼失禮。

真心話如經人偶然道出——特別是說話的人是孩子——常會使聽者忍俊不禁。真心話最富幽默感，因為它會使聽者失驚——而此正是幽默的本質。

同樣情形，當我們聽見一句違背禮俗的真心話時，表面上雖故作矜持，內心中未始不在企望；例如前面提起的那位小姑娘的答話：一個有錢的丈夫，一輛凱地拉克牌汽車，一對雙胞胎兒子，也許這正是一般婦女的希望，但是，一位成年的，有教養的婦女，是不肯坦白說出這話的。

筆者有次詢問一個七歲的男孩子：「什麼叫做獨身者？」

這孩子回答：「我的爸爸在市場賣蔬菜，我的媽媽每次去他的菜攤上抓菜，我的爸爸就抓她，後來他們就結了婚。」

筆者又以同一問題詢問另一個八歲的孩子，他答：「我不知道，我猜他們在大學時，可能是住在一間宿舍裡。」

顯然，這孩子在家經常聽到他的父母談起大學同宿舍同學的事，而致造成他這個有趣的思想。

又有一次，筆者詢問一個六歲的孩子：「你的父親做什麼？」

這孩子心安理得的回答說：「偷東西。」

他的答話，使聽者極為驚異，筆者雖再三詢問，但這孩子仍堅認他的父親是偷東西的。

為了打破這疑團，筆者打電話去孩子的家詢問，原來孩子的父親在一家公司工作，事情輕鬆而收入豐厚，因此他極為高興，時常在餐桌上向孩子的母親說：「錢賺得太容易了，好像偷來的一樣。」孩子聽慣了這句話，而致有此誤會。

筆者在此要證明的：就是當孩子回答問題時，如果說出有礙於家庭名譽的話，我們必須追問清楚，以判明這孩子是否撒謊。我們此舉，並非與人有損，而且直到如今，我們也從未損害過任何人，祇除了一個例外，但我們對此並不感抱歉，事情是這樣：

筆者詢問一個孩子：「你父親的工作是什麼？」

「獨身者就是比結婚過的人更有錢的人，」孩子回答；他的答話簡單而正確，適合於一切未婚男女。

孩子們的話，時常是簡單明瞭，一語破的，令人聽來頗有滑稽之感。最有趣的一次，是筆者詢問一個八歲的女孩：「你媽媽今天和你說了什麼？」

「媽媽叫我不要把家裡的事告訴陌生人，」她答覆，一句話就把我的口封住了。

還有一次，筆者詢問一個紅髮的小女孩：「為什麼你的頭髮是紅的？」

「我祖母的頭髮，以前也是紅的，」她答。

「什麼？以前是紅的？」我奇異地問。

「嗯，現在變成金黃色的了。」

筆者七歲的女兒黛麗，每逢筆者與她的母親親暱時，她就跑到我們中間，把我們用力推開，她這舉動顯然是受了妒忌心的驅使，因為她無疑了解我們的神情和動作。但她却說是不需要我們打架。由此，你可能認為她是非常乖巧，但最後却出了一個笑話。

一天，我們家裡請客，餐罷，幾位客人與我的五個孩子談話，問他們對於家中有何貢獻。問到黛麗時，她答道：「我管着爸爸和媽媽讓他們不要打架。」

她的答話使客人莫明其妙，經我們解釋後，引起哄堂大笑。

筆者有次在電視節目中，詢問一個孩子：「你的母親和父親是怎樣認識的？」

「他是一個警察，」孩子答。

「這工作不是很危險嗎？你母親是否時常憂煩，擔心你父親受到盜匪的襲擊？」

「不，我的母親很快樂。」

「為什麼？」

「因為我父親經常帶錢和珠寶回家。」

孩子在回答問題時，常是幾個字就把事情說明白；例如筆者有次詢問一位小姑娘：

「有弟弟妹妹嗎？」

「沒有。」

「想要嗎？」

「當然，我很寂寞。」

「你向媽媽要求為你生個弟弟或妹妹時，她怎麼說？」

「她祇是嘆氣。」

筆者有次看見一個小男孩，他的頭髮修剪得極為奇特，我問他：「誰替你剪的頭髮？」

「祖父。」

「他是一個好理髮師嗎？」

「他不是理髮師，他是木匠。」

筆者身為加尼福里亞州人，我永遠忘不了，一個嚴肅的九歲的孩子和我的對話。

「你從那裡來？」

「堪薩斯。」



「你家搬來這裡做什麼？」  
「看看我們是否歡喜在這裡居住。」  
「歡喜嗎？」  
「明天我們就要搬回去。」  
有時候，孩子的幾句答話，其中所包含的悲傷意味，非文學家的千言萬語所能形容。例如：

「你家最近有什麼事？」  
「我們將要添個小弟弟。」  
「後來怎樣？」

「後來我們還是決定省點錢，不要弟弟了。」  
筆者詢問另一個孩子：「客人來了，你睡那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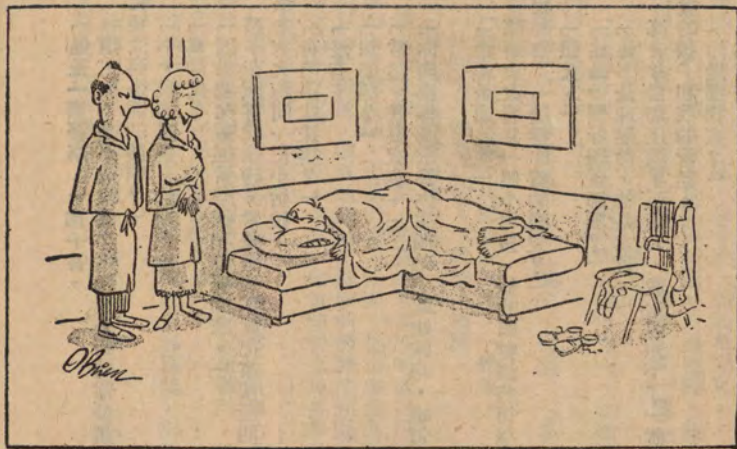
「睡在滿是塵土的床底下。」  
由這孩子的答話，我們可以知道他的家裡一定非常貧

苦。

孩子的答話，有時總達得令人出乎意料。我記得曾問一個孩子：「造成幸福家庭最重要的是什麼？」

「確定的收入，」孩子迅速的回答；他的答話是如此正確而幽默。成年人如果回答這問題，一定要費去不少言辭，但孩子祇一句話就說明白了。

節譯自美國人雜誌



主人：「祝你今晚安眠。」



## 一個偉大思想的圖象

Henry Anatole Grunwald 著  
張 時 譯

——湯比以其劃時代的「歷史研究」  
作為他對前聖先賢的禮敬。——

在英格蘭東北，離古約克城不遠的史靈斯貝野地，有兩堆叢生蒼石南花的圓形土墩，那兒有些墳墓和坑穴；它是若干世紀之前埋葬無名戰士，酋長或聖者的場所。大戰時，那些漫長的夏日裡，有位修長灰髮，眼光深邃的人，常常躺在墓地間。身旁是隻名叫梯爾達的藍色白林頓種大獵犬。他名叫亞諾得·約瑟夫·湯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 (請參閱拾穗卅七期一五六頁，湯比「史靈斯的研究」一文——編者) 他曾經追憶他們在那裡徜徉時的情景：

「梯爾達：當她聽到地下坑穴中野兔響動的聲息時，會立刻竖起多毛的耳朵。我的第六感却聽到『仙國里隱約的號角聲』。『這個地方』湯比又寫『如同科學界的電台一樣，可以收聽到世界邊緣所發出的心理電波，它們

來自遙遠以前的時日，那時，此地的墳場裡堆滿了無名死者的骨灰。他們的不朽，仍於今日尚可覺察無遺。」

亞諾得·湯比所觀察共鳴的事蹟是什麼呢？他在追憶詹丹麥人入侵坎普特王朝時的英格蘭；更往前去，是羅馬的滅亡和自不列顛尼亞撤退的羅馬軍隊。再以前，是君士坦丁大帝時代，在約克城他自命為君主，歡呼的隨從向他高舉護盾。許許多多場景，掠過他的腦海，在「歷史研究」中找到適當的位置。該書前六卷完成於戰時。現在加上了第七卷至第十卷的出版。使歷史文獻有了長足的進展。他在學術界所造的騷亂，使一位英國學者說：「美國已經被湯比震昏了頭！」

湯比視歷史為一連串的文化歷程。所有文化都不斷地奮力向前，不過僅有少數能達到高峯。文化生長及停滯的



情形，端視其對所面臨的外界挑戰之反應如何。如同；惡劣的環境，複雜的工業需要，種種危難和機遇。當它們不能有所反應時，即將衰老死亡。他們停止反應的理由，是在他們已失去抉擇的意志和力量。而被「錯誤的偶像」，如空洞的國家主義或國際主義所麻醉。

這種變遷並非宿命的。神創造的人類是有自由意志的。文化是「意志的產物」。所以，藉神力之助，人類可為其自身命運的主宰。湯比指出，今日的西方，正處於「世界國」建運物——經過和或戰的方式，在美或俄的領導下——的頂端。這個結構和以往的一樣，亦將傾倒。除非它能融入種真正的新生宗教。這宗教不只是基督教，也當包括所有高級的宗教（佛教，印度教和回教）。

不論世人對湯比的理論反應如何，可是我們得承認，這個思想照亮了龐大的歷史。而且以若干理論，事實以及同代中偉大詩人的直覺，把歷史支撐了起來。然而，他怎麼會構成這個思想呢？湯比在他的「研究」中的一節裡，答覆了這個問題。

那一節的標題是「領受與感謝」。一般的書本都將這節小節放在首頁；裡面列上一張協助者，資助者，賜教者和校訂者的名單，可是湯比的「領受與感謝」却置於第五卷末。佔有廿九頁篇幅。它的形式更與眾不同。雖然其中包含有對他的打字員，資助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和製作索引的湯比夫人的致謝。可是大部的篇幅是用來獻給一些特別的標題，如「激起我好奇心的人物，學府，風景，紀念

面自己負起了教育孩子的責任，每天臨睡時，她為他朗讀英國歷史或詩歌。「我記得，黃昏時節，燈光綽約，她打開一卷白朗寧，說『從我的星辰開始，我不知道你的感想如何』」。湯比在「感謝」中莊重地寫：「母親告訴我，一八八五年，她在漢諾瓦（Hanover）荒涼的皇宮中和可憐的被保護人談話的情形。：雖然當時我年紀幼小，可是我懂得，在普魯士日耳曼統治之下，事事不如人意。」

這孩子的周圍堆滿了書籍。他不像普通孩子一樣地厭惡書本。書，對湯比說來，就是他的事業。他覺得書本裡富有生命。他回述初讀某書的情形，有如我們回憶朋友一樣。「我第一次拿到歷史圖表」他沉思地說「是在公元一九〇三年的春天，我住在格雷斯絲姨母家，姨丈柏賽弗蘭克倫從伯明罕書店帶回來的」。或者他會說，「我記得很清楚，有天早上：是公元一九〇七年，我念舒勒（Schuler）『歷史』中第一卷第二節，第廿二段和廿三段時，我興奮地對希臘式城邦有新的發現。」並且「我永誌不忘，在一九〇八年六月的晚上，往阿柏汀的夜班火車輕滑出車站時給我的靈感。我打開何華思（Howarth）的『蒙古史』，立刻眼前現出廣闊而陌生的場景，金，宋和道古特，可拉，開特（Quara Qitay）和庫瓦爾青（Khwarizm）：乃贊（Naiman）和克瑞葉（Karaiti）。」

他談起書籍如數家珍。的確，書本和這個家庭結下了不解緣。這本書是他祖母遺留下來的（裡面還夾著有她的書簽呢？），那本書是他在「廚櫃」裡找到的。那本歷史

碑，圖畫，語言及書刊」。領受的範圍自史東華爾·傑克遜（Stonevall Jackson）到德國詩人漢里奇·海涅（Heinrich Heine）；前者的傳記告訴湯比以「美國內戰時的悲劇和傳奇」；後者呈示給他拿破侖時代的歐洲。也從托爾·海那達爾（Thor Hegerdahl）的康·梯奇（Konrad）遊記裡所表現的「上帝傑作的神奇奧妙」，到里斯多德的隱喻法。他從倫敦大西鐵路的上西波恩台上的兩個尖端相對的黑炭箭頭，得到一種社會進步的靈感，他將那稱之為「靈魂之分裂」。從羅勃·白郎寧（Robert Browning）的名詩「撒克哥沙的休斯少爺」中兩句詩：

「哦！你可以向他們挑戰，  
可是教堂聖者默無反應。」

他得到「挑戰與反應」的短句。

總之，他的「領受與感謝」中描繪出這個偉大思想的總圖。

影響湯比最深的人，是他的母親。「獻給我的母親」他簡單地寫。「她把我培養成爲歷史家。」

她是位小工業家的女兒。一八七〇年左右，她是最早獲得大學學位的英國女性之一。她嫁給一位出身農村的工人。小她許，湯比四歲時，他父親告訴湯比夫人說，他們請不起家庭教師，於是莎拉·埃迪絲·湯比（Sarah Edith Tognbee）決定出外工作。她出版了「蘇格蘭歷史故事」

故事是在「我姑母的書堆裡翻出來的。他也在「巴吉叔叔家圖書室的火爐旁」念歷史。湯比對過去的事記得非常清楚。我們聽到他談話，讀到他的著作時，會以為他把明朝的歷史都裝在他姑母桌上的明代古瓶裡，並且會以為他剛和古羅馬的議員在一起渡週末呢！

給青年湯比以歷史與世界知識的，不單是書本。直到今天，他仍保有對靜物或野景的高度領悟能力。那些對象，據他說，「像是根電線，連有接通『過去』的電話。當他躺在史靈斯貝野地上感受歷史事蹟時，見到兒時見過的宮殿，博物院，紀念館，美麗的花園。「亞培爾特紀念館……替我在遊覽時，把我的世界嵌以陸地，野獸，詩人，藝術家，雕塑家，哲學家 and 科學家」。青年湯比家居時家裡餐廳後方火爐上的大竹節，騎水牛的和尙，和愛倫姑母畫的印第安風景，都給他極深的印象。「這一切」他說，「使印度和中國活生生地現在我眼前」。

湯比的伯父亨利湯比來訪的時候，把他的世界擴充得更寬闊更真實。亨利船長在一八六六年退休以前，曾經統帶過東印度公司的「愛倫堡羅號」「葛羅利亞號」「馬爾李羅號」和「赫茨巴號」。他只會駕駛這種方桅帆船，從沒乘過汽船航海。亨利伯伯是熱心的清教徒，使得他新教徒的家庭極感不滿。他身上常著的印章，一面是教皇頭像，另一面是撒旦的頭像。他的故事給小湯比的竹節，和尙和風



景畫作為極好的註解。當老船長說話時，湯比寫：「我想像得出老舵手驕傲地步上甲板，水手們在艙輪邊高聲歌唱……」。在神奇者的揚子江，黃昏時節聲喚鴨群返家……」

老船長告訴我們，這個孩子真是個海權國家的產品。湯比的思想裡反映著十九世紀大英帝國不同的投影。他反對帝國唯利是圖的政策。所以他激聲高呼地宣稱說：白人決不比距菲大陸的有色人種優秀。另一方面，他反映出帝國中國人的高度責任感，認為他們的使命，是把光明帶給世界上的每個黑暗角落。

湯比賦有英國人的堅強信仰（有時不免偏狹），忍耐，勇敢，禮貌和風度。他以為英國的文化將永被尊重。不過，他的處世有時也被英國的傳統偏見所拘束。他對世界的看法是全面性的（在那個號稱日不沒王國中，每個國民都具有這種看法。）

他回憶起在學校看地圖的時候，「有一天，有個孩子指著內海（地中海）的遙遠角落對我說『那是巴勒斯坦』，我簡直不能相信，我十分熟悉的地方竟會在那麼偏僻的地方」。可是後來，從書本，從亨利伯伯，從許多水手，從帝國的開創者，從傳道師和歷史家們身上，瞭解到世界上並沒有偏僻的地方。湯比作品中的世界，的確沒有中心。只能說是一連串中心地區的移轉，就如水手們的船停泊港埠一樣。

湯比在這個沒有中心的世界，找到兩件工具：對歷史的直覺和對宗教的信仰。

學家卡爾·鐘（Carl Jung）。如果在歷史上這是僅有絕無的看法，則湯比絕無意捨棄它。「柏拉圖示我以極好的例證」他寫，「不羞怯於運用幻想和智慧；他在心靈活動方面予我啓示。他也教會我，在心智歷程中，當發現自我處於『理性』邊緣的形而上氣氛時，當勇敢地讓幻想帶往神奇之境」。

湯比在奇境中的遨游，不久乃引導他入了宗教的信仰。他認為神不僅是歷史的事實，也是超自然的現實。他致謝一位十四世紀不為人熟悉的同鄉歷史家伊本·庫爾東（Ibn Khaldun）予他以「歷史自這個世界送向另一個世界」的想像。他也感謝聖奧古斯丁，在「神城」中教給他「兩個世界的相互關係」。

湯比個人的痛苦加深了他對宗教的信仰。他第一位夫人，英國大作家吉柏·莫萊（Gilbert Murray）的女兒。離婚後，他和研究的助手結婚。他的一個兒子自殺，他的父親患神經病突然身亡。宗教撫慰了個人的哀傷。他深深地感到所謂「塵世界神聖的諷刺。」他以為人類永遠的驕傲與想像完全是上帝的傑作。他帶有基督教的悲觀氣質——「相信善惡相生並存。這種『在惡中窺善』的能力，他感謝歌德的浮士德中魔鬼證實自己存在的詩句：

只有惡念善行才能開花。」

他反對某些基督徒。他並不盲從，也纏住其他「高毅的宗教」，尤其是佛教。他認為把基督教看作唯一的宗教

研究任何學術（包括歷史學在內），都需具有特別的才能。這點往往被最大多數勤勉的歷史學家所忽略。他們將以前的歷史視作一大堆索引卡片。湯比就有豐富的天才。一位靜物畫家會覺察出絳內三隻蘋果的相互關係和藝術之美感。一位音樂家會聽出兩支旋律的異同；湯比能感覺到事物的潛在意義。表面上淺顯而瑣碎的事，都足以啓示出深奧的意義。「創世紀第十章裡，關於諾亞三個兒子的後代譜系」他說，「首次給我以人類演化成不同族類的意義。」一本關於奧托曼帝國的書，使他認為柏拉圖的理想國，已在土耳其的奴隸家族中實現；「而且教我瞭解，如果把人類單純的看作為家居的動物，歷史上有許多事是不能完成的」。研究羅馬騎士的盾甲的描圖，他立刻抓住一條歷史喜劇的線索；它帶來羅馬的覆亡而進入中世紀的騎士時代。

湯比歷史觀中最奇特的是；他把數千世紀視作短暫的過程。例如他把羅馬紀元前的特殊發展和廿世紀的西方發展平行而論。所以他把凱撒和史達林看作同代的人物。對於這種見解，他有所追述，他說當他坐在新學院講堂裡聽英國偉大史學家阿佛雷得·齊默恩（Alfred Zimmern）演講時，「忽然，普通所謂的『過去』和『現在』，『古代』和『現代』間的鴻溝，在我心中溶而為一不再分離」。湯比已經看到了人類文化的生長和死亡，他以為歷史與心理學是平行的。他把這特異的看法歸功於一度是西格蒙·佛洛伊特（Sigmund Freud）的助手偉大的瑞士心理

是種謬見。他的宗教是個奇異的綜合體。這在他「研究」結尾的嚴肅禱文中表現出來。其中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神祕有着巧妙的結合；

「詛咒基督，安東尼基督，奧斯利基督，包多爾基督；囑我們禱告；為救世而獻身，我們祝福你。

尊貴的耶穌基督，光榮歸於你。

釋迦佛陀，告訴我們脫離苦海的道路……。

聖母瑪利亞，聖母伊色斯，聖母茜白爾，聖母伊喜塔，聖母觀音，憐憫我們，以救主的聖名，我們祝福你。

尊貴的聖米契爾，光榮歸於你。

米斯拉士，與我們因為光明而戰。

尊貴的聖安吉拉，光榮歸於你。

勇者查拉羅斯特拉，把你的氣息送入大地上燃燒着戰火的教堂。

尊貴的聖彼得，光榮歸於你。

慈悲的默罕德，祝他的善意與我們同在。

袖聖的法蘭西斯·克薩維爾和約翰·韋斯來，繼續保羅的使命，把福音傳遍世間……。

神聖的莫諦，在基督復活前，在遙遠的國度，傳送變化的信息。

虔誠的孔子，幫助我們履行對天的責任，推己及人。

尊貴的聖史提芬，光榮歸於你。

可敬的蘇格拉底，勇者！告訴我們，像聖者史提芬，在鄙視我們的人前，從容就義……。



馬古斯，隱居遁世者，教會我們在熙熙攘攘的世間，自「孤獨」飛向另一個「孤獨」……。

可頌的法蘭西斯，爲了基督，宣稱人類的驕傲，跟從你的道路，就是跟從基督。

「啊！諸神列聖，你將在世人身上復活。」

這種崇高的信心，極其虔誠，不過在理論上却不易調和。湯比不願對某個神祇崇拜的性格也表現在實生活裡。當他列出他的聖者時，也舉出那些充滿天上與人間光輝，賦於他靈感的景緻與場所。他把基督教會和回教禮拜堂並列，把金字塔和洛磯山並列。而且「落日照過金字塔和舊金山的金門大橋，月光披瀉於意大利火山和島國日本……中國的萬里長城蛇樣地蜿蜒在曲折的山脊。羅馬的圍牆座落在赫斯特（英格蘭）的懸崖上。……紐約東方露出晨曦，克林姆林宮在作子夜的鬪爭。……康涅梯卡特的山谷，希柏萊的奧圖夏山谷和席爾加的巒哥兒山谷都染上渾紅金黃的光彩。」

這張名單不但表示出一位熱情旅行家宏偉銳利的眼光，也提示一種恆動而孤寂的暗示。似乎那是亨利伯伯的回聲。這位船長他熟悉所有卑陋的港埠。不過我們須了解，在湯比的世界裡沒有固定的中心。可是我們無法懷疑；任何人，包括湯比，都需要有個中心。他自己也坦誠地承認過「奧伊克米尼的烏發羅斯」是他的世界中心。它不是教堂，山脈或雅典的金門；那只是他兒時嬉戲過的倫敦肯星頓花園中的一座外形普通，稍加裝飾過的維多利亞式的

噴泉。湯比覺得它是他身體的一部分。他可以從那兒吸取它的力量。如希臘神話中的巨人安特尤斯一樣，只要他一天不離開大地。他便永遠對他有效。

「研究」的最後一行，並諾得，湯比無心地畫了張自畫像。可是讀者永不會忘記——一位仁慈，富於想像而謹慎的學者，在一生工作終了時，坐在書桌前，意圖抓住永恆的一瞬。湯比的最後一行，是：

「完。倫敦，一九五一，六月十五，上午六時廿五分。下午再看一次佛拉·安吉力柯（Fra Angelico）之繪畫『祝福之幻景』後。」

本文譯自一九五四，十二，二七，國際版之「DIFE」。

### 寶貴的經驗

「談到不准喝酒的市鎮，請問你到過坎薩斯的李文華斯嗎？」在火車上的吸煙室內一位商業上的旅行者發問着：「沒有嗎？嗨，那真是一座乾的要死的市鎮哩。」

「那裡絕對禁止賣酒嗎？」有人問了。

「只准被蛇咬了的人才可以買酒喝，」那人說：「全鎮上就只有一條蛇。我排了三小時的隊，好不容易輪到了我，可是那蛇已經懶得咬人了。」



## 懲罰可以解決犯罪問題嗎？

— 耀 —

筆者大半生與罪犯接觸，又曾伴送二十二名死囚坐上電椅，筆者對於美國東部各監獄的熟悉程度，正猶如自己家裡一樣。

筆者的職責是紐約救世軍總部男犯監獄牧師；在我的辦公室裡。收集有三千本刑罰學和犯罪學書籍，這些書我都仔細閱讀過，筆者又是美國各刑罰學學會的會員。

根據筆者多年的工作經驗和研究心得，使我得到一個結論，這就是：懲罰並不能防止犯罪，也不能改善罪犯的行為。

以囚禁作爲懲罰的歷史，迄今不過二百餘年，在此以前，監獄祇是拘押犯人聽候審詢的處所，在英國，當時最重的懲罰是死刑和流徙，竊犯的一般處罰是截去一隻手。朋雪文尼亞州奎克沙會，倡議將罪犯隔離監禁，俾使

其痛心反省，改革罪行，紐約州阿伯恩監獄，首先採用此法，（此法曾一度在英國試用），但實行結果，犯人並未悔悟，徒造成自殺，瘋狂等不幸事件。

此後，阿伯恩監獄及星星監獄，又試行械獸制度（Silent System），此制度亦係模倣外國者，施行一相當時期後，犯人非但未能悔悟，反引起暴動，並造成犯人身心的嚴重傷害。

時至今日，司法當局對於罪犯的管理，多着重於訓誨方面，監獄內設有學校、圖書館、和習藝所、但犯人仍渡着遠離親屬的淒涼生活，精神上受到壓制和損害，罪行未能悔悟，且在監牢內學得更高明的犯罪技術。

懲罰並不能防止犯罪，因為罪人在作惡時並未想到懲罰，沒有一名罪犯是希望自己被捕的。



死刑之創立，同樣也不能清除社會上的謀殺案件，筆者認識許多兇殺犯，曾與他們詳細談論犯罪動機，他們告訴我，他們在犯罪的時候，從未想到懲罰這回事，因為他們當時的情感是如此激動而不能自制。

前文述起：筆者曾伴送二十二名死囚坐上電椅，每次刑畢返家時，我照例在馬路上買份早報閱讀，打開報紙，又一件謀殺案的大標題赫然在目，這好似證明死刑僅是合法的殺人而已。

懲罰之不能減少犯罪問題，可由事實證明；美國全年發生的嚴重罪案，約達一百萬件，這數字仍在增加。

從牢獄被釋放的犯人，通常均視為已受感化，但是我們對此甚感懷疑，雖然一部份刑滿的犯人不見獄後不再犯罪，但這些人僅屬於「一時性」罪犯他們並不是真正的罪犯。真正的罪犯，出獄後並未悔改，而且可能變本加厲。爲什麼？因爲罪犯乃是一種哲學，一種心理變態，他們的見解和思想與一般人不同；他們認爲對的，正是一般人認爲錯的，而他們所認爲錯的，正是一般人所認爲對的，懲罰——不論是身體方面或精神方面，並不能改變他們的思想和，徒引起他們的反感，因爲罪犯總是相信自己完全有理，而不承認錯誤的。

因此，欲使罪犯獲得真心悔悟，必須改革他們的思想，運用說理辯論法、和例證法、使他們的思想由環轉好。

筆者曾爲一名年青犯人作出獄宣誓，這個犯人我姑名之爲西蒙斯，他出獄後不久，又參加一個盜賊團體，當我

發現他們的藏藏處後，西蒙斯持槍向我威脅，我奪過他的槍，將他送入救世軍總部暫時棲身，直待我通知警方捕獲了其他竊犯，事後我替西蒙斯找到一個工作和住處。

二十年後，西蒙斯前來見我，他已經結婚，有一個良好的工作，快樂的家，和三個孩子。

他告訴我：「你對我的舉動，改變了我整個生命，我永遠忘不了這回事；我當時持槍想殺你，但你並未將我送入牢獄，反而幫助我脫離苦海。」

我回答他：「送你回牢獄有什麼用？西蒙斯，你坐牢也坐够了，但並未使你悔悟。」

「是的，」他回答：「但是你却使我澈底悔悟，這件事使我永遠不能忘記。」

上述的例子太富戲劇性，較爲罕見，但尚有其他方法，可以促使罪犯真心悔悟，一名製版工人，我現在姑名之爲白漢生，因參加印偽鈔團體，被捕入獄，刑滿出獄時，他告訴我：他的舊日同伴還在等着他參加他們的工作，白漢生不願意再回去印製偽鈔，他是屬於「一時性」罪犯，因性格軟弱，易受他人影響，如果沒有人引導他爲惡，他是不會犯罪的。

我叫白漢生把他以前的伙伴帶來見我，我和他們兩人作了一番長談，我向他們講述印製偽鈔的嚴重性：不獨擾亂國家金融，而且損害許多善良的人民，當他們完全了解事情的是非後，他們開始悔改，願意放棄印製偽鈔的犯罪行爲。

他們賣去了製版機械，他們之中有一人曾做過麵包師，所以他們很想改業經營麵包店，但是缺乏資本，恰好我知道有一家麵包店出售，我爲他們洽妥信用貸款，於是他們合伙經營這所麵包店，直至年老退休。

上述的兩個人，一人犯罪入獄一人逍遙法外，但均能痛心悔改，重新作人。

筆者還認識一名罪犯，他在監獄中渡過大部份生命，他是美國著名的銀行劫賊，名字叫做比爾麥森，他一生搶劫的金錢總數達三百萬元，在他槍下喪生的共計十二人，麥森數度被捕，數度脫逃，最後被關進星星監獄。

某一個星期日上午，麥森偶然踱進獄中的教堂，那天正是我在台上講道，我所講的某一部份話，觸到了他的靈魂深處，講道完畢後，這名老罪犯前來找我，要我替他祈禱。

一年以後，我發現麥森已洗心革面，痛悔前非，我於是請求當局批准麥森減刑，讓他宣誓出獄，我又介紹他去一家偵探事務所工作，麥森的工作表現，贏得顧主的信賴，後來該所接到一件押送金鈔九百萬元的委託，顧主指名要麥森充任押運員。

此外，還有一名犯人，名字叫做喬維尼，他從加里福尼亞前來找我，要我按照違反出獄誓言規定，將他送回牢獄，他承認曾偽造支票，騙取款項，購買麻醉劑注射，他堅信自己已無可救藥，情願在監獄裡渡此殘生。

我拒絕他的請求，但爲他施行戒毒治療，不數日後，

一位私家偵探携着拘票前來找我，告訴我喬維尼偽造支票，向銀行騙領款項的事。

當我將計劃告知該偵探後，他欣然同意，回去向銀行覆命，要銀行保留拘票，暫緩捉人，我知這喬維尼自軍中退伍後，每月仍領有補助金，我叫他將這筆錢分期償還銀行，欠款付清後，喬維尼的吸毒惡習亦已成絕，他回返加州，重任舊時工作。

我們深知應採用何種訓誨方法，使罪犯獲得澈底悔改，但問題在於此種訓誨方法，如何才能普遍施行，即使司法當局同意此舉，也還得相當時間和技術方能付諸實現。以目前而言，我們僅能做到這一步；這就是增派訓誨人員——包括牧師和神父——去至監獄中，以啓發罪犯的向善心，使其自我感悔。

現行狀況：每所容納一千五百名囚犯的監獄，僅有專任牧師一人，神父一人，兼任猶太教士一人，傳教士二至三人，每位訓誨人，負責訓誨的罪犯約爲五百至六百人之多。

這是一件不可能收效的工作；一位訓誨人，如欲與所轄的每名罪犯作半小時談話，爲時需得兩個月之久，請問如此怎能使罪犯獲得真心悔悟？

我們希望當局應派遣足夠的訓誨人員去至監獄，使得每名罪犯能有充分的時間接受訓誨人員的薰陶，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這樣才是解決犯罪問題的根本辦法！

譯自：Kotrain M.E. (Mar. 1956)



# 芸芸衆生何處去！

Ju Lian Huxley 作  
陳明熿節譯

人口問題乃係今日世界的一大難題，每一個像我這樣曾在廿世紀中環遊全球的人都不禁會爲了人口激增所加予生活資源的壓力而震驚，無論是誰也會對中國人燭的稠密，爪哇的地隘民稠，日本和印度的拚命節制人口以及天賦生活資源之迅速消蝕破壞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此行經驗所指出的一項令人夢寐難忘的驚心動魄的問題——人口的增加業已開始踏入了人類歷史上空前危險的階段。

這項危機已於一九五四年在羅馬舉行的世界人口問題研究會上獲得了一致的承認。該一由聯合國主持的機構其貢獻可謂空前，因爲有史以來對於全球人口的正式總觀察這還算是破題第一次，一九四九年聯合國曾在成功湖召集了一次全球生活資源科學檢討會，筆者當時即以聯合國文教組織總主席身份被邀參加，我主張將生活資源和消耗它們的人口作一配合的觀察，這建議初時雖曾被人提出了技

術政治及宗教各方面障礙的警告，但困難終於一一克服，檢查工作開始進行，人口會議終於一九五四年如願舉行，就在這短短的五年籌備期中，世界人口數字業已飛漲了一億三千萬。

在此，我願先行介紹幾項事實藉以說明人口變動趨勢之觸目驚心，這種可怕的現象告訴我們人類歷史已經步上了決定性的階段，第一，互古以來全球人口一直都在無情的激增之中，數量減少的情形可說百無一遇而少之又少，其次，目前的人口總數實在過於驚人，其衆多竟達廿五億，第三，全球人口每年平均增加三千四百萬，這個統計數字說明了每一小時世上人口就會多出四千人，亦即每秒鐘呱呱墮地者爲數已在一名以上，因此每天新增的人口足够建立一座九萬人的大城市，第四——也是最可怕的一件，人口增加速率的本身也在扶搖直上着，恰如馬爾薩斯在一七

九八年所指出的，人口的增加趨勢不是算術級數而係幾何級數，亦即依照複利公式膨脹着，本世紀之初複利率還只停留在年利1%之上，但時至今日又已由1%跳到了1.5%，猶有甚者，人口飛漲的趨勢並無延緩之象可尋，我們可以鐵定的斷言人口增加的速度在初期原是相當平穩迂緩的，實際上，人口增加速度在初期原是相當平穩迂緩的，直到近年以來方才顯出了爆發的狂態，公元前六千年，農業尚未問世之際，全球人口總數大概不會超過兩千萬，降至舊埃及帝國時代猶在一億以內，甚至到了十七世紀末葉也還不會突破五億，但至十八世紀中葉却一舉而躍過了十億的界石，一九二〇年時其總數業已打破了廿億，換言之再從一六五〇年到一九二〇年數百載間全球人口倍增者再

第一次倍增差不多用了整整兩個世紀，而後一次則前後不滿一百年，若照目前的增加速率計算，到了一九八〇年初另一次倍增恐怕又將完成，請注意，其所需的歲月已經縮短到了六十年！

翻開歷史，每一次人口膨脹都和新發明有着重要的因果關係，農業的發明，都市生活和工商業的抬頭，機器之代替人工，工業方面的技術革命在在都是人口激增的原動力，廿世紀的人口激增自然也有一種決定性的新因素，這本溯源那該是科學醫藥的發達，換言之，亦即對於死亡的控制有了相當的成就，在一般文明國家裡死亡率已由19%——20%降爲10%，十九世紀中葉以還，西方人的平均壽命已經加上了一倍，北美洲人和歐洲人的平均壽命是七十

歲，在亞洲地區，却病延年的運動也正方興未艾，即舉印度爲例，在短短的卅年間人壽已從廿歲一躍而臻卅二歲。人口變動現象似乎歷來遵守着兩種固定的循環，第一個階段，出生率及死亡率均高，人口只能慢慢的增加，第二階段，死亡率驟降，出生率維持原狀，結果人口乃以爆發之勢向上猛衝，第三階段，出生率猛跌而使人口膨脹之勢復緩，最後出生率及死亡率便同時停留在穩定的低水準上須待另一新發展——諸如食物新來源的發現，觀念和價值的重定等等——起而刺激才會再現狂態。

西方世界裡死亡率之減低乃是逐漸完成的，與時俱進的生活水準和工業化程度使子女不復成爲具有經濟意義的財富，影響所及出生率爲之日漸降低，而死亡率亦在文明賜予之下同時遞減。

但在亞洲地區國家裡這情形可就迥乎不同，死亡控制正在以可驚的速度被人介紹過去，在短短數十年甚或數年之間，某些地區的傳統惡疾已被控制就範乃至根絕，譬如說吧！瘧疾之在英國前後經過了三個世紀方才撲滅，而在錫蘭則五十年內便告肅清，DDT同健全的健康組織造成了許多奇蹟，結果錫蘭的死亡率七年之間便自23%跌進了12%，速度比起英國來恰快十倍之多，可是在另一方面錫蘭的出生率並未稍減，每年增加率現爲2.7%而有倍於英國的趨勢，長此以往，卅年後錫蘭的人口必將倍增。

簡直可以說是沒有例外，落後國家的人口無不正以爆發的姿態瘋狂擴充着，試想數佔全球廿五億人口之半的人



口正在以3%至5%年速率之下無止無休的步步高，誰又  
能不為之汗流浹背呢！若不及時遏止的話，人類勢將被自  
己的洪流所淹沒，換一種說法，人類勢將成爲地球上面的  
毒瘤。

早在一個半世紀之前，馬爾薩斯氏即已警告過人口增  
加對於食物來源的威脅與日俱增任其發展必有饑饉之虞，  
然而時抵一九三〇年人們仍舊對於這項預言嗤之以鼻，當  
時新土地的開墾，農業技術的進步使各地食物供應均可與  
人口增加並駕齊驅甚且有過之者，十九世紀初葉時食物生  
產的情形超過了算術級數而推翻了馬爾薩斯的理論。可是  
吾人必須認清，這種趨勢是不能夠永遠維持的，食物的產  
量有着無法避免的極限，馬氏的理論雖欠完善但關於食物  
增產和人口膨脹率之必不相同則確勿庸疑。人口增加率  
是照幾何級數和複利公式進行的而食物增產的速度則否。

也曾經有些樂觀主義者認爲這種情形船到江心自然直  
不必過慮，到了那個時候自會有樂荒，改良農業技術，從  
海洋中採取食糧等等出路爲我們打破難關，這種說法乍聽  
之下似乎無道理，然而一經深入觀察便將不攻自潰，因  
爲欲令食物的產量跟得上人口的增加就一定要有具備高度的  
技巧，雄厚的資本，尤其重要的是充裕的時間——我們得  
有足夠的時間來清除熱帶森林，修建巨型堤壩和灌溉設備  
，填平沼澤，推動大規模的工業化運動，實施科學方法的  
訓練，改良土地的分佈，這些之外還有最困難的一項工作  
：改變芸芸衆生的傳統習慣與態度。但事實上顯而易見，

口增加專屬有益的謬論同時驅除人口激增終所難免的灰色  
論調，我們必須打倒一種觀念——人口的數量於拋開生活  
水準不談之餘仍可具有價值。

人口過剩對於人類需求的影響豈止於麵包一端而已！  
除却物質需求之外人類還有對於空間，美，娛樂和享受的  
慾望，而過剩的人口即是摧毀這一切，飛快的人口增加已  
經使城市亂大得失掉了原來的効用反而令人不適，緊張並  
與自然界斷了天緣，即在人烟較稀之處空曠之地也是日益  
減縮。自然界受創之深言之心悸——野獸慘遭屠戮，森林  
夷爲平地，人造地設的自然美景如今全被開礦機和遊人營  
帳攪得烏烟瘴氣，大好的平原和草坪上也被遍體鱗傷的開  
闢了公路和機場。人口的激增促成大量生產，這批產品  
充斥在全世界每個角落裡而摧殘了地方文化，傳統藝術和  
手工技巧。

地球上的空間和資源爲量有限，我們必須保留一些，  
不獨可供物質的需求抑且足資滋味悠遠的精神享受——田  
野間的自然美景，遊藝場所，旅行地區和文化史上的名勝  
古蹟都該加以維護用來填充空虛的心靈，爲將賴以生存的  
空間作一聰明有序的分佈，我們必須建立一種足爲人類謀  
取最大福利的人口政策。

科學既能用以提高食物生產率並且滿足人類各種慾望  
那麼亦可用以負起減少人口的任務，爲着達到這個目的，  
我們所需要者不但是基本的研究同時還得實踐和應用，所  
謂基本的研究不該僅自節育方法着手，同時還得留意各地

上述技巧，資本和時間的水準乃是近乎夢想的東西，人口  
增加隨時隨地均以壓倒的優勢凌駕食物增產之上，食物產  
量的逐年增加數字絕不供不應求同時增加的三千四百萬張嘴  
巴，飛也似的人口膨脹已非食物增產能起直追所可及，又  
何況目前的競跑狀況根本上還談不到急起直追呢！食物產  
量積年以來早就被人口拋後了一大段，據世界健康研究會  
的最近報告全球至少也有三分之一人口陷於營養不良慘况  
之下，所以當前的食物增產問題不僅要供應與日俱增的新  
人口同時還得補足舊有的不足。

如此說來，這個問題是否已無補救之道了呢！當然有  
的，首先，我們應該放棄讓食物和人口互相賽跑的觀念轉  
而考慮平衡的政策，當務之急莫過於一種人口政策之建立  
。最危險的階段預計當於三十四年之後到來，如果不克  
及時遏挽狂瀾的話，則未來災禍之慘殆非吾人想像所能及

就運原始民族也有種種人口節制的方式——諸如殺嬰  
、墜胎、禁慾以及原始的避孕方法，十九世紀時有勁的生  
育節制法發明之後即在西方國家間普遍流行起來，由於  
倫敦、宗教、經濟和政治各方面傳統的限制又過很久方才  
傳入了其他國家，當年的殖民國家恐因遭受蓄意消滅劣等  
民族之物議都不敢在殖民地區鼓勵節育政策。  
今天，落後民族對這問題已能明智的自決，我們對於  
人口問題需要一個比較進步合理的觀點。我們必須放棄人

民族人口變動的趨勢和他們對於約束家庭規模的反應，人  
口政策之建立一旦邀得了世人同意，吾人便可從事於必要  
的研究而繼之實際的行動，我之所謂人口政策並不是說就  
某一固定期間對於各個國家或者整個世界作固定人口數量  
的限制，這在實際上是件不可能而且辦不到的事，就目前  
情形而論，吾人的目標該是先行設法約束正在威脅食物產  
量的過度膨脹的人口俾使後世子孫得以計劃如何保持一個  
相當穩定的人口水平。

有了上面的一般觀察作前導，我們對於個別國家的人  
口問題始可獲得比較清晰的瞭解，二次世界大戰以還，我  
們從歷史上面看到了一種新的現象——日本和印度兩個強  
國業已正式採用人口節制的政策了。

日本的人口共計九千萬，一齊擁擠在面積只有英倫三  
島一倍半大小的島嶼上，日本境內多山，每個人民所擁有的  
的可耕地不到七分之一畝，而人口增加率每年竟達1.5%  
強，長此以往，十年之內其人口便可輕而易舉的突破一億大  
關，日本人的營養普遍不佳，它雖係亞洲產稻成績最優的  
國家，但民食的五分之一仍須仰仗外國的供給，戰敗之後  
它的帝國解體同時由於中共傾軋國際而喪失了最大的市場  
，結果人口膨脹便招來了空前煩惱鑒於擴展工商業之不足  
解決人口問題，日本轉自人口控制的途徑方面謀求解決，  
八十年前日本原係墾殖風氣盛行之地，這次大戰之後日本  
政府軍彈籌調正式的鼓勵墾殖，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數年  
之間墾殖紀錄從每年廿五萬起增至一百萬起，然而人口增



加之速度仍舊快過戰前，於是日本衛生部的人口問題管理機關乃於一九五四年促使政府推行避妊運動，生育節制開始列入了保健項目，醫學院開始研究節育問題，被請懷孕的醫生都由政府叮囑向婦女灌輸避妊常識，同時工資和課稅政策之製訂亦莫不以避免鼓勵造成龐大家庭為目的，這種作風雖似可怕但却是所必需，倘能成功不僅救了日本同時也可提供其他國家借鏡。

印度之情形則大不相同，它是一個大國而且資源豐富，其人口增加率每年不過1.5%，論起危機來那是不像日本一般急迫的，不過，我們切勿忽略了印度目前還在人口循環的初期膨脹階段上，它的死亡率率(8%)業已開始下降，但還得經過一段相當時期才能達到文明國家的水準，它的出生率(5%)倍於西方而有餘且無下跌之勢，依照目前的死亡率計算，倘若出生率維持現狀的話，不出數年印度的人口每年將增加八百萬——相當於每年增加一座倫敦城。

再說，印度的人民始終未能遠離饑餓的邊沿，縱使極力增產也僅能勉令人民免於饑寒之苦，在印度的三億八千萬人口中至少也有三分之二營養不良，耕作方法以及土地的分配均尚原始，須待一番痛苦與困難的改革後始能符合現代的要求，但傳統禁忌，愚昧和文盲却是進步的莫大障礙，可卜豐收的土地為數極少，森林的毀滅迫令民衆用牛糞代替柴薪而使農田的肥料至感缺乏。所以儘管情形之惡化較慢而後果仍然同樣嚴重，僅依目前的增加率而論，每

年已多出來五百萬人，大都市如加爾各答的貧民區連屋頂也都住滿了人，一到夜晚，街頭四處露宿無家可歸的人，慘極時只好伴牛席地而眠，針對這一問題，一九四七年成立的印度新政府業已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包括了人口節制，據人口調查委員會在一九五一年所發表的報告說印度目前的人口業已四億五千萬，在此情形之下，增產依舊無補於實際，若能使出生率每年減少0.5%同時將食糧產量每年提高二千四百萬噸，那麼農產品可望供應得上舉國嗷嗷的口腹。

目前，印度政府雖然在表面上對於生育節制工作相當積極，但究其實則根本不够澈底，他們仍然沿沿用着舊式的計算期避妊法，而這種方法誰也知道是靠不住的，如欲藉以有效的緩衝人口膨脹談何容易，可是同時西洋先進國家的有效避妊術却又在印度行不開來。因為成了印度人心目偶像的甘地本身就是一個耽溺於兩性樂趣的人，再加上他對科學唯物主義的厭惡於是乎反對禁慾方式以外的任何化學避妊法，這種觀念在印度人民的心裡根深蒂固奉為圭臬，結果遂使絕大多數印人對於節育藥品抱着畏懼的態度。

近兩年來，印度糧產雖有剩餘足供藏貯，但係完全得力於幾場好雨，這種豐年可遇而不可求，一旦旱年到來饑饉勢將重現，一九五二年遍野哀鴻的慘象記憶猶新，印度人口狂流之阻遏實在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了。

同樣的，印尼的人口問題也很嚴重，印尼乃係當今世

上人烟最密的大島，爪哇的面積不過五萬平方哩而人口却有五千萬，其人口密度幾乎倍於高度工業化的英國，而爪哇本身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農業國家，它的可耕土地雖極肥沃但是為量甚少，平均每人只攤得到五分之二畝，同時這些有限農田所種植者多屬以出口為目的作物，結果儘管印尼人民的營養要求極低而食米必須部份仰給外國的供輸，爪哇人口增加率每年至少也有1.5%，對於這樣嚴重的情形有些人滿心以為只消將爪哇過份稠密的人口移植到別的印尼島嶼——例如蘇門答臘和婆羅洲——即可輕而易舉的迎刃而解，這種建議也曾一度試行，答案却是全盤失敗，這批移民有者重返爪哇其餘的全部流落在蘇門答臘和婆羅洲的沿海城市裡，因為若欲將該地區的熱帶森林化作良田必須仰賴於技術和物力的協助，然而這批移民却是赤手空拳，結果當然一事無成，即使印尼政府果能由政府力量協同開發的話其成就也絕對不能全部解決歷年所增人口的生活，總之，歸根結蒂還是要從節制生育入手才行，不幸的是印度政府似乎迄未覺察到了這個迫在眉睫的需要。

此外，人口密度相當爪哇之半的巴里所產的米也是僅能自給，假使人口膨脹不已的話兩三代後亦將發生食難果腹的慘劇，巴里乃是人口壓力足以毀滅文化的最佳例證，巴里的傳統文化瀾瀾無窮，日常生活裡無處不美，生活各方面在在充滿了歡樂與裝飾，凡是巴里人無不參加音樂、舞蹈、戲劇、彫刻、繪畫或裝飾等，富有創造性的活動，

這支文化並非死的而係活生生可以逐漸發揚光大的東西，人與物隨時隨地都會替它添上新奇瑰麗的虹霓，堪嘆的是巴里人却因可醫的疾病與遍野文盲，固有古老宗教已被外來的基督教湮沒了，與日俱增的經濟壓力迫使他們接受西方技術大量生產的廉價貨品，在人口不斷膨脹的情況下他們要想維持現狀或者提高生活水準就不得不稍微適應現代工業社會的生活方式，於是乎在不知不覺中漸漸成爲西洋教育的接受者，似此，有人推測不出十或十五年舉世無傳的巴里文化勢將絕跡人間，這種看法固然未免過份悲觀，但危機之已深則確實無庸諱言，巴里政府倘不能及早醒悟保存國粹而竟信西人之言以固有文化為落伍一味醉心於科學文明的話，則芳馨的文化遺產定致消滅歷史的陳跡，吾人須知：一支傳統文化恰與動植物一般無異的具有生命，遭了摧殘，這個世界就會更加的貧乏起來。

暹羅的現狀也和巴里不相上下，所幸產米不但可以自給並且足够外銷，人民差免衣食之憂，不過倘任人口繼續膨脹下去則不出本個世紀也會陷入了悲慘的命運。

菲律賓(Philippines)也是個人口問題常嚴重的地方，它那總數佔一百萬三分之一的口係由兩種民族合組而成——非濟土著和來自印度的移民(其中包括歐洲人及中國人等)。二者的數字目前相去無幾，懸殊的歷史背景和生活方式使他們成爲世仇不通嫁娶，如今印族人口已有漸增之勢而非濟土著也同時覺悟了需要及時接受西洋文化提高生活水平以免在印族壓力之下遭到滅族的厄運。其影響所及自



然也會促成人口的增加，後果真是不堪設想，更糟的是節制生育在當地人心目之中依舊是種不可觸犯的禁忌而使它的推動工作面對着無限的困難。

在這處處盡思人滿的世界上海洲算得上一塊地廣人稀的樂土，它的面積廣闊幾達三百萬平方哩而居民則尚不及九百萬，只可惜「白澳」政策對於亞洲和非洲的有色人種並不歡迎，亞洲三大國家——中、印、日多少年來一直將人口出路的希望寄予澳洲，二次大戰時僑使勝利屬於軸心國家的話日本無疑早已向澳洲大批移民了。

不過，一般人對於澳洲的情形未免過分樂觀了些，它的範圍雖廣但卻有如海市蜃樓一樣的眩目而並不切實用，該洲境內四分之三全是沙漠或半沙漠地帶，這片荒涼的區域仍將在地圖上面繼續保留一大段時期的空白，目前該洲耕地業經開墾者僅佔全面積 20%，雖然說大規模的灌溉工程正在建設之中而貧瘠的土壤經人研究亦有化作良田的希望，可是我們千萬別忘掉了大量肥料和大規模灌溉設備都是極端費錢的東西。

澳洲土地多半都是不堪墾拓的，從達爾文到阿麗絲溫泉這段一千哩路的行程上我極目所見無非一望無垠的灌木和砂石遍野的不毛之地，據最樂觀的估計全澳可墾之地充其量出不了 15%，而即此為數區區的農田猶有待於大量人力和資本去栽培培養才行。

我們說澳洲的人口不足，這句話含有双重意義，第一是澳洲可以容納更多的人口，第二是更多的人口有益於澳

設法節制人口的膨脹。

在此，我願重提前文已經指出的結論——欲謀人口問題之解決，保持人口數量與生活資源中間的平衡乃屬不二之門。今後廿五年之內，許多主要的生活資源，例如能，礦產以及各種無機物質均供求相應，然而食物則否，預料廿世紀末葉來新人口臨時和原已站在饑饉邊緣沿者的口腹將演成一項空前棘手之問題。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提高食物產量，平均食物分配，珍惜有限的生活資源，國與國間之以有濟無都不過是些治標之法，唯有立刻推行全球性的節育運動才是治本之途。

原子彈毀滅廣島的教訓迄今不過十年，世人已經從而覺悟了戰爭之可畏而莫不深知應該極力的防範。世界人口問題研究會已於一九五四年在羅馬敲響了警鐘，但盼十年之內也能遍發世人對於人口問題可怕的狂醒。

譯自

Scientific American April 1956



漫畫：「新配的眼鏡總有一個時期不會習慣的。」

洲的經濟，有些人認為澳洲可以容納五千萬人，這實在未免過於樂觀，依我看來以二千五百萬至三十萬之間最為相宜，在這一標準之下，它的吸水量尚不能囊括亞洲一年間或者印度五年內所增的人口而依歸解決不了亞洲的問題，加以歷年來澳洲當局鼓勵並且協助歐洲移民的結果，它的人口增加率每年已達 2% 之高，所以事實上也是根本無法援助亞洲的。

東亞之行告訴我所謂人口問題也就是生活資源匱乏的問題，亞洲各地生活水準的懸殊程度至為驚人，單就食物一端說來已經明顯之至，印度人每天食物所含熱量僅及美人之半，兩國巨富與赤貧之間的食物水準可以相差四倍，至若其他生活資源分配不均的情形那就更加尖銳了，在能的消耗方面每個美國人倍於英國人而又廿倍於印度人，每個美國人所消耗的鐵量相當於印度人之八十倍，他們對紙的消耗量超過英人一倍半，全球油澤共有三分之二是被美國人用掉了的。

這件事已經漸漸取得世人的認識，特權國家們對於這種無法容忍的不均狀態業已感到了愧疚不安，結果才有目前對於落後民族的技援與經援，可是他們的計劃規模畢竟不夠龐大不普及，我們所亟需的乃係一個全球性的改良計劃，其規模起碼該比目前各種零星工作的總和擴大十倍，全球國家勿論大小，勿論先進或落後都應一體參加為着一個共同的目的努力，先進國家不僅要出錢出力還要犧牲一部份高度的生活水準，而各落後民族尤該辛勤工作同時





## 無情船長

徐逸

58

周浩泉渾身都是持久的憤恨切齒的怒氣。岸邊有一排黃麻及木材的棧房，他從棧房的深暗陰影裏走出來，走到洛邦加碼頭猛烈的陽光中。高君滿是站在碼頭的海邊上，水中渡艇靜待，微波震動旋梯。他聽見了身後周浩泉走來的腳聲。但他不會回頭觀看。

高君滿知道來的是周浩泉，就是瘦長的浩泉輪船公司的主人，身穿整潔的白衣，面上不露絲毫笑容。高君滿站在碼頭上，也不動聲色。他只是望睇在洛邦加馬路外面停泊的浩泉南號輪船，看船上黑越越地載滿了貨物。船在北呂宋的海邊上，久病的船長柯萊臣，登岸即告去世。因此船上缺乏了船長。高君滿是船上的大副。他聽見身後脚

步聲漸漸走近，却又突然停止。  
「船長在航行日誌裏留下了一項記載，」周浩泉厲聲說。

「我知道的，周先生。」

「他在日誌上說，你在他死後，即將被派為船長，」聲音仍舊嚴厲。「他說你非常勝任，能够繼續他的職位。」

「我知道的，周先生，柯船長是我的朋友。」

「可是這違背了我的意志！」緊張的聲音使語句抽動得像根鞭子。高君滿不得不回頭來了。他看見周浩泉目光冰冷，毫無轉圜的意思。於是浩泉南號的大副靜立片刻，只能以不聲不響的手段，來抵抗這不能寬恕的憤恨了。最後他那灰色的眼睛也夾細了一條縫，晒黑的面頰上，肌肉緊張。

他緩緩地說：「十年前，你警告我說，我將永遠不會在你的任何船隻上用我做船長。不錯，這是你應有的權利。因為你是船東。現在你既然自己身在船裏，趁船回國，那就簡單得很了。浩泉南號現在還不曾派過船長。我也不曾用船長的名義登記過航行日誌。」

「我也警告過你，高先生，不要做我公司裏的船員。」

「我是一個個強的人。」  
「你也是一個個強的人。」我以前告訴你過！現在仍舊告訴你！你應當繼續做一個海軍的將領，因為海軍裏，一個青年人的生命是不值得重視的，對於一件事情的決策，不需要情感的。現在你恢復了在商船中服務，那麼，高君滿，我一定要使你失敗。使你沒有生路。」憤怒到了沸點，已至不能忍受。蒼白的鼻尖發着，灰色的前額轉了過去。

稍停之後，船東續說：「但是不幸得很，浩泉南號的大副，依例應當升任為船主。我們的航程，至少須俟兩三天之後，方能到達馬尼拉。你的二副只有大副的執照，而且現在是颶風季節，我不能將輪船交給了一個二副。同時我也不能叫一個不相識的船長來冒險。因此——」

「我建議你自己駕駛！」大副的聲音十分淡然說。「你有額外船長的執照，周先生。你——」

「我已經想到！」周浩泉乾脆地說。「這是違背了公司的政策。我已經取消了柯船長在航行日誌裏對於船長的記載。而以船東的名義，另外寫了一項新記載。所派的船長完全是暫時性質。高先生，你將被任為臨時船長，駕駛浩泉南號，到舊金山為止。」

「我儘可以拒絕接受的。」

「我想你不會的！海軍訓練得你很好。」冷冷的眼光盯住了高君滿。「你不會不接受命令的。」

瘦削的船東突然轉身。他走下梯子，進了等待着的渡艇。浩泉南號的新船長見渡艇的引擎已經開動，他却尚未

行走。忽然聽見一個沉重的聲音在艇上喊着。像是海軍裏的聲音，喉間帶着沙啞。

「我要不要叫渡艇來接你，船長？」艇上人大聲說。艇上原來是陳水生，浩泉南號的水手頭目。他已經聽見了。知道了，船長！這個稱謂，在房間是非常滑溜的。因為他曾用同樣的稱謂，長久以前，叫了同一個人。

於是高君滿向下看看，莊重地說：「一點鐘以內來接我，老陳。我必須先去去關。你可以收拾一切。關照哈先生，他可以起錨，準備短時期的停留。」浩泉南號船長看見了陳水生擡起的頭，對他多年飽受風浪的經驗，覺得特別親切。「你派渡艇在一點鐘以內來接我好了，老陳。」

「是，船長。一點鐘以內。我叫我的兒子來。」藍色的眼睛露着驕傲的快樂。「現在換新已經學得很好了。」

渡艇開動，引擎的聲音刺激着炎熱的寂靜。高君滿看着船尾的浪花曲線逝去。他看見船東橫立船梢；水手頭目的大個子，靠着双膝立在舵柄的前面。海上風平浪靜，浩泉南號輪船身次暗，掩蔽了亂石蹙積通往南中國海的海口，棕色的煙囪直立高聳。陳水生以前是海軍鯨魚艇的水手頭目。像他一樣的人，現在許多都在商船中服務了。高君滿記得以前在海軍中假期滿了，回到船上，大家嬉笑作樂的情形。因為在戰爭中，嬉笑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像周浩泉一樣，他是沒有笑意了。

高君滿面色忽露不愉。這是戰時的艦長們憂慮的目光。現在又可以見到。因為人在戰時必須死亡。都是丁壯勇



猛的人。他們航海一去，即不見回頭。他們已被茫茫大海所吞噬了麼？被巨浪所淹沒了麼？還是被大砲所擊沉了麼？其實都是被怨恨所殺死的。因為怨恨殺盡了世人。而作戰的船長們，只能簽署打字端正的報告書罷了。

高君滿還記得海面的景色，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其時世界各地充滿了怨恨，完全像一般兇暴的怒濤。他記得大砲齊發，火花亂射。安尼威吐克島，塞班島，以至灰色的羣艦在尤利底島拋錨。他記憶得最清楚的是那少年的相貌，瘦削黑髮，隨着新入伍的徵兵，到珍珠港在格蘭德號驅逐艦上立正，受長官的檢閱。也許這是事件的開始，就是一九四四年，他與周稚浩的關係。作戰的艦長必須不顧個人的情面。他應當與那少年分開。他應當送他到另一艘驅逐艦上，不把他留在自己的艦上。也許事情就這樣開始了。

現在高君滿已不在洛邦加碼頭上了。他現在是在空闊及時間的遙遠處。他是在格蘭德號驅逐艦的大甲板上——他是高君滿海軍準將，驅逐艦隊的司令。他正緩步徐行，檢閱新來的少年士兵，巨大的陳水生在他邊上。陳水生是驅逐艦的水手副頭目。艦長已檢閱最後一名。

「報告艦長。」少年很清楚他說，「周稚浩，一等水兵。」

「周稚浩？名字很熟。你是舊金山浩泉輪船公司周浩泉的兒子嗎？」

「是的，艦長。」

這種幸運的代價，總要有人償付的。一份資產負債表，總須有人結算。到了年終，戰事回到了非列賓地，格蘭德號輪到償債了。不過她仍舊幸運。她所償付的債很輕。十二月中的颶風，她只牽涉到了外圍的邊緣。幸運的格蘭德號驅逐艦拂帶了幾艘受到損害的船隻，到尤利底島去。她在海面上探索水底有何接觸，突然一架單獨的日本飛機，從陰沉的天空裡飛出來，向她作人機俱亡的俯衝。驅逐艦的附近海面是一團火球，鐵片如雨飛來。結果格蘭德號上死亡的人只有四名。說起來還是幸運。即使高君滿也明知如此。不過幸運的只有不會遇難的。遇難的是幸運者的抵押品。而年輕的周稚浩在名單上是四人中的一名。作戰的艦長簽署了打字端正的報告書。對於死亡者的近親有電報通知。有時艦長要寫信慰問。高君滿却不會。待幸運的格蘭德號回到美國，他在通訊錄裡找到了陣亡遺族的住址。這就是他假期中的工作。他到了猶大州，衣阿華州，及青色斯州。最後他到舊金山去。未見周浩泉之前，他先去了周露蘭。

「他在珍珠港加入驅逐艦的時候，露蘭，他要把你的口信帶給我。」他向她說。「我只得阻止他。因為——」

「這是我帶給你我的相思。」

「結果是我收到了。」

「我知道你會收到的，」斜着她白皙的頭說。「關於稚浩的事情，你要告訴我一些嗎，君滿？」

「我要先去看尊大人。」

「很好。你一定能够勝任。在戰前，我曾駕駛過你父親的船隻。」

「是的，艦長，我知道的。」一股輕快的笑意，在少年的嘴唇上露出。他嗚嗚着說：「艦長，家姐露蘭，她向你——」

「你是一個水兵，不是一個帶信的人！」艦長的聲音乾脆地呵責說。「倘然你在你的家信中，說起你的艦名及停泊的地點，你就洩漏了軍事上的秘密。你知道嗎，周稚浩。」

「是，艦長。」

「那麼以後記住。」

說完艦長走了。他在背後，聽見副頭目囑咐了新來的弟兄幾句話。然後又聽見了散隊的口號。當天晚上，艦隊即向前線行駛。他們向西在浩月中進行，四艘精銳的驅逐艦，駛往怨恨深重的場地，以格蘭德號為艦隊殿後。看見這支灰色艦隊的人，總不會忘掉他們雄據在蒼茫暮色中，殺氣騰騰，給人以不能磨滅的印象。

格蘭德號驅逐艦是幸運的。她在馬利亞納群島週圍的血戰中，不曾受傷。真是幸運的格蘭德號！她看見了群島變成焦土，砲彈到處橫飛。她看見了深夜軍艦爆炸，全船焚燬。她看見了俯衝的飛機，突然來臨，從天降下死雨。她也看見了天上下來的煙柱，到頭都是五吋口徑的砲彈。結果她是全船完整。真是幸運，幸運的格蘭德號！

「我們一同去好了。」

「不！」

她向他看着，面色有些不自在。她知道的！他心裡一定有難言之隱，她早已知道。她是向來明白的！於是她突然笑了。她用溫和的語氣堅決地說：「我們一同去的好。」

所以他們一同去了。一同開車到了恩寶碼頭，就是有浩泉輪船公司的船隻停泊的根據地。他們走上木台階，到了船東的辦公室。他們一同進去，在那裡見了周浩泉。「你來看我很好，」瘦削的船東說。「你帶他來，我也喜歡，露蘭。請你坐下談談。」

「我沒有許多話可說，周先生，」高君滿穿着海軍的藍色制服，在書桌對面靜靜地說。「以格蘭德號驅逐艦艦長的地位而說話，我要告訴你，稚浩工作好。我希望這可以使你滿意了。」

「當然可以使我滿意。事情是那裡發生的？」

「在菲律賓海中。」

「怎樣發生的？」

「不要再說起了。」

「我一定要聽。」浩泉輪船公司的主人坐在柚木書桌上，雙手伸出。「在戰前，你是我輪船公司的大副。你知道我的心思。我要我的航行日誌準確。所以，這事是究竟怎樣發生的？」



「還是不要再說起了，周先生。」

「我一定要聽！」

「我們是在護送幾艘損壞的船隻，途中檢查潛艇的接觸。」艦隊司令的聲音現在已保持了平穩的低語。「海中風浪甚大。一架日本飛機忽然從濃雲中飛到。我不知道在這樣的氣候能從何處飛來。也許是迷失了路途。它在我們艦邊急降犧牲。艦上右舷四十公分的砲位上，有三位弟兄爆炸的碎片受傷而死。」

「雅浩是其中的一個？」

「不，周先生，不是的。雅浩是在左舷。飛機急降，發生爆炸，兵艦向側傾斜，他竟墜入海中。」

「你說他不會受傷？」

「不會，周先生。我想不會受傷。」

頓時空氣寂靜。女兒急忙看看她的父親。父親一時不響。後來他聲音微弱地說道：「你也不會把他從水裡撈起來？」

「不會，周先生。我們撈不到。」

「你盡過人事嗎？」呆板的聲調仍搜尋着悲哀的漏洞。

「你放下了鯨魚艇嗎？你——」

「周先生，我非常抱歉。雅浩工作很好。我來就是要告訴你這一點。來表示微薄的同情心。事情的發生是如此。還是不要再多說的好。」

瘦削的人在皮椅中坐得筆直。他的說話像金屬的彈丸射上鋼鐵的甲板上：「你——搜查過——週圍的地區嗎？」

像鐵骨銘心。「你做了職業軍人吧！這個沒有心肝的倒臺海軍！這就是你應該去的地方！倘然你回來，你就只能一生一世，當個大副，甚至當個二副了。我要使你終生失敗，高君滿！你一生休想做船長！休想！休想，在任何一艘商船上！」

他直立不動，目光冰冷，面色死灰。穿海軍藍色服裝的軍人也緩緩地立了起來。他不向露蘭觀看。露蘭仍舊坐着。

高君滿口中的聲音徐徐吐出。他嗚嗚着說：「周先生，航行日誌必須準確。這是你訓練我的。我不能說謊。尤其對於一位航海家，自己當過船長的。你應當知道——」

「出去！」

「慢來，周先生。」海軍的聲音仍舊保持平穩。「露蘭和我已經決定。我可以在海軍裡當一個職業軍人，現在我却不能再當了。倘然戰事結束，而我仍舊活着，周先生，我要回到浩泉公司來。我要回來，來開浩泉公司的船隻。我——」

「出去！」

「我希望露蘭——」

「倘然露蘭隨你走出這間屋子——我也從此沒有這個女兒了。」

高君滿艦長不答，也不轉頭。女郎靜坐不動，白哲的頭顱微側。一時空氣肅靜，而以女郎為中心。最後她慢慢起立。身體立直，眼中露出希望。

還是一陣寂靜。高司令眨了一眨眼睛。作戰艦長們的悲哀又在他的目光中漏露。「不會，周先生，他徐徐地說。」「責任完全是我的。我不會搜索過四週的地區。因為當時是不可能的。」

「他甚至——讓他淹死了嗎？」

聲音低得幾乎只像一句耳語。辛酸。沉痛。灰色堅硬的鐵面，綳緊了額間的縐紋。高君滿看見，看見了周浩泉的怨恨逐漸加深。他繼續說話，因為只有真理纔能使他免除對他的譴責。

他說：「周先生，你自己也是一位船員。是一位高級的船員。海上風浪大的利害。行船十分危險。三艘已經損壞的船隻，我要担負他們安全的責任。格蘭德號驅逐艦上，有三百名左右的人員，歸我指揮。」他緩慢的口氣略為遲疑，使空氣中更加沉寂了一會。「不！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曾搜索。」

「他是我唯一的獨子。而你——你竟然讓他淹死了。」

遲鈍的聲音在辦公室裡環繞着。周浩泉立起身來。他站住不動，過了一會纔望空大聲說：

「海軍！」他用冰冷的眼光看着高君滿。「出去！你給我出去！你脫離了浩泉輪船公司，是為戰事而服務的。法律上規定我必須恢復你的職位，倘然你回來的話。我現在要勸告你。你不要回來。」惡毒將每一句周浩泉的說話

「我很抱歉，爸爸，」她和善地說。「世界上怨恨已經太多了。我很愛君滿。怎樣纔能抵抗怨恨呢？我只能跟他走了。」

高立柚木書桌上的瘦削老父不響，他的面色是像石面具。他們只能離開了。一同離去，周露蘭和格蘭德驅逐艦的艦長。灰色的驅逐艦驟驟假滿開航。可怕的戰事結束。高君滿脫離海軍。回到輪船公司。他說他要回來。所以他回來了。他也是只能以唯一可行的方法來抵抗怨恨。來行駛浩泉公司的船隻。

這是已往的經過情形。也是現在他在洛邦加碼頭外面觀望閃爍的海面上浩泉南號的回憶。一點鐘之後，高君滿回到碼頭上。他看見錨已收起，船上一切俱已準備。等待船長，開始航行。船長呢？純粹是一個暫時的職位。空名已經有了。全無實際。因為在周浩泉的心中，還是只有怨恨。

「一切準備好了，船長！」

聲音洪亮，壯健清晰。高君滿往下看，看見碼頭上渡艇繞着艇邊的梯子，一個少年在艙中向上觀望。眼光活潑，微露笑意。船長記得了。當然！這就是水手頭目所說他的兒子，要在一點鐘以內差他來接船長的。一點鐘已經過去了嗎？這孩子看去很像周雅浩。只是頭髮金黃一些。眼睛裡也充滿了精神，充滿了輕快的笑意，少年的活力。

「謝謝你，我下來了！」浩泉南號的臨時船長應聲說，隨即走下梯子，走入渡艇。



這樣，浩泉南號即由高君滿在船橋上駕駛，離開了洛邦加。新船長駕船過了柏令登海峽，到了茫茫滔滔的太平洋。向西北航行。船身埋頭向前猛趕，在自己週圍的浪花中，開向本國。

周浩泉在船上坐的是他船東的輪位。絕少說話。餐時，他坐着大英間餐桌上的轉椅，這樣可以告訴每一個船員，高君滿的任爲船長，只是一種事實上的必需；而高君滿仍不過是一個大副而已。途中東南方卷雲漸漸集合，這位嚴肅的船東臉上有些不愉快。他並不與船長商酌。高君滿也見到。他懂得卷雲的預兆，懂得空氣中潮濕的原因，氣壓逐漸降低。他在颶風警報發出之前，已在圖表上繪測風潮的路線。當天晚上，他在書寫夜間傳令簿以前，即已改變航路，向北航行。在舵輪室中，周浩泉聽見他發出命令。

「舵左轉，舵工，直對〇一〇。」

「舵左轉，船長。轉。〇四〇。〇二〇。現在直對〇一〇。」

「照這樣開行。」

「是，船長。方向〇一〇。」

「颶風馬上就要到了，周先生，」高君滿靜靜地說。

「船上救難索已經張好，一切已經緊。我估計颶風的過程是反曲線的。所以我要照我們的方向將船保持在颶風左面的半圓形中，到颶風過去為止。」

就是這樣進行了。船長覺得他看見周浩泉水冷的眼光向他看了一下，他就爬下梯子，到了下層甲板。他並不確定。但是對於陳水生，他却絕對確定。陳水生臉上的疤痕，顯出一臉的勇氣，只待他向大海戰鬥。

「我帶了我的兒子來了！」水手頭目在巨風中狂喊道。「換新現在學得很好！他身體也強！還有是小卜，三副班上的！我們已經準備好了，船長！請你發命令好了！」

他們懸繫着救命索，爬到船頭的甲板上。一直爬到了浪花激濺的地方。巨大的浪峯，打沒了他們的身體。四處亂濺，濺成一陣陣白色的泡沫。雪一樣的浪峯，打上了浩泉南號輪船，將船擡起，衝過船身，節奏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厚重的油布像雷鳴作響。這是必須制服的。於是船長和陳水生帶路前往。

他們不知道工作了多少時間。好像是永遠做不完的。由浪花中，高君滿看他同伴們的面容——小卜，三副班上的水手；陳煥新，雄壯的青年，偶然不是因爲他的頭髮金黃，儘可以做了周雅浩的替身。他最注意的，還是陳水生，到工作完畢，他依舊懸繫着救命索。巨大的陳水生在那裡站立片刻，透了一口氣，臉上滴下海水，表示得意，用手臂指向繫緊了的油布。因爲油布已經緊妥實了。

「好了！」他喉間吵吵地向着狂風大喊說。「你——不要再玩皮了啊！」

於是他們奮力走向船後。高君滿爬上梯子，在梯子上

周浩泉點了一點頭，面色仍舊灰得像鐵面具。船在黑暗中，滑過了海上巨大的峯頭。白浪滔天，每次衝到船殼上，又將船身擡起，沸騰的浪花，在船頭的甲板上衝散。颶風的風頭，已將船上防雨布吹得豁豁響響，吹過了煙囪上的繩索。頭上颶風的黑雲，已更見積聚。

到了下半夜，浩泉南號正在颶風的過程中。風聲怒吼，週圍只是高潮。大雨滂沱，打上來像是鐵彈，在漆一樣的黑中，益發兇猛。但是浩泉南號還是繼續奮鬥着，在太平洋的大風浪中，作孤舟一葉的奮鬥。

事情是在第二天早晨發生的。新三副——在洛邦加升任的少年舵工——第一個看見了。他從舵輪室的前窗中，指向下面，發出警告。高船長往指的地方觀看，待船頭的甲板上白浪散去，再行細看。一看他就看到了。船頭上繫緊的灰帆布，在大風中吹動。原來是前貨艙門的厚防雨布，吹得在那裡飄了！第二次大浪打上了浩泉南號。船身升起，已經來不及了。大浪射上船頭，到了船面，衝上甲板。船長走出船橋，在船橋邊懸懸着觀望灰色的天空及翻騰的大海。他估量了一下，立下決心。倘然貨艙蓋被巨浪衝碎，那麼浩泉南號就要沒有生路了。他退進船橋，油布雨衣上渾身是水。

「哈先生！」他急聲大呼道。「我們要把前後油布紮好！關照水手頭目我們另外要兩個人！兩個自願幫忙的人！我自己也去！你來掌舵！風是向前面右舷來的，哈先生。你照這個方向不動！儘量不動！」

他略一逗留。他是形容憔悴，覺得有些疲憊，所以強打精神。地正在梯子上，忽後遠處聽見有呼喊的聲音。他連忙立停，轉過身來。在狂風大雨的喧擾中，見得聲音微弱。一下喊聲又起：「——掉在海裡了！有人掉在海裡了！」

他看見水手頭目將一個救生圈投入水中。看見他向後飛奔而去。半路，他回來要走上梯子，立停，面色慌張，雙臂亂指。後面，別人也站在船邊甲板上，一小羣身穿油布雨衣的人，臉上雨水滴落，向上望着浩泉南號的船長。

「換新！」水手頭目喊道。「是換新！被海水衝去了！請你用左舷的救生艇，船長！請你救命！我可以放下！」沙啞的喉嚨噤住了。張大眼睛，他一時轉頭，向叫聲的大海望了一望。立刻回過頭來，臉上的疤痕高聳，死灰的面色只是痛苦。他雙手徐徐落下。沙啞的聲音說：「你——你是不能放下救生艇的。是不是，船長？」

高君滿向他看看。他也看看別人，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一霎時，只有短短的一霎時，真是傷心的千鈞一髮。他知道船東周浩泉是在船橋的橋邊。因此他回過頭去。目光充滿了悲哀。

緊張的聲音鞭撻着說：「周先生，我讓你決定。現在！我派你做船長！現在！這是我可以做的！你資格很够！邊上也沒有潛水艇。除了海洋之外，沒有其他的敵人。對於氣候，我讓你判斷。倘然你認爲船隻和船上的生命，都是可以冒險的，你就不妨一試。救生艇歸我指揮，陳水生



可以划槳。我要帶五個志願幫忙的人。請你發出命令。現在就發！」

瘦削的船東站立不動。脚下他覺得浩泉南號蕩動得十分利害。他的眼睛呆看着一片汪洋，看見怒濤洶湧，高峯疊起，而風聲更推波助瀾。海水衝過甲板，船身隨浪升沉，好像已經不能自主。周浩泉這樣呆看了一會。

「不，」最後他說道，聲音呆滯，目光痛苦。「不，船，生命——他們都要沉沒的。」他一隻手揚了一揚。重又放下。聲音全無生氣。「照現在的方向航行，」他說。

說着，他轉過身來。走了開去。走進舵輪室。站在那裡。向空呆望，直到看見高君滿和水手頭目進來。陳水生立在船長邊上。他不聲不響，哭喪着脸，巨手下垂，目光空虛。也許他能聽見颶風的怒吼。也許不能。他只獨自孤立，心中慘痛。

舵輪室中，白日灰黃的光線，照在船東身上。他分開双脚，立在舵輪的格子面前，眼看羅盤表，表上的一線微光，指在他的面頰上。室內肅靜，是週圍喧擾中的肅靜。時間一秒一秒鐘過去。

「船長——」陳水生在肅靜中低聲說，緊張，沙啞。「船長，換新潤水的力量很大。你想——你想——完全沒有希望了嗎？」

「是的。」高君滿柔聲說。「是的，老陳。我想現在是完全沒有希望了。」

「我是從小在帆船上長大的，船長，」陳水生說，語

水生却有話說了。

「船長，請你讓我掌舵。我要掌舵。因為掌舵之後，我就心安了。」

「可以，老陳。你可以掌舵。」

於是他掌了舵。輪軸觸到他的手上，像給了他一種安慰。別人並不看他，但是他的悲哀，現在不太孤寂了。海上的吼聲，仍在舵輪室中傳來，颶風的呼嘯，仍在怒號。最後，高君滿聽見船東說話了。

「露蘭，」周浩泉說，「她現在怎樣，君滿？露蘭怎樣？」

「很好。她現在很好。」

「小孩子怎樣？」

「滿下星期就要足四歲了。我們想他很像你。大的一個孩子已經六歲。我們叫他繼浩，就託福借用你的名字。」

「謝謝你們。我要看看他們，高船長，」周浩泉眨眨眼睛說。這是他第二次正式用船長的名義，來稱呼浩泉南號的船長了。他又眨了一眨眼睛。周浩泉臉上的鐵面具，最後方始解除。「你可以做我任何一艘船上的船長，」他急速地說。說完他轉過身去。轉向舵輪前面的陳水生。他要向疤痕滿面的水手頭目表示榮譽，表示微薄的敬意。「我要請你到我房間裡來，」周浩泉說。「我們來一同喝杯酒，老陳。」

「謝謝你，我現在不喝。」巨人頭也不擡。眼睛盯在

音仍舊沙啞，低微。「我不會忘了帆船上的規矩。所以我要求請船長，准許我為煥新鳴鐘八下。」

「請求照准，老陳。」

巨人遲疑了一下。他一步走到羅盤櫃前面。顫動的手伸到箱頂上面。握住鐘繩。其時無人觀看。因為要讓他單獨思。悲痛是他個人的，榮譽也應當是他個人的。船長及其他船員只在防風窗中向天觀望。他們看見的是漫天的風浪。輪船向前邁進。

於是陳水生打動了舵輪室的鐘聲。鐘聲嘹亮，一打兩聲，堅實確切。這是航海人的喪鐘。最後一次的悲鳴。室中仍舊肅靜。

「死的是誰，陳水生？」灰色的聲音並不擾亂室中的靜默。說話的是周浩泉。「那年輕的是那一個？」他問。

「是我獨生的兒子。」

室中仍舊肅靜。這樣保持了若干時間。最後船東的聲音囁囁說：「我請求，高船長，也為稚浩鳴鐘八下。」

浩泉南號船長慢慢地轉過身來。周浩泉站在水手頭目的邊上。他眼睛呆看着。也許是在看他的怨恨。也許最後他看清了。他不動，直待高君滿點頭為止。也許他認為高君滿已經饒恕他了。然後他將手伸到上面。緊握鐘繩。鐘聲復起。這是他怨恨的喪鐘。打完，他走到高君滿跟前。像要說話。但未曾就說。還說不出。因為說話太早了。陳

羅盤表上。因為他知道的是真理，及何處尋求慰藉的所在。這樣他纔可以保持他的尊嚴。「現在喝酒太早了，周先生。我要掌舵。必須掌舵。因為我掌舵之後，纔能安心。」

因此他小心地掌了舵。

譯自星期六晚郵 Oct. 1, 1935

### 了不起的傭人

在西班牙巴塞隆那地方，本地報紙登了一則分類小廣告：「聰明的幹僕要找一家小家庭居住，不要有小孩，最好是兩夫婦，而且他們得是誠實可靠，有責任感，身體健康才行。地點最好是在巴塞隆那郊外山間有松林之處，高度應在六百公尺至八百公尺之間。本人不諳烹飪之道，最好能由主婦親自調和鼎鼐之責。」

### 如 有 神 助

在美國北達可他州的法谷地方，樸萊茅斯教堂中哈佛孫太太剛唱完了聖詩「藉此高牆，屹立堅強」後才只數分鐘光景，牆壁上的牆皮就紛紛掉落下來，地下室中的頂板也坍塌了一大塊。



× × × ×  
× × 騙 × × ×  
× × × ×

一 女 明 一

× × × ×  
× × 欺 × × ×  
× × × ×



「這祇是一個工作而已，女人在這裡是沒有機會的。」

「沒有機會怎樣？」

「哦……」愛麗絲嘆了一口氣；「沒有機會脫離推磨子似的生活。」

我猜想她的婚姻失敗，或許就是這個原因。但我不敢問她，怕她會反問我這個問題。

我的婚姻也是一場失敗，我們唯一的孩子不幸夭亡，我不知我和瓊兩人中，是誰該負這個責任——因為我們終於變得互不關心，她不能再有孩子，這使她的精力更爲充沛，她把家裡料理得整齊清潔，好似一間陳列館，但却沒有一絲溫暖，使我感到自己變成了一個別有人要的陌生者。

愛麗絲和我又叫來第二杯酒，今晚是瓊補習西班牙文的日子，我不必回家用餐，祇要明早把瓊給我留在冰箱裡的食物拋去就行了。

我和愛麗絲同用晚餐，這天晚上是我多年來最快樂的一晚。和愛麗絲在一起真有趣，她樂天，親切，這一切都是瓊所沒有的，我發現自己已經愛上了她。

我送愛麗絲返家，我們攜手在公寓前的路上往來徘徊，不忍分離，最後她抽出被我握緊的手，在我面頰上輕吻一下，轉身向公寓大門走去，於是她突然回首問我：「費德期？」

「噢？」

愛麗絲是否真心愛過我？我不知道。我們的友誼開始就建立在謊言上，隨後是更多的謊言，罪惡，和欺騙。這就是我現在爲什麼不能責怪愛麗絲的理由。在我們第一次相遇時，我就應該把實情告訴她。

數月以前，在辦公廳我開始注意到她。她生得漂亮溫柔，大約三十多歲，因爲我的生活枯寂，所以對她一見傾慕。但是我們不在一個部份工作，沒有機會交談，直到去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我們偶然同乘電梯下樓。

走出辦公廳大門後，我們轉向同一方向，不自覺地並排走在一起。

「你是費德期，是不是？你在賠款組工作，」她問我。我非常驚奇她居然知道我的名字。

「你大概是僕姆愛麗絲，在汽車保險組工作，對不對？」

我們了解地相對微笑，好似坦露已久互感興趣的秘密。我原是一個害羞的人，但在我們走至岔路以前，我居然有勇氣邀她共飲一杯。

我們進入酒吧，柔暗的燈光，更使我感到心安，在侍役送來酒杯前，我們已談得儼對老朋友了。

愛麗絲對於自己過去的歷史毫不隱諱，她曾在菲拉德非亞與一位男人結婚六年，離婚後就來到旅行保險公司工作。

我問她對於目前的工作是否滿意。

「你沒有結婚吧，是不是？」

我應該當時就把實情告訴我，我希望她會了解我。但我是如此的害怕失去她，我暗忖現在還是不說實話，等將來彼此相識較深，她已信任我時，再把我和瓊的結婚經過告訴她。於是我裝出受了冤枉的神情搖頭說：「我沒有結婚。」

然而自此以後，我再想向她吐露實情已感太晚，我是被說言縛住了。

而從那天晚上以後，我們每週晤面數次，瓊不常在家，所以根本沒有注意我的行動，但是我必須再向愛麗絲撒一個謊，因爲我不能邀她來我家玩。我祇得騙她我和我的寡母同住，我的母親目下正在患病，一俟病癒後就渴望見到她。

雖然我心頭的罪惡感與日俱深，我被迫向愛麗絲說謊，然而這幾個月的生活却並非不愉快。我們同去飯館用餐，餐前照例小飲一杯。愛麗絲偶然談起她的生活，她對於那種刻板式的工作感到索然無味。

「我的工作和我的婚姻到是有些相似，」她突然有所發現似的說：「我不能一輩子過這種生活。」

自從那晚邂逅後，她從未再提起她的結婚往事。

「怎樣相似？」我問。我的丈夫是一個汽車修理師，傷腦筋的就是他居然愛好他的職業，最後我發現和他在一起永遠不會生活如意；也許我會真心愛過他。」她停了一會，於是微笑向我說



「因此我現在就變成了週薪四十五元的打字員。」  
我輕撫她放在桌邊的手，她的手生得非常美麗。

「悲哀嗎？」我問。  
「不，」愛麗絲握住我的手；「我現在不再悲哀了。」

我立即了解她話中的含意。她說「現在」，是表示已經尋到了我。她的坦認使我無限快樂，但我心中突然感到一陣驚恐。我發現愛麗絲和瓊對我都有一種物質要求，這本是自然的，但是因為有瓊在，我無力再滿足愛麗絲的需要。我的妻子久已不關心我。但她仍需要我。因為我的薪俸乃是她從事各種活動的經費。

如果瓊得不到我的一半收入，她是不會答應我離婚的。但是愛麗絲也很能花錢，她喜歡上法國餐廳，坐汽車，看歌劇，和她相識的幾個月來，我已經感到錢不夠用。我記得她提起第一次結婚經過時曾說：「和他在一起，永遠不會生活如意……」然而我在旅行保險公司工作的收入並不豐厚。如果再將一半付給瓊，那更是所餘無幾了。

這天晚上，我一直不能入睡，像頭因獸似的在房間內往來踱步。我想不出解決辦法，我確定自己不能失去愛麗絲，但是沒有錢，我又怎能獲得她？

錢！有了錢我就可以和愛麗絲一同遠颺，去到瓊所不知道的地方，重新建立我們的生活。

錢！這種印着數字，花花綠綠的紙，當你最需要它時，你偏是得不到它。

「是的，我記得。這是我們相識第一晚我告訴你的，怎樣？你今晚有這種感覺嗎？」她伸手好似要安慰我，但我將手移開。

「你知道我在旅行保險公司工作，年薪多少？祇有四千八百元，」我說；仔細望着她臉上的表情。

其實我是又在誇謊，我的年薪比這數目尚多二千元。但我不能把實數告訴她，因為如果我與瓊離婚，那麼我全年收入祇有現在的一半了。

「祇有這些？」她信了我的話，我渡過第一道難關。「這樣的收入，恐怕不能維持婚後的快樂生活，不是？」

愛麗絲正欲申辯，但我緊接着又說：「不會比汽車修理師的收入多，而且旅行保險公司升級向來很慢。」

「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我愛你，愛麗絲，我要娶你，」我說；這確是我的真心話；「但是我們婚後的生活會怎樣？我怕你過不了一、兩年，就會又感到生活像推磨子一樣了。」

「啊，費德朗……」她表示抗議，但我迅速打斷她的話。

「如果我有一筆錢，和你同去一處地方——例如智利，我們創辦自己的事業，祇要五、六萬塊錢……」

「五、六萬塊錢！」她吃驚地說：「但是你那裡弄來這許多錢？」

我告訴她，我可以從那裡弄到這一筆錢，我把我的計

錢！我每天的工作都離不開和錢打交道。我的工作就是審核人壽保險的賠款事宜。

我發誓我最初並未企欲欺騙我服務的旅行保險公司，直到這個不幸的巧合發生——這乃是百萬分之一的機會。

五個星期前的一個上午，一份公事送到我桌上——是一張賠款申請單，一位五十二歲的顧客，死後留下七萬元保險金給他的妻子。

我審閱這件公事，這位顧客的姓名引起我的注意，他也叫費德朗，和我完全一樣。

賠款單的受款人名下，印着「費德朗太太」幾個字，這使我想起堆在瓊書桌上的各種文件：借書證，會員證，學生證，收據，帳單和信函等，上面同樣印着「費德朗太太」字樣。這許多文件，足可給銀行作為證明身份之用。

我起身喝了一杯涼開水，我告訴自己：決不能做出這種事，我不是罪犯，然而我的生命裡已充滿許多謊言，我不再相信自己，我知道自己正想做這種事。

這天晚上，愛麗絲和我一同用餐，我不能獨自實行這計劃，我需要愛麗絲的幫助。也許她會驚恐地拒絕聽我的計劃，然而我必須冒這個險。我神情不寧地等待機會啓口。

「怎麼回事，費德朗？你今晚好像很不快樂，」愛麗絲問。

我捉住這機會，開始向她說：「你記得曾說過生活過得像推磨子似的嗎？」

劉告訴她，愛麗絲凝神靜聽，我注視她的臉，希望從她的表情上猜到她心中的感覺。然而她臉上僅露出驚奇的神色，她並沒有止住我的話，她等我說完全部計劃後，於是緩緩搖著頭。

「我從未夢想到，」她語音裡含有一種奇異的沙啞聲；「這許多月來，我並沒有真正的了解你。」

她又伸手向我，這次我握緊了她的手。

「哦，原來你和我同樣的壞，親愛的，」她又輕聲說。以後的幾天裡，我們詳細討論計劃的細節，尋求缺點，加以改良，我開始發現，我也沒有完全了解愛麗絲；她是一個真正的冒險家。她毫不遲疑，像個老手似的參加了我的計劃。

週末時，我們的計劃已趨成熟。自下週起，愛麗絲在公司請假一星期，這是我的主意，因為如此可使她便於活動，免受嫌疑，我希望在騙局被公司發現的前十天，我們已遷至我們要去的處方。

這個星期五是愛麗絲上班的最後一天。從上週起我們就避免招呼和交談，我們唯一的連絡是打電話，每週通兩次電話。我們約好通電話的時間和地點。

這幾分鐘短暫的談話，是我在整個星期裡最快樂的一刻。其餘時間，都是在愛麗絲中渡過。我並不是擔憂計劃失敗和被捕，我是為愛麗絲擔心；因為我和她現在已聯成一體，相依為命，我們必須互相信賴，如果她發現我以前對



她說的都是謊話，那會怎樣？

我盡量勸慰自己不必擔憂，她怎麼發現這是我的妻子？我那時將費德朗太太的證明文件交給愛麗絲時，曾明白告訴她費德朗太太就是和我同住的母親——許多人都與父親同名，祇不過在名字前加個「小」字而已。

在辦公室中，我無需強裝鎮靜，因為我的計劃中亦考慮及此。我告訴我的主管，我即將赴醫院施行外科手術，時間尚未決定。我的主管對我非常同情，他勸我安心勿憂。

同時我又讓瓊得知我將出差赴波士頓，大約二週後回來，瓊對此毫不以為意，因為她根本不關心我。

然後，我全神貫注該項賠款案件的傳遞行程，我以前從未留意一件公文的事理是如此緩慢。

付款的日期為下星期三，我告訴我的主管，我將於星期三晚上入院施行手術，我又告訴瓊；我將於星期四上午出差赴波士頓。

星期五晚上，我下班後直接回家，這天晚上瓊去俱樂部開會，我吃完她給我留在冰箱裡的晚餐後，坐在書桌前，從每只抽屜裡搜尋最有力的證明文件：幾張存款單，會員證，帳單，信札，和一張藍十字會醫藥互助證——這是瓊和我結婚時加入的。

我將選出的文件放在一只信封裡，帶給愛麗絲，我使她有足夠的時間練習瓊的簽名。

瓊於次日週友人同渡週末，我獨自在家，思念愛麗絲

的卡片，把我的卡片換上去，然後將賠款單放在公文夾裡，送去會計組。

大事已畢，我坐在辦公桌上，耐心等待。我暗告自己：我是在等待公文送回職處歸檔，但我心中却在擔憂經理室會打電話來叫我去，因為打字員查出收件人地址不符，我的謊計被發現。

然而打字員怎會發現這事？因為她們極少核對收件人地址，即使她發現地址有更動，她也會設想費德朗太太於丈夫死後遷居。

午後四時左右，該項文件最後送來我桌上，文件上印有「已付」二字，我迅速取下我的卡片，換上原來的卡片，然而命女秘書取去歸檔。

一切步驟均已順利完成，明早信差去我家時，將會交給我一封附有七萬元支票的掛號信，愛麗絲具有充足的證明文件，可以去銀行提取該款。

我於午後五時離開辦公室，一些熟識的朋友預祝我開刀順利，病癒歸來。

走出辦公室後，我感到全身虛弱，我急欲與愛麗絲晤面。然而我們約定的通話時間是明天中午，我祇得去至一家最近的電影院。

返家已是九時，瓊正坐在書桌前寫信，我走進屋子時，她沒有抬頭看我。我在一張椅子前坐下，默視着她的背影。

「我最恨那些說話不數算的人，」她說；我不能確定

。我突然感到她的性格有些矛盾出奇；我記得她那天很平靜的接受我欺騙旅行保險公司的計劃，然而她平時對人却是坦白誠實。

星期三早晨，我很早就去上班，我假裝工作，心中盼望費德朗太太的賠款案件送來我處審核。

該項文件於中午前到達，文件上批明「照付」二字，支票將於午後寄出。我叫女秘書從檔案中查出收件人地址，用打字機打成卡片，再用針別在文件上。我現在祇需將收件人地址換成我的住址，就算大功告成。

我告訴我的女秘書說：「你可以出去午餐了，韓梅。」

「你不要我把公文送到會計組嗎？」她問。

韓梅是一個身材瘦長的女孩子，對工作非常努力。我祇得耐心的告訴她：「我還要審核一遍，我等會自己送去。」

「我可以等你，我並不餓，」她說。

我恨不得大聲咒罵她，她瘦得像條魚，生成一付餓死鬼投胎的樣子。

我盡量控制自己——我奇怪自己怎會有如此的控制力量？我不靜的告訴她：「不必了，韓梅小姐，你去用午餐吧。」

我等她離去後，從衣袋裡取出預先用打字機打好的收件人卡片——卡片上印的是我的住址，我的心情很緊張，我不知道韓梅是否已離開辦公室。我取下原附在賠款文件上

她是否在和說話。

她並不希望我回答，接着又說：「俱樂部那個倒置的書記，三天前就答應我把會議記錄寄來，怎麼到現在還沒有寄到？」

我心中暗忖；我走了以後，瓊是否可以找到一個工作？我看了一會報紙就上床睡覺。

郵差每早送信來時約為八點半鐘，我預先坐在樓下客廳裡等候。

我望着他跨下車座，將信件分送至各家信箱，但他經過我家信箱時，並沒有投入信件，這也難怪，掛號信當然是不會投入信箱的。

我望着信差轉身離開，我迅速奔向他問道：「我的信呢？」

「誰？哦，哈囉，費德朗先生，我以為你走了呢。」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也許是瓊告訴他要出差去波士頓的事。

「我的信呢？」我再問一遍。

「沒有你的信，」他回答。

我失望地走上樓梯，瓊已用過早餐，她問：「你今天要去波士頓嗎？」

我望了一眼收拾好的行李，緩緩搖了搖頭。一定是信件昨晚寄出太晚，明早以前，一定會寄到的。

「不，明天早上走，」我答。

「你今天還去上班嗎？」她問。



「不，」我答；我不敢離開房間，因為掛號信可能隨時會送來。

我整天守在家裡，瓊於十一時離家外出，我於是不必再假裝看書，我沒有在室中往來踱步，也沒有狂吸香煙，我祇是在等待門鈴響——郵差將掛號信送來。

中午時，我與愛麗絲通電話。

「哈囉，你在那裡，費德朗？」她問。

「愛麗絲，聽我說，事情一切辦妥，就是今天信還沒有寄到，」我告訴她。

「信沒有收到嗎？」她問。我真高興她是如此鎮靜。

「不必擔心，」我勸慰地說：「可能是昨天寄出太晚，明早一定會收到的。」

「是嗎？」她問。

「當然，當然，」我肯定的回答：「不會有問題的，祇是多等一天而已，」我答；又與她約定明天通電話的時間和地點。

「還有別的事嗎？」她問。

「我想是沒有了。」

「你的母親好嗎？費德朗？」她問。

我一時竟未聽懂她的話，於是我才記起這回事。

「什麼，她很好，愛麗絲，」我迅速地回答。

「再見，費德朗，」她聲音裡似含有一股幽怨。

「再見，愛麗絲，我……我正要告訴她我是多麼想念她，但她已掛斷電話。」

共場所，她住在偏僻的市郊，門庭冷落，使我憶起她曾說的話：「我不能在那種地方，生活一輩子。」

大門上沒有電鈴，我敲了好久，才有一個灰髮老太太跑來應門。

「你找誰？」

「傑姆愛麗絲小姐。」

老太太搖了搖頭：「她不在這裡，今天早上搬走了。」

「她搬走了？搬去那裡？」我吃驚的問，身體倚住桌子，以免傾跌。

「我怎麼知道？」老太太聳了聳肩膀說：「她收拾行李走了，沒有說去那裡。」

她的話有如晴天霹靂，使我茫然不知所措，好一會，我才勉強鎮定心神問：「她有沒有留給我什麼信件？」

「你就是費德朗先生嗎？」

我緩緩接過一只信封，拆開一看，裡面祇有一張藍色卡片，這就是——一九四八年與我結婚後，參加藍十字醫藥互助會的會員證，是我給愛麗絲作為證明費德朗夫人身份的文件之一。

是盲目的愚蠢，還是潛在的罪惡意識，使我將這張卡片連同其他證明文件一併交給了愛麗絲？她顯然從這張卡片上，猜出費德朗夫人與我的關係，我憶起她昨天和我通電話時會奇怪的問：「你的母親好嗎？」她給我一個最後解釋的機會，但我毫無知覺的錯過了，於是她才毅然決定

天色漸晚，我知道在明晨以前，再不會有信送來，我無需在家等候。我去至街上，無目標的散步數小時，直至疲倦地回家就寢。

次日清晨，我又站在樓下等候。我期望信差將信件分送至各家信箱，由信差的神態，我猜知仍然沒有我的信，但在他離去前，我忍不住又喚住他。

「有我的信嗎？」

「當然沒有，怎會弄錯呢？」

他的話使我茫然不解，我不能再安慰自己，一定是什麼地方出了岔子。我腦中第一個念頭就是逃走，錢也不要了，我要去找愛麗絲一同逃走。我提起行李，去至巴士站，我等候至約定時間與愛麗絲通電話。

她以往總是準時收接我的電話，但今天我搖了許久，仍是無人答應。

「這裡是泰萊香煙店，你找誰？」對方在問。

「我找傑姆愛麗絲小姐，」我冒險的說。

「這裡沒有這個人，」他說。

我向他描述愛麗絲的形貌，然而仍是無用，她並不在那裡。

我放下電話筒，立即去至愛麗絲寄居的公寓，我暗忖一切計劃均告失敗；騙局被發現，愛麗絲提款時被捕，旅行保險公司已獲悉我們串通作弊的行為，但奇怪的是：愛麗絲既已被捕，為什麼我還沒有被法外？

我從未去至愛麗絲的住處，因為我們的約會總是在公

離開我。

我木然站在陰暗的客廳裡，想我所欺騙的那些信賴我的人：我的妻子，和朋友们，罪惡的痛悔，使我忘去恐懼——被捕，審問，和監禁。我默想愛麗絲發現我欺騙她後的傷心，她以為我是利用她騙取鉅款。

然而那張支票究竟那裡去了？為什麼我沒有收到？

「如果你就是費德朗先生，那麼這裡還有你的幾封信，」這位老太太向我說。

這幾封信就放在我手邊的桌子上，我瞥了一眼頂上的一封信，就是俱樂部寄給瓊的會議紀錄。

我恍然大悟，我現在才知道為什麼郵差以為我搬了家，為什麼瓊收不到俱樂部寄給她的信，我也知道為什麼我會收不到支票了。

直到現在，我還是不能怨恨愛麗絲，我祇怨恨我自己。我是唯一應負其咎的人，雖然最後我自己也受了欺騙。

愛麗絲離我而去，但她帶走了七萬元。當她發現我欺騙她後，她就至我家附近的郵局，把費德朗太太的住址改成她的寓所，她毫無困難地辦妥了這件事，因為我給了她一切證明費德朗夫人身份的文件。

譯自 Cosmopolitan

### 避不見客

僕人：「老爺，醫生來了。」  
心不在焉的主人：「我不願意見他，你說我病了。」





## 第一幕

## 第五景

緊接上景。施拉菲娜的行動漸具力量。她自五斗櫛的抽屜內驟然取出一條擱置已久的緊束帶，熟練地按在腰際。她疑慮地搖搖頭，於是將緊束帶拋下，突然她自一個女模特兒頭上取下一頂價值八元九角八分的帽子，放在自己的頭上。她迷亂地轉身，記不清鏡子在何處。當她看到了自己的樣子，顯得相當地驚訝，因此把帽子擱下，重新安置在模特兒的頭上。她又這樣地做了一二次紊亂的舉動，於是像獲得新鮮靈感似地。她把另一個人體模型身上的一件女孩子穿的長袍取下！一件愛麗絲藍色長袍，上面繡織着雛菊的花樣。但衣服黏牢在模特兒的身上。施拉菲娜兇聲地用西西里語咒罵着。最後終於克服了困難，但因她的狂怒，竟將人體模型撞翻在地。她把衣服褪下。於是滿懷希望地跨進長袍。可是她發現她的臀部對此不合。她重又抓住緊束帶；於是憤怒地將它擲掉。鸚鵡對上在叫；她光火地對鸚鵡回叫着：「靜靜！」在遠處，學校的樂隊開始奏樂。施拉菲娜着急起來，怕錯過畢業典禮，她用拳捶着腦門子，欲歇了一下。她失望地蠕動着褪下藍色長

（玫瑰）  
（瑰）  
（紋）  
（身）

——續——天岳譯。

她取出一條擱置日久的緊束帶，熟練地按在腰際，可是發現對她的臀部已不合適。



袍，重新穿上她的絲質套裙，正好這時弗勞拉和佩西在屋外出現。弗勞拉和佩西是兩個中年的丑旦，却有青少年人的氣質。弗勞拉高大而飛儼，佩西則比較頑固。她們都盛裝打扮着。弗勞拉奔上步級，敲着木屋的門。

x  
x  
x  
x

佩西：我不懂為什麼一定要去拿一件圓點單衫，我們都快

要脫掉十二點的火車了。

弗勞拉：施拉菲娜！施拉菲娜！

佩西：我們趕火車祇剩十五分鐘了，不過要是我事先不喝

一杯咖啡，我會在火車內昏暈的。

弗：車上有廚房，佩西。

佩：假使我們搭不到火車，車上有什麼都不中用。

（施拉菲娜從後面臥室走出，窒住了呼吸，穿着紫色

絲質衣。當她走過着女服的模特兒時，她又把帽子擺

下戴在自己的後腦上。）

施：手錶！手錶！我把手錶放在那裏了？（她聽到弗勞拉

的叫聲和敲門聲，於是急急奔到門口。）

佩：假使再不開門。我們撞撞看。

弗：祇要告訴我，有沒有做好？

佩：噢！是你們。不要來麻煩我，我已經遲了，我要去參

加我女兒的畢業典禮，現在我連她的畢業禮物也找不

到了。

弗：你還有許多時間哩。

施：你沒有聽到樂隊在吹奏了嗎？

弗：他們剛開始呢，現在，施拉菲娜，我的單衫在那裡？

施：單衫還沒有做哩，我在趕做十四件畢業典禮衣服！

弗：你不能隨便找藉口，說話要算數。

施：我要到學校去了！

佩：我要穿上單衫上車站！

弗：我要到紐奧林市去參加美國軍隊的大遊行。

弗：在這裡，在這裡，這裡就是！（她從縫衣機上取得單衫）開始吧，女人，把這些絲巾縫在一起！假使你不



做，我會報告商業部，把你的營業執照吊銷！  
 施（煩燥地）：什麼執照不執照？我沒有執照的！  
 佩：佩西，你聽到嗎？她沒有執照的！  
 佩：她連執照都沒有？  
 施（敏捷地走向縫衣機）：我來把它縫起來！但假使你們因此而使我趕不上我女兒的畢業典禮，我有方法使你們好受的……

佩（她飛速地工作着。一輛火車的鳴聲可以聞得。）  
 佩（粗魯地用手提袋擊着勞拉）：火車開掉了！噢，上帝，妳使我們錯過了班次！

佩：佩西，你知道還有一班十二點四十五分的！

佩：真是自私——這個原理最使我討厭！（她焦急地來回踱着。）

佩：坐下來，佩西！不要在我們到達城裡之前，先把腿累壞了。

佩：毛萊告訴我說城裡充滿着興奮熱烈。他們從旅館的窗口擲下裝滿清水的紙口袋。

佩：他們在那一家旅館窗口擲紙口袋？

佩：這個問題多笨！當然是蒙他里昂大旅館。

佩：這是一家老式旅館。  
 佩：也許是老式點，但是妳在那邊將會被那些摩登，現代的玩意兒嚇死。

佩：我聽說過，我聽說軍隊在運河大街上抓女孩子！他們把她衣服撕破後，用出着蒸汽車送她返家。

屋外叫聲（傳來調情的致意）：兵工廠裡的小姐，已有四十年沒有親過嘴了。

二女（同時；快活時）：法國人！

（他們依舊拍手大笑。軍團的人聽到了笑聲。當軍團走過時可聽到汽車喇叭。施拉菲娜自椅躍起，衝向窗口，把她們拖開，於是當她們面把百葉窗關起來。）

施（暴怒地）：我對妳們說過，賤貨，妳們不是在下等地方。現在快把單衫拿去滾吧！滾到街上去，那才是賤貨們的地方——這裡是羅沙利奧第拉玫瑰的屋子，在大理石室內還有他的骨灰，我不要——這種不三不四的人進來，講那些下流的話！

佩：誰在講下流話？

佩：真是神經病！

佩：我要你聽好！

佩：妳們，她們講下流話，一天到晚漢子，漢子，漢子！

佩：妳們想漢子想瘋了，妳們！

佩：酸葡萄！——你的煩惱就是酸葡萄！妳是妒忌得發野了

佩：她不是妒忌得厲害嗎？嘿！

佩（突然地和宗彩色彩地）：當我想男人時，我想的是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是西西里人。我們每天晚上相親相愛，我們從來不輕忽疏漏，從我們結婚那一天起，直到他在路上被殺死在他運水菓的卡車裡為止！（她抽噎了一下）。也許這就是我為什麼不會想漢子成瘋的

佩：我敢說沒有人敢對我這樣！  
 佩：你！嘿，你從來不用着別人幫忙脫去衣服的！

施（嫌不祥地）：妳們二位女士在這裡請注意妳們的談吐。這是天主教的家庭。你們坐着的房間，也正供奉着我們的聖母，和我丈夫的尊榮的骨灰！

佩（酸酸地）：好吧，請原諒我！（她惡毒地對佩西耳語着）我們的確很驚訝地高興能看到你竟穿着衣服，施拉菲娜。要是你能够穿一件尺寸合適的衣服。那末我們更會驚訝了。（大聲地對佩西），她以前的身段很美，稍稍胖點但是十分誘惑，可是在這架縫衣機前坐了三年，只穿着一件套裙，從不出門，自然會使她的屁股變大了。

佩：假使我的屁股不大，那末我坐着的時候會十分不適服的。

佩（鸚鵡在叫，施拉菲娜學着它的叫聲。）  
 佩：鸚鵡兒要吃餅干嗎？

佩：不，他不吃餅干！她在窗口做什麼？

佩：有好些軍人在公路上！

佩：是軍團裡的人嗎？不是開玩笑？

佩（她躍起和她的女友一起站在窗口，她們愚昧地大笑，把首伸出窗外。）  
 佩：他在向這邊看，說着什麼話呢！

佩（俯向窗口）：兵工廠裡的小姐，是法國人！  
 佩（大喜地叫着）：兵工廠裡的小姐，是法國人！

緣故，也不會說出像我聽到那些女人所說的話。但是我現在興趣放在我女兒的快樂之上，她今晨就要從中學畢業。現在我要遲了，樂隊已經吹奏！而且我又遺失了她的手錶！——她的畢業禮物！（她迷亂地旋轉着。）

佩：弄勞拉。我們走吧！——這倒靈的單衫。

佩：噢！不，等一下！我從不接受任何人的侮辱。

佩：走吧，到紐奧林司去吧！妳們二個想漢子成瘋的人，在妳們！到運河大街上去找男人，不要在我的家裡，在我的窗前，在我的丈夫的骨灰之前！（遠處的學校樂隊正在演奏軍歌。施拉菲娜的胸部劇烈地鼓起；她撫摸着她的心口，一時好像忘了她一定得走了。）我一點不感興趣，我對男人發胖或是禿子，都不注意，也不注意那些穿軍便服的，或是在運河大街上擲去衣服，或是在旅館窗口擲紙袋的。我對想漢子成瘋這類事毫無興趣。我祇記得我丈夫的身體，儼個年青的孩子，他的頭髮像我一般地又厚又黑，他的肌膚則像黃玫瑰瓣一般地光滑甜蜜。

佩：噢，一朵玫瑰，他嗎？

佩：是的，是的，一朵玫瑰，一朵玫瑰！

佩：是的，一朵意大利玫瑰——一個流氓！——在香港下面私運麻醉品，被人家殺死的流氓。

佩：弄勞拉，弄勞拉，我們走吧！

佩：我的家人是農夫，鄉下人，但是他——他是地主！爵

佩：我的家人是農夫，鄉下人，但是他——他是地主！爵

佩：我的家人是農夫，鄉下人，但是他——他是地主！爵

佩：我的家人是農夫，鄉下人，但是他——他是地主！爵

佩：我的家人是農夫，鄉下人，但是他——他是地主！爵



爺，我的丈夫！——晚上我坐在這裡，我回憶起來是十分滿足的，因為我有最好的，——不是第三好，也不是第二好，而是第一好，唯一好！——所以現在我住在這裡，滿足地回憶着……

佩：來吧，出來吧！到車站去！

佩：等一下吧，我要聽聽，這是不不能隨便過去的！

施：我計算着每一晚的數目，每晚我抱他在懷裡，我可以告訴你有多少。十二年裡夜夜如此。四千三百八十夜。每夜我抱他在懷裡。有時候我不睡，祇是擁他在我的懷抱中。我對此十分滿足。我爲他憂慮。是的，我的枕頭到晚上總是溼濕的——但是我滿足於回憶。假使我在想念他之後又去伐別的男人，像那些中年男子，既不年輕，又無青年的熱情，僅祇有隻大肚皮，頭髮脫落，滿身汗臭酒味——想來欺騙我，來向我調情求愛！我懂得調情求愛的那一套！那末我就會覺得自己太低賤，太沒人格，不配和我的女兒與他底純潔的骨灰罈——一朵玫瑰的灰罈——同住在一個屋頂之下。而且我對於回憶已經滿足……（她在喘息，宛如走上樓梯一般）去吧，你們去吧，到街上去讓他們把污水袋擲在頭上！——我已滿足於懷念一個男人的愛情，他是我的，——祇屬於我的。從未被別人撫摸過！沒有別人，唯有我！唯有是我！（她喘息地走出門廊。陽光射在她的身上。這好像使她驚訝。她發覺她自己在抽噎。她在手提包內找手帕。）

施（十分軟弱地）：說話……（她走進裡面；這個字眼好像給她添了一分力量。）

佩（神經質地）：勇勞拉，我們走吧，我們走吧！

施（發出令人可怕的聲音）：說話！說——話！

佩（害怕震驚地）：快讓我們離開這裡，勇勞拉！

佩：讓她把頭哭掉，我都不關心。

佩（施拉菲挪墨住一把扇子。）

佩：她要怎麼樣？

佩：我不管她要怎麼樣。

佩：我對這些意大利人有點害怕。

佩：我會打你。

佩：她最好不來打我！

（但這二個丑旦都在向門口撤退。施拉菲挪墨突然拿着掃帚來趕他們。她以蒂納擊勇勞拉的臀部 and 肩頭。佩西逃到窗外。但勇勞拉被追到屋角，一張桌子絆倒了。佩西在外邊，大聲呼聲，尖叫：「殺人啦！殺人啦！」學校的樂隊正在演奏永恆的星條旗。勇勞拉拚命地從掃帚攻擊下逃出屋外。她也同樣引吭呼救。施拉菲挪墨跟着追出屋來。她在中午耀目的空氣中揮舞着掃帚。這二個婦人尖叫着逃跑。）

佩（回頭叫聲）：我要把你拘禁起來！警察，警察，我要

勇（走到門閉之處）：從未被他人撫摸過？

施（熱切而驕傲）：沒有別人，祇有我！

佩：我知道有人會把一樁故事公開！而且離開這裡也不遠。不會比方頂屋更遠的，在伊司帕萊茅！

佩：伊絲丹荷漢加頓！

佩：伊絲丹荷漢加頓！——那個自德薩斯州來的方鏗礦女經紀人！

佩：穿上你的罩衫，我們走吧！

佩：每個人都知道了，除去施拉菲挪，我只是報導事實，那是審訊時傳出來的。正當她躺在床上，緊閉二眼，被單蓋住了頭部，像一類離駝鳥！把這倒靈玩意跟我結上！這是一件浪漫史，不是一夜分手的事，而是一樁長久之計，繼續有一年多了。

（施拉菲挪站在門廊邊，背後的門打開着。她全身被陽光籠罩着。她看來像被這些話打擊得失去了知覺。她緩緩地轉身。我們看到她衣服背後沒有結好，那件粉紅色套裙露出在外。她一手摸索着，找到門廊的柱子，當那些可怕的字句深深地在鞭撻她時，她的手指抓緊着柱子。學校的樂隊繼續地奏着殘忍的旋律。

佩：不要去對她說，無知就是少煩惱。

佩：他的胸口刺着一朵玫瑰，這種神氣活現的樣子，伊絲丹對他一往情深，因此竟也上屋蓋着去刺上一朵。施拉菲挪走上門廊，於是勇勞拉轉向她，邪惡地。）是呀

把你拘禁起來！

施：拘禁我，拘禁我！她這下流坯，她這惡魔，她這說謊者，說謊者！

（她回進屋內，倚着工作檯休息片刻，沉重地喘息着。於是她急促地轉身門前，把門碰上，鎖起。於是她又奔到窗口把百葉扇合攏扣住。屋內呈現一片昏暗，除了聖母瑪利亞像前的一盞紅玻璃碗內發出的不熄之光外，還有幾許穿過百葉窗木條板的微弱光線。）

施（處於瘋狂的狀態）：要拘！拘禁我——下流坯——卑鄙——淫婦——說謊者！（她無助地移動着她的粗大而被打擊的身體，不知要做什麼。喘息着呼吸，她不斷地說着「說謊」這個字眼，單調而無助地擺蕩着。

這對她是很需要的，生命攸關地需要着，相信那婦人的故事完全是惡毒性的編造。但是那些字眼却深深地印入她的意識之中，她大聲地喘着，瘋狂地在那間狹小的客室內擺動着兜圈子。）女人——伊絲丹——（樂隊的聲音又傳來，樂隊，樂隊已經——開始了——就要錯過畢業典禮，噢！（她向着聖母瑪利亞後退。）伊絲丹，伊絲丹荷漢加頓？——「爲我所愛的人做一件襯衣！這個男人——野得像個吉卜賽人。」

「噢，噢，聖母——這玫瑰紅色的——絲料。（她開始向餐室走去，於是驚慌地退了出來。）不，不，不，不，不！我不相信！不是這個姓名。我不記得名字了！樂隊聲漸漸響。）學校——畢業——典禮——遲了



## （燈光漸暗）

## 第六景

！我要——遲了——噢，聖母給我一個啓示！（她把頭伸向聖母像，姿態害怕地聽着。）那末，那末是誰，聖母？噢，聖母！給我一個啓示！

二小時之後，屋內完全黑暗，除了聖母像前有一點不熄之光，由於百葉窗敲扇，室內漆黑，使我們無從得知施拉菲娜在內，我們所能見的是紅玻璃碗中燭光搖曳，照耀着聖母的那件藍色綴有星星的長袍。隔不久，我們聽到施拉菲娜的聲音，十分柔弱，像一個垂死的人所發出的衰弱無氣息的聲調。

施（十分柔弱地）噢，聖母給我一個啓示……

（屋外傳來歡樂的笑聲。羅莎和傑克出現，佩着玫瑰和禮物。他們在對另一輛汽車內的人叫着回答。）

傑克：我們上那兒野餐去？

女孩聲（自公路那邊傳來）：我們有三條遊艇到鑽石礁去男人聲：半小時後在市立碼頭。

羅莎：到這裡來接我們一下。（她奔上步級）噢，門鎖起來了！媽媽出去了！有一枚鑰匙在鳥盆裡。

（傑克把門打開，客室光線在他們進來時顯得朦朧。）傑克：這裡好暗。

羅：是的，媽媽出去了！

傑：你怎麼知道她出去了？

羅：門鎖了，百葉窗也關起來了！把那些玫瑰花放下。

傑：放在那兒

羅：隨便那裡，隨便那裡！——這裡來！（他害羞地走近她）我要愛你一個簡單的意大利字。這字是「白喜奧」。

傑：這字當怎麼譯？

羅：這樣，這樣和這樣！（她如兩點敲着他，直到他把她的臉用全力地推開。）只要想一想。一星期前，星期五——我還不知道有男孩子的存在！——你在跳舞之前，不知道不知道女孩子存在嗎？

傑：是的，我知道她們存在於……

羅（抱住着他）：你記得嗎，那天跳舞時你對我說什麼？

傑：「親愛的，你抱得太攏哩？」

羅：這是一因為健身房太熱——場子又擠。

傑：當我的女友教我如何跳舞時，我問她：「我怎麼知道男孩子要向他那一方向移動步法呢？」她說：「你的身體會感覺到他將向那一方向移動的！」我說：「你如何能使你的身體感覺得到呢？」於是她說：「擁得緊一點！」——這就是我擁得緊的道理！我沒有察覺到我——嗨，嗨！現在你臉紅了！不要走呀！——於是

羅：是了，媽媽在那邊！

傑：好吧，我——還是走吧——在外面——等一回——

羅：你在這裡等——媽媽？——傑克和我在這裡。——

傑：你有沒有穿整齊衣服？——沒有回答。——這裡為什麼如此暗呢？——傑克。把百葉窗打開！——我要把你介紹給我的母親……

羅：我還是走好……

傑：不，把百葉窗打開！

（百葉窗被打開，羅莎將二室之間的帷幕拉開。日光瀉入室內。施拉菲娜顯露。她癱瘓於餐室的工作檯前的椅子上，靠近着勝家縫衣機。她怪異地被一群無言模特兒所包圍，好似她正在與他們舉行一個靜默的會議。她的顯現，穿着不整潔的便衣，滑稽和驚訝兼而有之。）

羅（大為困惑地）：媽媽，媽媽，你說你已經穿着整齊了！傑克，等一下子！怎麼回事，媽媽？

（傑克在客室候着。羅莎拉攏帷幕，擡起一件長袍圍給施拉菲娜。她把施拉菲娜的頭髮從她的汗晶晶的臉上，撥向腦後，然後用手帕擦着，再換上一層粉。施拉菲娜聽順着化粧，茫然地注視着。）

羅（直立着）：起來，起來，起來！

（施拉菲娜稍稍從椅內坐直，但她的目光仍癡呆地直注着。羅莎回到客室，再度把帷幕拉開。）

羅：來吧，傑克，媽媽已準備好見你了！

隔不了一回你對我說：「奇，你真美麗！」我說，「對不起，」於是我溜到女廁所去了。你知道為什麼嗎？我到鏡子前去看看自己！於是我看到了我的確很美！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覺得我真美！當你對我說這句話後，你使得我真美麗了！

傑（謙遜地）：你是美麗，羅莎！太美了，我！

羅：你也變了。你不大笑，也不找樂子。你為什麼變得如此老成持重呢，傑克？

傑：好吧，親愛的，你是一種……

羅：我是一種什麼？

傑（找適宜的字彙）：野！（她大笑。他捉住她束緊的腰。）我不知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的。

羅：噢，那，無所謂！我會把手帕拿掉，你可以忘記它。

傑：你怎麼可以對我這樣呢？我是——無所謂的！

羅：任何人都無所謂直等你愛他們！

傑：把手帕給我，我可以拿給同船的人看，我要說：「這上面的血是一位美麗的小姐，爲了愛我而割斷她的手腕。」

羅：不要自鳴得意。這全是紅墨水呀！

施（在黑暗的房间內接嘴，劇烈地）：安靜點！癡子！

（羅莎和傑克倉惶地分開。）

傑（害怕地）：我知道有人在這裡！

羅（甜蜜而細心地）：媽媽？你在那邊嗎，媽媽？

施：不，不，我沒有在，我是死了，埋葬了。



（當傑克緊張地從客室走前時，蘿莎熱切得抖顫着。但當他走入之前，施拉非娜又癱瘓在椅內，低沉地呻吟着。）

蘿（劇烈地）：媽媽，媽媽，起來，媽媽！（施拉非娜坐直了一半。）她昨晚沒有睡好。媽媽，這是傑克享脫！

傑：第拉玫瑰太太。遇到你真是愉快。

（停頓一下。施拉非娜冷淡地望着這男孩。）

蘿：媽媽，媽媽，說幾句呀！

傑：也許妳媽媽要我……（他做了一個拙劣的手勢，走向門口。）

蘿：不，不，媽媽只是太疲倦了。媽媽替人做衣服；畢業典禮的衣服都是她做的！有多少，媽媽你一共做了多少件畢業服？

施（魯鈍地）：過去了，沒什麼……

傑：我願期望能在畢業典禮時見到妳的，第拉玫瑰太太

蘿：我想媽媽是太累得不願出去了。

施：蘿莎，把前門關上，關上鎖起來。有一個警察……

（停頓片刻）什麼？——什麼？

傑：我的妹妹畢業了。我母親在那邊，我的姑母也在那邊——還有一大群的表兄弟——我原希望你能——和他們在一起……

蘿：傑克爲你帶來了鮮花。

噢，媽媽！（她在她前額作了幾下急速的吻。傑克回轉來，帶了二本大書，用白緞帶束着。）

傑：在這裡了。

蘿：看，媽媽，我得的獎品。

施（木然）：什麼？

蘿：是智識文摘！

傑：這本書包羅萬象，從A到Z都全了！我的妹妹妒忌極啦，她只拿到一張文憑。

施（有點警惕）：文憑？在那裡？你沒有拿到嗎？

蘿：有，有，媽媽！看呀！看這個，看這個！（她舉着緞帶束起的文憑。）

施：好吧——把它收在你父親放衣服的抽屜內。

傑：第拉玫瑰太太，妳應該爲妳的女兒十分驕傲。她站在大紫面前背誦一首詩。

蘿：是的，我做了，噢，真是緊張死了！

傑：而且第拉玫瑰太太，妳的女兒，蘿莎，當她走上台去時是多麼的美麗，台下的人都「啊——啊——」驚嘆着，妳懂得我的意思嗎？他們都「啊——啊——」像一

像——吹過了一陣風！因爲妳的女兒，蘿莎——太可愛了！（他蹲屈着靠近施拉非娜身邊，把這番說明在她面前表演。現在他把手子挺直，對蘿莎傲然而笑）

這世界上最漂亮的小姐的母親，該有何感想呢？

（突然放聲大笑，真正開心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她把頭笑得往後直仰。）

傑：我希望你和我一般地偏愛着玫瑰花。（他遞給她一束。她心不在焉地收下。）

蘿：媽媽，說幾句，簡單地說一句「謝謝」。

施：謝謝。

傑：傑克，告訴媽媽關於畢業典禮的事，描述給她聽。

蘿：告訴她那些男孩子穿些什麼！

傑：他們穿——穿些什麼？

蘿：噢，你知道他們穿什麼的，他們穿藍色的上裝，白長褲，每人一朵康乃馨！還有三對跳着一支老式舞，密紐哀特，母親，孟特爾遜的春之歌！不是很可愛嗎，傑克？但是有一個女孩子滑了一交；她穿不慣長衣服！

她滑了一下，跌成仰面朝天——哈，哈！不是很有趣嗎，傑克，不是嗎，不是嗎，傑克？

傑（擔憂地）：我想你媽媽……

蘿：噢，我的獎品，我忘記了我的獎品。

傑：在那裡啦？

蘿：你把它們放在縫衣鋪的招牌下面了，當你找輪匙時。

傑：呀，抱歉，我去拿。（他走出客室。蘿莎跑到她母親前，跪在她的椅邊。）

蘿（焦急地低語着）：媽媽，發生了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呀？你不能告訴我嗎，媽媽？是否因爲今晨的緣故？看。我已把綳帶鬆掉，這只是一條抓痕！所以，媽媽，不要去想它！只當它是惡夢，再也不會發生了！

施（警覺地）：嘿！

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她無法控制。她的喜極而狂的大笑。她用手合住嘴吧，但笑聲還是湧湧而出。）

施（突然光火起來）：瘋了，瘋了，瘋了！沒完的！够了，走開！（蘿莎在旋轉，以掩護她的因歡欣而生的激動。對着傑克，）把獎品書本放在客室裡，把門關起來，有警察要來這裡——因爲有點麻煩……（傑克取過書本。）

蘿：媽媽從未見妳像這樣的！傑克會如何想法，媽媽？傑克如何想法，于我何事？——你這又野又瘋的東西——你——有你父親的一對眼睛……

傑（回來）：是的，夫人，第拉玫瑰太太，你的確有權爲

你的女兒驕傲。

施（停頓片刻）：我是——想念她的——父親——而感驕傲——他是一個男爵……（蘿莎握住傑克手臂。）而

你是誰？你是什麼？——請問？

蘿：媽媽，我剛介紹過他；他的名字是傑克亨脫。

施：傑克？（譯者按：原文亨脫 Hauer 可作獵者解。）

傑：是的，夫人，亨脫，傑克亨脫。

施：你獵取些什麼東西？——傑克？

蘿：媽媽！

施：他們這幫人獵取些什麼？過得很好吧。魔鬼會關心誰付代價嗎？我討厭男人，我幾乎討厭男人像討厭我是



一個女人一說。——羅莎，出去，我要和這個孩子講話！

羅：我帶傑克來這裡，並不是要他來受侮辱的！

傑：出去吧，親愛的，讓你媽媽和我談話。我想你的媽媽只是有一點錯誤的印象……

施：是的，我得到一個印象！

羅：我要去穿衣服！噢，媽媽不要殺我的風景——這是我一生中最快的樂的一天！（她走入屋後。）

傑（做了一個難看的姿勢後）：第李玫瑰太太……

施（校正他的姿勢）：第拉玫瑰！

傑：第拉玫瑰太太。我對這些多很感抱歉。請信任我。第拉玫瑰太太在夢腦海中的最近一件事。是我被家庭生

活所引誘了。當我在海上過了三個月生活之後返家，我在紐奧林司上岸，來這裡探視我的家庭。我的妹妹

要去參加學校舞會。她帶了我一同去，在那邊我遇到了令愛。

施：你怎樣呢？

傑：在學校舞會裡嗎？我們跳舞！我妹妹告訴我，羅莎有一個十分嚴厲的母親，她不允許她和男朋友約會的，

所以我在舞會結束時，我道：「我很遺憾，你是不允許一塊兒出去的。」於是她道：「噢！你那裡聽來的，我會不去！」所以我想我妹妹一定是錯了，於是我的

約她第二天晚上出來，

施：第二天晚上你們幹什麼了？

傑：我第一次什麼？

施：我第一大真正地想……

傑：想做什麼？

施：想談戀愛。

傑：你？一個水手？

施（深深地嘆口氣）：是的，夫人。我曾經有過機會！——但是我——老是想對母親——我總是問我自己，她會不會——認為——這個或是那個人是——貞潔的！

施：但是對我的女兒——我的羅莎——你母親告訴你可以

？——行得，兒子！

傑：第拉玫瑰太太！（因感地）第拉玫瑰太太，我……

施：上星期前，我還要在她的手上擊着蚊子。她騎腳踏車

上學。現在忽然間——我屋子來了鬼怪。她說她在戀愛了。而你？你說過你在戀愛嗎？

傑（莊重地）：是的，夫人。我是的，我在戀愛！——十分……

施：小孩子，好吧，小孩子！

羅（羅莎走出，穿上野餐衣服。）

施：我已準備好去鑽石礁了。

羅：走到門廊上去，鑽石礁！

施：帶着羅莎的傘敬：是的，媽媽！

傑：我？是的，夫人，天主教徒。

施：我看你不像天主教徒！

傑：第二天晚上我們去看電影。

施：那末在晚上——你們做些什麼？

傑：在電影院裡嗎？我們吃了一大包焙玉米，看着電影，

施：她在午夜回家時對我說，她是和一個女友在一起溫習

「公民學」。

傑：這是她對你說的話，不是我的錯！

施：那晚之後呢？

傑：上星期二嗎？我們去溜冰了！

施：以後呢？

傑：溜冰之後嗎？我們到雜貨舖去吃蘇打冰淇淋！

施：只有你們兩個？

傑：在雜貨舖嗎？不，人很多。溜冰場裡也擠滿了溜冰的

人！

施：你意思說你沒有和羅莎單獨在一起過？

傑：單獨或不是單獨，這問題是什麼意思？我不懂。

施：我們是西西里人。我們不讓女孩子和男孩在一起，假

使他們尚未訂婚。

傑：第拉玫瑰太太，這裡是在美國。

施：但我們是西西里人。我們不是冷血動物。——我的女兒

是處女！她是——或她曾經是——這點我要弄清楚！

傑：第拉玫瑰太太，我也要對妳聲明，你也許不相信，這

真是難以啓口。但是我——也是——處男呀……

施：什麼？不，我不相信。

傑：好吧，無論如何，這是真的。這是我第一次——

羅（從門口叫着）：噢，上帝，媽媽，天主教徒要長得怎

麼樣？他們和別人有什麼分別？

施：不要進來，除非我叫你！（羅莎走過鳥盆祈禱。施拉

菲娜轉向傑克。）轉過來，你願意嗎？

傑：做什麼，夫人？

施：我說轉過來（傑克難看地轉了一圈。）為什麼他們要

把海軍的褲子做得這樣緊？

羅（在園中聽着）：噢。我的上帝……

傑（臉紅耳赤）：這個問題你可以去問海軍當局，第拉玫

瑰太太。

施：那末那付金耳環呢，這金耳環作什麼用的？

羅（在門外大喊）：爲了通過天球赤道，媽媽。他已經過

了三次。他是加入赤道節組織的，所以要戴金耳環！

他是一個好手。

施（施拉菲娜自椅躍起，穿過房間把門廊的門閉上，羅

莎失望地沿着屋子奔着，累極而閉目，靠着棕櫚樹的

樹幹。史菊恰爬入園內偷聽。）

施：你看，我屋裡不是來了鬼怪！

傑：第拉玫瑰太太，我想西西里人都是很容易動感情的：

施：我不要有人在這上面找便宜！

傑：你弄錯我的意思了，第拉玫瑰太太。

施：我知道男人要的是什麼——決不是找女友吃焙玉米和

溜冰！所有的男人都一樣，祇有年輕之分。——這裡

來！這裡來！



（蘿莎聽到她母親的一番衝動的話後，從棕櫚樹邊奔到後門，用双拳敲着門板。）  
蘿：媽媽！媽媽！讓我進門，傑克！  
施：第拉玫瑰太太，你女兒在叫妳。  
傑：讓她叫去！——這裡來。（她走到聖母的神龕前，）這裡來！

（後門既不得入，蘿莎奔到屋前，隔了幾分鐘，她推開了牆上的一扇百葉窗，於是將身子爬進一半。傑克疑懼地走向施拉菲娜，在神龕之前。）  
施：你說你是天主的使徒不是嗎！  
傑：是的，夫人。

施：那末跪在我們的聖母像前！  
傑：你——你說什麼？  
施：我說要你跪在我們的聖母像前！  
（蘿莎在窗內失望地呻吟着。傑克難堪地跪在跪台上。）

蘿：媽媽，媽媽，現在爲什麼！  
（施拉菲娜奔到窗口，把蘿莎推出，然後將百葉窗推上。）

施（回到傑克處）：現在跟着我的話說！  
傑：是的，夫人。  
（蘿莎又把百葉窗推開。）

施：我在聖母之前允諾，我願尊重這位天真無邪的女兒！  
……

拾 總

母親的視線之外，她多情地緊壓着他的手，首先把它按在頸根上親着，於是她的嘴唇，最後到了她的胸脯。當施拉菲娜拿了酒杯回來時，傑克急促地抽回他的手。公路上傳來了呼聲。  
屋外呼聲：蘿！莎！——蘿！莎！——蘿！莎！  
（一輛汽車在歡喇吧。）

施：我，我忘了畢業禮物。  
（她在抽屜前蹲下，自抽屜底部取出一包禮物，將包紙打開，汽車喇叭在響，人聲在喊。）

蘿：他們在叫我們！來吧！傑克！（她如飛一般出門，返身向她母親叫着，）再會，媽媽！  
（隨着蘿莎）：再會，第拉玫瑰太太！

傑（含糊地）：這是一隻保路伐手錶，裡面有十七顆鑽石……（她發現只剩她孤單一人了。）蘿莎！（她走出門去，手中仍握着禮物。外面汽車馬達在怒吼，當汽車開走時，人聲鼎沸。施拉菲娜在外踉蹌，她一手遮住眼睛，另一手揮舞着禮物。）蘿莎，蘿莎，你的禮物！禮物，禮物——值錢的！

（但汽車已經發動，祇聽到一片嘈雜的道別聲。施拉菲娜在眩目的日光之下變得曖昧地，她摸索着門。隣居發出嘲笑的聲音。施拉菲娜心不在焉地打開盒子，取出小金手錶。她把它絞上發條，於是放在耳際傾聽。她搖晃一下，再放在耳畔細聽。於是她持得遠遠地，露出兇惡的眼光看着。）

玫瑰紋身

蘿（怒聲地）：媽！媽！……  
施：回到窗外去！好吧？你跟誰說吧？  
傑：是的，夫人，怎麼說法，再說一遍好嗎？  
施：我在聖母之前允諾……  
傑：我在聖母之前允諾……  
施：我希望獲得拯救，被聖潔的基督之血……  
傑：我希望獲得拯救……  
施：聖潔的……  
傑：基督的血……

施：所以我願尊重天真無邪的——蘿莎——  
施：劃十字！（他劃了十字）現在站起來，起來，起來！  
我現在已經滿足了……

（蘿莎自窗口跳進，奔向施拉菲娜，双臂伸開，發出狂野的歡呼聲。）  
施：讓我走，讓我呼吸！（外面更刺刺地嘲弄着。）  
蘿：噢，可愛的媽媽，不要呼吸了！噢，傑克！親媽媽一個！親媽媽一個！媽媽，請你吻傑克！

施：親吻？我？不，不，不！——吻我的手！……  
（她把手舉起，含羞地，傑克大聲癡味地吻了一下。蘿莎抓起酒杯來。）  
蘿：媽媽，拿幾個酒杯兒來！  
（施拉菲娜去取酒杯，於是蘿莎突然轉向傑克。在她

施：滴答，滴答，滴答！（她走到聖母瑪利聖像前，面對着。）告訴我，聖母，給我一個啓示！  
（光燈漸暗）

施：滴答，滴答，滴答！（她走到聖母瑪利聖像前，面對着。）告訴我，聖母，給我一個啓示！  
（光燈漸暗）

第一幕

這是同一天的二小時之後。  
施拉菲娜走出門廊，赤足，穿一件絲質套裙。她的眼下顯着大片的黑眼圈，她的臉部和頸根冒着汗珠。在那套裙上呈現着大片的酒漬。她很難站定，但也同樣很難坐定。她的咽喉裡繼續不斷地在呻吟着。

一陣熱風使甘蔗發出嘎嘎之聲。薇薇，這小女孩，她走上門廊，對施拉菲娜凝視着，就像看籠內的一頭奇怪猛獸。薇薇正在嚼一根甘草棍，弄得滿嘴滿手都是。她站着手咀嚼。施拉菲娜規避着她的視線。她疲倦地拖着把破舊損壞的灰色柳條椅到廊下，在屋子的前面，於是沉重地坐落下去。歪歪地坐在一條斷腿之上。

薇薇潛行到她身邊，施拉菲娜突然轉身向她怒視。孩子吃吃地笑着向門廊處逃去。

施（背靠着椅子）：噢，聖母，聖母，聖母，給我一個啓示……（她仰首注視日光眩目的天空。）

施（背靠着椅子）：噢，聖母，聖母，聖母，給我一個啓示……（她仰首注視日光眩目的天空。）

施（背靠着椅子）：噢，聖母，聖母，聖母，給我一個啓示……（她仰首注視日光眩目的天空。）



(第李奧神父走近屋子。施拉菲娜在椅中跨下身來躲避他的注意。他叩着門。沒有回答，他對園內探望，看到了她，於是走近椅子。他靠得近地以文雅而嚴格的聲音來開導她。)

神父：好嗎？施拉菲娜，

施(昏糊地，還帶有一點裝假)：好……

神父：你這樣子坐在外面，真使我覺得奇怪。你穿的是什麼衣服呀？——我想這只是件內衣！——一個肩膀還溜了下來。還有你的頭，施拉菲娜，好像你塗抹上了一些子的油。噢，現在我懂了，怪道隣居的太太連午膳都免掉了！他們發現坐在門廊裡欣賞你這付神氣，要有趣得多啦！——你在聽我說話嗎？——我一定得告訴你，自從羅沙利奧死後，你的品性和外貌的改變，令人吃驚——令人吃驚！婦女的哀悼果然可以使人崇敬，但是太過份了就成了恣意任性，噢，我早就知道這些事會發生的，當你破壞教堂規矩把你丈夫火葬後！(施拉菲娜自椅中默然站起，拖曳着身子走向門廊。第李奧神父追隨着。——)你在家裡陳設小偶像神龕，而去向一個骨灰鉢頂禮崇拜。(她在步級上頹然坐下)——你在聽我說嗎？

(二個婦人自堤防上出現，正向屋子走下。施拉菲娜沉重地站起身體，面迎着她們，好似一頭受到騷擾的野牛面迎着另一次攻擊。)

施：你們這些太太們，你們要什麼？我不再縫製衣服了！

着紙膏，於是，好像這個動作有某種驚人的含義似的，她發出低聲的驚呼，蹣跚地走到門廊去。她俯倚着柱子，用手急促而重複地撥弄頭髮，第李奧神父再度走近她，有點膽怯。)

神父：施拉菲娜？

施：什，什麼事呀？

神父：我口渴了，你能到屋子弄點水給我喝嗎？

施：進去，你自己倒。水龍頭沒有壞——我不能進屋子。

神父：你為什麼不能進屋子？

施：屋子有馬口鐵的頂蓋着，我要呼吸。

神父：你可以在屋裡呼吸。

施：不，我無法在屋裡呼吸。屋子有馬口鐵的頂，而我——

(史菊格自甘蔗叢中爬下來，假裝在找一隻小雞。)

史菊格：小雞，小雞，小雞，小雞。(她蹣跚着眼睛看屋裡。)

施：這是什麼？這是……？是了，這是史菊格！(她檢起一個花瓶，裡面盛着一束枯凋的花枝，於是走到園子裡。)

史菊格！史菊格！(史菊格拾頭觀看，退後幾步。)

是的，你，我指你！你不是在找小雞！滾出我的園子外去！(史菊格後退，惡毒地咒語着，避入甘蔗叢後。施拉菲娜以手指圍成牛角作防禦狀。山羊在呷叫。)

神父：你沒有朋友。施拉菲娜。

施：我不要朋友。

聽着，我什麼都不做了。(她把縫衣鋪的招牌扯下，覺得老遠。)

現在在你們另外去找別的，太太們，到別家去！不要在我房子前躊躇着不走！

神父：這些太太們很友善。

施：不，她們來不會友善的。她們認為她們知道某些事情是瞞着施拉菲娜的；他們認為我頭上長着這些！(她用手指圈成喇叭式的，放在她的前額。)

好極，我不要她們！(她緩步地走向屋前。神父隨在後面。)

神父：你今天早晨找我，說着某一件事心裡很難過。

施：我是今天早晨找我，但現在是中午了。

神父：我在為市長的孫子行洗禮。

施：市長是要人，施拉菲娜不是！

神父：你不是來自訴。

施(回首向門廊處凝視)：不，我不來，我不去，我——

噢！她舉起一足，用獨足跳躍。)

神父：你珠上什麼了嗎？

施(在步級上跌下)：不，不，不，不，我沒有珠上什麼——沒有……

神父：到屋裡來。讓我們先來消毒。(她站起一拐拐地走進屋裡。)

施：沒有什麼。

(在堤防的頂上，有一個男孩持着一個紅色的紙膏，在奔跑，並在空中穩定地舞動着一種手勢，好像在對遠距離打信號。施拉菲娜用一片棕櫚葉遮着眼睛，注視

神父：你仍是一個年輕的婦人。還可以再——戀愛——生育！我記得你有一次在復活節的集會裡穿了一件一色藍的綢衣，是的，就像貴婦們穿的——時裝！噢，你那時多麼驕傲，太驕傲了！——而現在你却赤腳躑躅着生活得像個囚犯，穿着破爛得像個囚犯。你沒有伴侶；你不和別的婦女混在一起。你……

施：不，我不和別的婦女混在一起。(望着堤防上的婦人。)

我寧可和屋子裡的人體模型混在一起，因為它們不說話！——她們是怎樣一類的婦人？(激動地舉做着)——噢，爸爸，噢，寶貝，噢，我，我，我！三十歲就不再結婚的臥床，不。那床搬到了地下室！他們從西爾斯勞勃克買到一張小床，就躺在那上面！

神父：注意點！

施：她們使生命毫無光輝。他們沒有心肝，屋裡祇有冷凍霜。男人們，不常在屋裡與這些婦人在一起；她們也不覺得沒有光彩，他們到酒吧去，打架，喝酒，發胖，對女人發脾氣。因為她們沒有給他們愛情的光輝。——我做到了，我給他以光輝。在我說，這大床美麗得儼宗教。現在我睡在上面做夢，那些往日的記憶！但這對我仍是美麗的，而且我不相信我心中的男人會使我生角！(婦人們在耳語。)

她們在說什麼，什麼？是否每個人都知道我所不清楚的事嗎？——不，我所要的是個啓示，我們聖母的一個啓示，來告訴我



說話祇是謊話而已！於是我……（堤防上的婦人在大笑，施拉菲娜向她們兇惡地走去。她們都害怕地分散了。）嘖，嘖，噎，噎！一批牝雞——像澆過水似的！（一陣嘲笑聲。）

神父：人們都在門廳處笑呢。

施：我也在笑呀！聽我說。我正笑着呢！（她爆發出洪量的笑聲，假裝的笑。首先站在門廊中，於是在堤防的脚下，於是在屋前走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現在任何人都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神父：現在靜點！——爲你的女兒想想。

施：（懂得女兒一字之解纏）：你，你想我的女兒！今天你在學校裡分發文憑。今天你在中學裡發獎金，文憑！你給我女兒一套書，叫什麼撈什子的智識文摘！她懂些什麼？竟已如此地低賤？——噢，是了，這是她所學到的，如此低賤，和欺詐！——你知道他們現在中學裡如何地做法？他們在那邊把女孩搞壞了！他們舉行迎春舞，因爲女孩都是漢子瘋。在那邊的舞會裡，我的女兒和一個耳朵上帶着金耳環的水手混在一起了！他的褲子窄得使女人們都不敢看！這個早晨，這個早晨她用小刀割斷她的手腕，假使我不放她出來——現在她們這些人都到一個什麼島上去了，她們稱之謂夜宴，她們所有的人，乘一條船去的！

神父：這是學校發起的夜宴，由教師陪着的。

施：噢，算了，算了！這個漢子瘋的老處女教員！——她

們在島上都是傳來的！

神父：施拉菲娜第拉玫瑰！（他檢起椅子靠背，把它拖到門廊內，當她又想坐下去時，）——我要妳回屋裡去

施：進屋裡去？我願意，我願意進去，如果你肯回答我一個問題。——你肯回答一個問題嗎？

神父：我願意，如果我知道答案。

施：噢，你知道答案的！——你一定聽過我丈夫的自訴

。（她轉過臉來，對着神父。）

神父：是的，我聽過他的自訴……

施（頗難啓口地）：他有沒有對你說起過一個婦人？（一個孩子哭泣地穿過屋前。第李與神父檢起他在屋裡的巴拿馬帽。施拉菲娜緩步走到他前面。他想離開屋子，）

施（追隨在他後面）：等等！等等！

神父（害怕地，不敢正視着她）：是那一位？

施：回答我！（她撞着她的胸膛。）他對你說過一個女人嗎？

神父：你問這問題比我知道得多。我不能破壞教堂的規則

。自訴的秘密我是不敢賣賣的。（他走開去了。）

施（追隨不捨，拉住他的手臂）：我要知道。你可以告訴我。

神父：讓我走，施拉菲娜！

施：除非你告訴我。神父，神父。你告訴我，請你告訴我

！否則我會發瘋的！（狂妄地低語着）我會回到家去，把骨灰攪得粉碎——假使你不告訴我！我心中有懷疑，我會發瘋的，我將打破磁子，撒散我丈夫身體的——骨灰！

神父：我能告訴你一些什麼呢？假使你不願相信關於他的

已知事實……

施：已知事實，誰知道已知事實？

（隣居聽到了他們的對語。開始圍觀，對施拉菲娜缺乏尊敬的态度，都嘩嘩地私語着。）

神父（害怕地）：走開，走開！——噢，施拉菲娜，我是太老了，不能——請你！——任何人都……

施（猛烈地發出嘶嘶的低語聲）：世界上沒有別人除了我

，知道我的玫瑰，而現在因爲他已死了，他們就可以亂說了。他們要我把大理石砸打破；他們要我把它擊

成粉碎。他們要想把玫瑰灰塵飛散，因爲我已得到許多愛情的光輝。他們的心中那有愛情的光輝。他們只是——像老鼠的啞咬叫！——知道事實。——誰知道

這已知事實？你——教長——穿着一身黑，因爲由於

事實上，沒有人知道事實！

神父：噢，施拉菲娜，那邊有許多人在看你呀！

施：讓他們去看什麼好了。這次他們將看到一點不同的情形。——我要像今天這樣痛快地發洩，已經想了很久

，現在我……

神父：我是一個老頭兒了；我已不健康。我有六十七歲

哩！難道一定要我叫救命嗎，現在？

施：是的，叫！叫救命，但我決不让你走，除非你告訴我

！

神父：你不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女人。

施：不，你不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女人。我是一個女人。

神父：不，你不是女人。你是一頭野獸！

施：對了，對了，野獸！一頭野獸！野獸！告訴他們，對

所有的人喊着吧，在這個區域裡去傳遍吧！寡婦第拉

玫瑰是不值得尊敬的，她甚至不是一個女人，她是一

頭野獸！她在攻擊教士！她將撕掉他的黑長袍，除非

他告訴她，這城裡的娼妓在對她說謊！

（隣居婦人在他們爭吵進行時，逐漸走近，現在她們

過來救第李與神父，幫助他逃脫施拉菲娜之手掌，施

正在他的身上攻擊。他叫出聲來，「警官！警官！」

但婦人們把施拉住，引他走開，並頗爲滿足地喃喃着

。）

施（將雙腕併起）：是的，是我，是我！把我鎖起來，把

我鎖起來，把我鎖起來！否則我要——粉碎！——這大

理石……（她把頭朝後仰着，用拳壓着眼睛。於是她

發瘋地奔向步級，跌倒在地上。）

亞生太：施拉菲娜！孩子！孩子！回到屋裡去！

施：走遠點，老太婆。

（她緩緩地走回門廊，沉坐在步級上，像一個疲倦的

男人，她的雙膝分得很開，她的頭埋在她的二手之中



孩子們偷偷自屋後走來。一個小男孩用豆子彈弓打了她一下。她發出一聲大叫，孩子們都害怕得尖叫。她沉坐在步級上，漸漸向後仰着，凝視着天邊，她的身體在搖晃。）

施：噢，聖母，聖母，給我一個啓示吧！

（好似嘲弄地回答她的要求，一個新貨推銷員出場，走近門廊。他是一個胖子，穿着一套西合色革的衣褲，頭戴草帽，上面束着一根黃，紅，紫三色的帶子。他的臉像甜菜根似的紅，大量的汗，使他背下的衣服濕了一大片。他的襯衫有香水味，他的領帶，淺藍色的底，加上黃色的大圓點，是一個蝴蝶結。他的出場，伴奏着單調，而有嘲弄意味的音樂。）

推銷員：平安。太太。（她慢慢地仰視着。推銷員說得十分甜蜜可親，好像在朗誦一首詩句。）我帶來了一點新貨，我祇給幾個有好運的人看，價格是我們所謂廣告性質的價格。懂我的意思嗎？不是普通價格，而是比出廠成本更低的價格，這種價格，我們完全是爲了在墨西哥海灣地區推薦我們的出品，而特別犧牲的。太太，這件東西我正要放在妳膝上的，比電視還要偉大；它將要在美國家庭中引起革命性的改良。——現在我不要挨戶地去兜攬了，我直接銷給商人們，但當我在這裡爲我的汽車加油而停留時，我看到你在台階上呼吸新鮮空氣，於是我想我正好下車來……

（一輛大卡車在公路旁發出停車的響聲，並可聽到一

（他旋過身體，伺機地對着阿伐羅。）什麼事？你在瞎說八道。通心粉？

阿：我的名字不叫通心粉。

（譯者註：通心粉及索麵均係意大利名菜，顯有侮辱之意。）

推銷員：好吧，那麼你是麵條。

阿：我不是通心粉。也不是麵條。我是人，我駕着一卡車香蕉。我是爲了生活替南方水果公司運輸一卡車的香蕉，我不會在公路上和一個腐臭的欄路豬玩牧童與紅人的把戲。從克利斯登到這裡的公路是四道線，我給你手勢要你超前，你偏要跟我後面按着喇叭，你對我叫着「意大利人」和「黑色的外國人」。一遍一遍的「意大利人，黑色的外國人！」我不喜歡這個，不，不！我很高興與你停車在這裡。把你嘴裡吐的雪茄拿掉，把雪茄拿掉。

推銷員：你來替我拿，饒貨。

阿：假使要我來拿，我就把它塞進你的喉嚨。我有三個人靠我過活！假使我打架，我就要被開除，但是我寧可開除也要和你打架，把雪茄拿出來！

（旁觀者開始在四週集攏，施拉菲娜凝視着那卡車司機，她的眼睛像個夢遊者的樣子。突然她低聲地喊了一聲。搖搖欲墮。）

阿：把雪茄拿掉，拿掉，拿掉雪茄！

（他擺走推銷員口中的雪茄，推銷員乘機在他的鼠蹊

個男人的聲音，阿伐羅，在叫喊。）

阿伐羅：嗨！嗨！你這欄路豬！

推銷員（在他的皮箱中取出一件樣品）：現在，太太，這件小東西有它迷人的外表。第一，我要你注意，它是裝得多麼結實。它沒有一點空處……

（阿伐羅自堤防處走下。他約摸有廿五歲，黑而漂亮。他是地中海人的那一型，像一頭光潔的牡牛，他的個子短矮但軀幹粗大，鬚髮黑裡帶藍。他的臉及模樣都是村俗不雅；但是他的姿態頗爲可愛。他的神氣顯得驚訝而驟然；他好像時常被他自己的言語和動作所震驚，一似這些都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當我們第一次聽到他的聲音時，管弦樂聲隨之而起，開始極爲柔弱，當他漸漸走近而樂聲亦斷次增強，在他出現在施拉菲娜的屋子前時，樂聲大作，達最劇烈高峯。）

阿：嗨！

推銷員（不對他加一眼）：嗨是對馬用的！——現在，太太，你看當我按下這個按鈕時，有什麼出現！

（這件東西在施拉菲娜面前爆開。她把它擲掉，發出一聲怒吼。同時阿伐羅走前來，噴怒使他發抖，他走到門廊的步級前。他在出汗，他蘊藏在內的怒火，使他口吃地一字一頓。）

阿：嗨，你！過來！你這是什麼鬼主意，像這樣的亂開車子，你使我的車子駛出了公路外面去了！

推銷員（對着施拉菲娜）：請你原諒我。一分鐘就夠了。

部位用陰盜猛烈地頂撞了一下。阿伐羅彎下腰痛得乾嘔，蹣跚地上門廊。）

推銷員（當他走開時，叫喊聲）：我記住你的牌照號碼，通心粉！我認識你的上司！

阿（號泣着）：完了！（他突然蹣跚地走上步級）夫人，夫人，我要進屋去！

（當他走進屋子，他嘶聲地抽噎，依着牆壁顫抖着。外面的圍觀者大笑地分散。施拉菲娜緩步入屋。紗門發出粗鈍的聲音，由於門上那生鏽的彈簧在她進門後，慢慢地搖擺關上，她的眼睛仍帶着癡呆地盯住那個正在抽噎的卡車司機。我們必須了解她的強烈深遠的失去理智，使她感應這突然遇到的讓她一般劇烈的痛心事件。當紗門發出響聲後，有一段很長的停頓，僅有貓兒般的吵音是由於紗門在搖擺。）

施：有人——在我的屋裡嗎？（最後，帶着嘶啞顫抖的低聲）你在這裡——做什麼？你爲什麼——要進我的屋子？

阿：噢，夫人——讓我一個人在！——請你——現在！

施：你——在這裡——沒有理由……

阿：每次打架之後我總要哭的。我真抱歉，夫人，我——

（他仍在抽噎，依扶着一個人體模型。）

施：不要靠着我的模特兒。坐下，假使你站不住的話。——

——你是怎麼回事啦？

阿：我每次打架後總要哭的，但我不要人們看到我哭泣。



這不像一個男子漢，(中間有一個很長的停頓；施拉菲娜的姿態好像有安慰這個男人的樣子。)

施：男人和別人沒有什麼不同……(驟然之間她的臉變紅起來，在這本戲裡施拉菲娜第一次開始哭泣，起先無聲，於是有了聲。不久她哭得和阿伐羅一般地響了。她在抽噎時一邊要說話。)我當別人哭時——我總也會哭的……

阿：不，夫人，不要哭！你為什麼要哭呢？我要停止了。我立即就停止，這不像一個男子漢。我替自己害羞。現在我要抑制住了；請你，夫人……

(他還有一點痛楚，仍蹲伏着，一隻手按住肚子，阿伐羅從牆壁處轉開，用二個手指捏着鼻子。施拉菲娜撿起一方白布，讓他擦手指。)

施：你的茄克撕破了。

阿(抽噎)：我公司的茄克撕破了？

施：是的……

阿：破在那裡？

施(抽噎地)：在——背後。

阿：噢，天呀！

施：脫下來。我替你補一下，我是——裁縫。

阿：噢，天呀！(抽噎着)我有三口子依賴着我！(他舉

着三個指頭，對着施拉菲娜劇烈地揮舞着。)

施：給我——把你的茄克給我。

阿：他看到了我的牌照號碼！

(她正在穿針孔。)

阿：我是西西里人！(施拉菲娜的手指被針刺了一下而叫

出聲來。)

施：我——被針——刺了一下！你最好——洗一下。

阿：壁櫥在那裡。

施(幾乎無法聽到)：在後面，(她模糊地指着背後)

阿：讓我去拿！(他走過她身邊。正當他在做事，她從工

作枱上撿起一付破損的眼鏡，只剩下一片玻璃，像一

付單眼鏡，她仔細地端詳這個軀幹，帶着一身的鄉干

氣，當他走出來時，他說：這樣的一脚能造成嚴重後

果！(他回進屋子的後面。)

—未完—

本社為便利在校學生訂購拾穗並培養工讀精神，歡迎學生擔任經銷本刊，手續簡便，如有志願擔任者，請來函即當函寄詳細辦法

拾穗月刊社業務部

通訊地址左營四十六號信箱

施：人們時常抄下牌照號碼啦，電話號碼啦，什麼號碼啦，這一點沒有什麼——這些號碼……

阿：……三口依賴着我！不是公民，而且！沒有遺散費，什麼都沒有！(施拉菲娜抽噎着。)

施：我要哭一整天了。

：他說過假使我再要打架，他會開除我！

：你不要哭了，那末我也能停止。

阿：我真是娘兒氣。願諒我，我真是害羞。

施：用不到害羞，這世界是太瘋狂得使人們不用害羞。我

一點不覺害羞，我在街上打過二次架，我的女兒稱我

「裝假」，我只好用手來縫補，這架縫衣機是在和二

個婦人打架時被毀的。

阿：這是他們——所謂縫打架……(他醒着鼻子)

施：把百葉窗打開，請你，為我。我看不清楚工作了。(她

走到她的工作枱前。他走向窗口。當他把百葉窗打開

，陽光灑落在她美好的軀幹上，他的內衣濕濕地黏着

他的黝黑似橄欖色的皮膚上。施拉菲娜受到了打擊地

喃語着：「噢……音樂聲響起。」

阿：什麼，夫人？

施(聲音奇特地)：光線照着這身體，就像一個曾住在這

裡的男人……

阿：怎麼回事？

施：沒什麼！——但有點奇特而已——你是拿坡里登人嗎？

### 拾穗譯叢零售價格

(包括郵費在內)

新台幣 美金

第一種：溫莎公爵回憶錄

五元 五角

第二種：劫後孤雛

五元 五角

第三種：征服星空

五元 五角

第四種：波城世家(再版中)

十二元 一元二角

第五種：海上漁翁

三元 三角

第六種：蕾綺表姐

十二元 一元二角

第七種：滄海珠淚

四元 四角

第八種：天才推銷家

八元 八角

第九種：自殺俱樂部

四元 四角

第十種：春閨夢裡人

六元 六角

第十一種：西洋歌劇的故事

十二元 一元二角

第十二種：海狼

十五元 一元五角

第十三種：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五元 五角

第十四種：交響樂的故事

十八元 一元八角





波灣尼車站

(三)

若岩 伯欣 合譯

黃昏時分，我走向斯達尼的家裡，決心要解決兩樁事情——凱皮羅艾以及我的訂婚。斯達尼和藍傑都在大廳裡。我捱過了幾分鐘的客套與寒暄以後，便打算要把我想說的話說出來。但是當我準備要說的時候，斯達尼對藍傑說：「我們的那幾個客人在半個鐘頭之內就會到來的，我忘了做點心了，請你去給我買一點。不要着急。我有些事要

和瓊斯小姐仔細的談一談。」  
當藍傑離開屋子以後，我說：「畢琪，今天早上我聽聞森說，妳已經在告訴着別人，我和藍傑訂婚了。」  
斯達尼在點着頭，並很堅定地說：「我說過的。妳正是他所需要的女子。」  
「但是——」我說，突然地感到了孤苦和無助，

「我並不知道他就是適合於我的男人。」

「任何人都適合妳的，」她說。「妳先不要生氣。我的意思是說，妳需要一個男人——因為妳的年紀已經相當大了——但是妳是那種不論那男人是甚麼樣的男人，妳却仍然是妳自己的女人。藍傑需要這樣的一個女人。妳將能夠使他改變成妳所希望的樣子。」

「我不想使他變成甚麼樣子，」我說。我想要解釋給她，我常常想，我所要嫁給的男人，應該能够使我有所改變。

「那是一種西方的意識，」斯達尼不耐煩地說。「在印度，不論我們是聚在幕後操縱，或者像我一樣，公然拋頭露面，我們女人都要去改變我們的男人。妳已經變成一個印度人了，但是，妳却沒有一個印度人的父親和母親，好讓我去了和他們商量，安排。現在，我自己已經做了。事情都已經做好。婚禮在一個月以後便要舉行。」

「甚麼教派呢？」我聽到我在問。

「我是一個無神論者，」她說。「宗教只是麻醉人民的東西，近來，藍傑在靈脣要回到錫克教。我想，他是一個傻子，但是我不願意對他稍加勉強。聰明而且受過良好教育如妳的人，對這些無聊的事是不會相信的，妳自己才是唯一需要考慮的。只有妳才能給藍傑以鼓勵。不要以為只要英國人走了之後一切便會好起來。不會的。我將把我所看到的一切給妳看，講給妳聽，那會證明給妳，妳不能相信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甘地，真納，尼赫魯，培特，

藍加高帕拉卡瑞——沒有一個。但是婚禮舉行以後，我們會有很多的時間來談的。」

我說，說得很當心，「畢琪，現在，英國人在迫着問我，是不是我知道凱皮羅艾。他們拿他的一張照片給我。那很像干斯亞，前些時候還在妳這裡的那位客人。」

她說：「妳把那位謀殺的痕跡湮沒掉的那個人招認了嗎？妳告訴他們些甚麼？」

我說：「我不曾看到他。但是畢琪，干斯亞不是真的就是凱皮羅艾呢？蘭森和高月達斯瓦米說，他是一個共黨搗亂份子和一個謀殺者。他們說有一天他破壞了一列軍車，並偷去一些炸藥。如果他真是那麼壞，我們不該把我們所懷疑的都告訴警察局？」

「干斯亞是凱皮羅艾的兄弟，」斯達尼鎮靜地說，「而且，除去幫着把英國人早日趕出這個國度，以為來日更大的發展所必需的第一個步驟以外，他並沒有做甚麼別的。我們已經被搜查過了，干斯亞沒有在，此刻他已經離開了。關於那些被認為是凱皮羅艾所做的事——孩子，妳必得運用妳的頭腦。為甚麼那個黑獠獅高月達斯瓦米要告訴妳實情呢？為甚麼蘭森要呢？他們只是想要在我們的中間插進來一個楔子——在回教徒與印度教徒之間，在自由運動裡的各黨派間。甚麼都不要告訴他們！」

跟着的一個禮拜天是六月二號，藍傑騎着他的腳踏車到老線街來找我。我們走向我們先前去過的一個堤岸上的



老地方，但是，這時候，太陽的火傘正高張，大地一片焦黃，枯乾，而且眩目的燥熱難當。

我們在草地上又騎着腳踏車走回去沒有多遠，在一棵鬱密的大樹下坐了下來。我把手放在蘭傑的手裡說，「蘭傑你愛我嗎？」

他緩緩地說，「維多利亞，我想，我崇拜妳。」

我用力地搓着他的手，像是審問着，「是的，但是你愛我嗎？」

不管我和蘭傑離開有多麼近，但是在我們中間，總像有一層微妙的紗窗或者一個簾子，垂了下來。我已經問了他，他不是愛我。而在往常，我是從來沒有問過別的男人那個問題的，因為那並非必需。我說，「吻我，蘭傑。」

我閉上眼，把頭垂在他肩上。我想我會把臉向他仰去，但是我記不清了。蘭傑激動地說，「啊，親愛的維多利亞，我不能！我們不要那樣做。我們覺得那是可恥的，對我們有所污蔑的。維多利亞，不等到我們結了婚，我個是不能那樣做的。那要等我們結了婚，並且是只有我們兩個人在屋子裡的時候。」

我慢慢地坐了起來。蘭傑說，「我真誠地愛着妳，但是愛絕不只是親吻，那是禽獸的！」

我疲倦的說，「我知道，蘭傑，我不要聽你說教。」

蘭傑會贏得我的尊敬，感情，與熱誠。如果他只要在另外一件事上着手，至少顯示着他關懷着它，顯示着他知

布在那裡呀？」我很快地站起來向大廳走去，問着是怎麼回事。

派楚克站在大廳的燈下，兩眼炯炯地看着我。一小股血流下他的前額。他左眼裡也裝滿了血。在他的前額上，緊靠頭髮，有一小塊呈鋸齒狀的地方。我穿過母親的房子，從浴室裡平常放置綳帶和碘酒的一個高木架上，把它們找着。

我匆忙走回大廳裡，我說，「派楚克，到客廳裡來，坐在燈下面。」

派楚克伸出他的手把我推開。他說，「不要用妳的手碰我。羅斯瑪麗，妳來。」

羅斯瑪麗把綳帶從我手裡拿去。我便走回我自己的屋子。他們忘了拿一盆水和一塊海綿來洗滌傷口了。我把自己的臉盆裡裝了水，把它端到客廳裡，在羅斯瑪麗擦着派楚克的臉時，我替她拿膏。

「怎麼回事？」我又問着。

「妳城裡的朋友們向我扔了一塊石頭，就是那麼回事，」派楚克說。「打中我的前額，幾乎打到我眼上，但是妳所關心的，只是那血腥的任務。」

「走開，」羅斯瑪麗尖聲叫着。「妳看不出派楚克不想和妳說話嗎？」

但是，事實上，派楚克並不想讓我走開。他希望我留在那裡，以便他對他表示着他的孤苦無依。我願意留在那裡，因為他需要照顧，因為我知道甚麼都不曾改變，不

道它的重要，我便將甚麼都有了，而他也將一樣。

我說，「親愛的，你得離開你的母親。」

我說那個，為的是迫他走向另外一個環境，以便我能够清楚的觀察他。我想，他會生氣的，並和我絆起嘴來，並且設法說服我，她將是一門神妙的女人，如果和他住在一起。但是只停了很短的一會兒，他便說，「是的，我要。明天我便去教師那裡，請求他允許我再回返我的教裡。妳願意和我一起並且做一個錫克教徒嗎？」

我說，「我願意做一個錫克教徒！如果你答應在前一天便吻我，並且在第二天便離開你母親。」

我弄不清楚那剩下的一段上午和下午的前一段是怎樣渡過的了。我只記得在斯達尼的房子裡是平靜而安適的，在那個時候，關於凱皮羅文，我也再找不出一絲的繼續爭論下去的勇氣了。當我們從河邊回來的時候，斯達尼已經出去了，直到快要到四點鐘的時候，她還不曾回來。我們在五點鐘吃飯，六點鐘時，我走回家去。我想要一個人走，但是斯達尼說，藍傑要——而且應當——和我一道走。

藍傑和我在老線路的路邊上分手，我一個人繼續走回家去。母親說晚飯預備好了。我告訴她我已經吃過了。

幾乎在那個時候，我聽見派楚克的機器腳踏車的聲音了，我趕忙走進自己的屋子。那個時候我不想看到他。當前門剛剛打開的時候，羅斯瑪麗便叫了起來，「母親！紗

論他和羅斯瑪麗怎麼做，也不論他是怎樣的絕望，當他看到我穿起了酒蕊，並和藍傑一道走了出去。

他嘶喊着，「他們在城裡聚齊，妳的烏鬼朋友，並且扔着石頭。我敢說，如果妳在那裡，妳也會向我扔來一塊的。他們準備好要逮去我們中的一個人。把他切開，給他去勢。妳知道他們會那樣對待可憐的馬可雷先生嗎？他惹了他們嗎，那些骯髒的懦夫？他們是污穢而卑賤的野蠻人，全都是——野蠻人，不是別的！」

臉盆在我手裡顫抖。我想要告訴他，凌辱馬可雷的，並不是全體的印度人，而只是一個印度人，一個叫做羅文的人。但是羅文把一切都安排的太巧妙了，使得波灣尼的那一些人，如今，則熱衷五內的大聲呼喊着復仇。而馬可雷，人人都在唾棄着的馬可雷！尤其是派楚克——却變成一個殉道者了，只因爲他不是一個印度人。

我把臉盆端了出去。大廳裡電話在響，我便去接。在那一頭的是薩凡奇上校。他說，「泰勒在那兒嗎？我要和他講話。等和他講完以後，我要和妳講。」

當派楚克說話的時候，我便站在電話機旁邊。當他放下來的時候，他轉身向着我，眼睛裡閃耀着勝利的光芒。他說，「終於來了！印度輔助隊終於請出來了！現在，該讓我們給妳的烏鬼朋友們一點顏色看看。」

然後我拿起電話，一邊聽，一邊看派楚克匆匆地走了出去。他是印度輔助隊的一名中尉，是波灣尼支隊的高級官員。現在，他得跑了出去，敲着門，把所有組成印度輔



助際的崙給魯印第安警衛，司機，電話接線生，以及辦事員們，統統大聲地喊了出來。

薩凡奇告訴我，一個印度女孩子被殺死了——沒有人知道是誰殺的，以及是甚麼時候被殺的。他們在城裡的一口枯井裡找到她，在她額上用墨水寫着一些阿拉伯字，「神只有一個。」

我想要開個明白，爲甚麼要把印度補助隊搬了出來，但是如果我那樣做，我確信他會斥責我的，於是我便沒有開口。他說，「四點卅分，在這裡，瓊斯小姐。」

我想，也許我沒有聽清楚。我說，「早晨四點卅分嗎，先生？」

他說，「是的，千萬，千萬。把鞋帶繫好，帶一個本子，一支鉛筆。」

第二天早晨四點半鐘以前的幾分鐘，當我騎着腳踏車走向警部辦公室的時候，真是一天裡一個寂寞的時間。薩凡奇正在他的吉普車裡等着我。我爬進去坐在他旁邊，我們便駛向區長的房子。

高凡達斯瓦米的書房的窗簾是拉着的，從外面朦朧的黑夜裡走進來，燈光顯得有點刺眼。蘇萊伯和另外兩位先生在那裡，那有斯達尼，藍傑，和一位回教徒紳士，以及蘭森先生和區長。

薩凡奇說，「早安，區長。」

高凡達斯瓦米說，「好。我請諸位到這裡來，是因為

他用印度話說，「我不懂英文。」

區長厲聲回答着，「妳說謊，斯達尼。凱皮羅艾在甚麼地方？妳最近一次看到他是在甚麼時候？」

她說，「我不懂英文。」

區長轉向藍傑，「你呢？從我上一次看到你以後，你會聽到過甚麼嗎？」

「沒有，」藍傑囁囁着。

「瓊斯小姐？」他問我。

「我沒有聽到甚麼，先生。」我說。

他說，「很好。够啦。馬上便開始搜索。一位警察長正等在外面，他送你們回家。」

薩凡奇上校沒有要我和那一羣印度人一道出去，於是我也等閒。我想要等藍傑經過我面前的時候看他一眼，但是他不會看我。

當他走了以後，蘭森和高凡達斯瓦米在屋角處簡短地談了幾句話。薩凡奇向我轉過身來說，「現在，輪到你的工作。我正把總部設在車庫停車場裡——在鐵路車庫裡。到那裡把我們這一次行動的路線圖找好。搜索要從城的西部靠鐵路最近的地方開始，然後向東向南搜去。妳就呆在總部裡。隨時可能需要妳做翻譯，或者幫助我們走進他們的私室裡。那就是你的工作。」

當我擡起頭來的時候，我看到蘭森已經走了。高凡達斯瓦米突然地說，「瓊斯小姐，妳將在甚麼時候入錫克教呢？」

不管怎麼說，你們都是波灣尼的領導人物，不論是官是民。如你們所知道的，目前，我們已經費了相當久的時間，想要找出凱皮羅艾，和那些被他偷去的許多炸藥和兵器等等。我們不曾得到應該能夠得到的合作。所以今天我們要搜查全城。但是，在我們無疑的要加給諸位太多的麻煩以前，我願意最後一次的請教於諸位，是不是能夠供給給我一點情報。蘇萊伯先生？」

蘇萊伯先生瞪起了眼睛，他吼道，「簡直是胡說八道！我不會翹起一個小姆指頭來幫着你們找尋凱皮羅艾先生的。他只是個一等的愛國者。他已經用酸性試驗把它證明：他曾入獄。」

區長說，「蘇萊伯先生，凱皮羅艾殺害了那個印度女孩子。凱皮羅艾使軍車出軌，並殺死兩個印度火伏和一個印度司機。凱皮羅艾很可能還殺死這裡的一個英國官員，並且相信是他在他頸子上掛上一個牌子，那樣隱約的諷刺於議會。你還要幫忙他嗎？你以爲那是真的愛國主義嗎？」

蘇萊伯先生不愉快的在椅子上邊上，顯得非常煩燥，他說，「是你指出來凱皮羅艾先生曾做了這麼多壞事。傳聞根本是不足爲信的。除此之外，我從不曾看到，也不會聽到過關於羅艾先生的謠言。」

區長嘆了一口氣，並即轉向蘇萊伯先生左右的那兩個人。他們甚麼都不知道。那回教徒紳士也甚麼都不知道。然後，他便問斯達尼。

這個問題幾乎要把我內心的苦痛搗了開來，因爲它像一隻探照燈似的突然的照向我處境的另一面——擺在我前面的路。剛才的關於出軌，謀殺，以及凱皮羅艾的談話，已經更加深了我對於在這一種環境裡要變成一個印度人的那些問題的失望。對於那個目標的本身，區長的問話，已經繪出了一個明確的輪廓，以及最黑最暗的陰影。我能够變成一個印度人嗎？我便如此輕率地要走進去。當作薩凡奇和派楚克再也不能做我一下的避難港的錫克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遲疑地回答着區長的問題。我說，「下禮拜一。」

那天午後五點過一刻鐘的時候，薩凡奇從甚麼地方經過回來，命我走進吉普車裡。他沒有說我們要在那兒去，但是我知道。

他在離卡索的家差不多不到一百碼的地方把吉普車停下，走下車去，燃起一支雪茄，站在那裡不多的幾分鐘，看着他手下的人在街上的緩慢的行進。

一組包括一位印度軍官，八個來復槍兵，一位警員，和另外一個人的人們，從我們附近的一間房子裡走了出來，並向前走去。蘇萊伯先生的雪佛開上來了。蘭森先生，一位警局的副督察長，一位警員，和那位印度少校軍官曼皮兒走下車來。他們一齊向斯達尼的房子走去。高凡達斯瓦米先生的奧斯汀也噠噠地響起來了。薩凡奇和我向他敬過禮之後，我們三個人便也加入到那前進的行列的後部了。



那長樓梯底下的外門是鎖着的。副督察長幾次的在面上又捶又喊，「開門，請飲重法律，」但是門沒有開。副督察長，一位高大而漂亮的老回教徒，轉過頭去，向那位警察局的代理局長問着一個問題。蘭森點點頭。警員們想要試着他們的背把門撞開，但是那門却絲毫沒有動。在第三次的嘗試失敗以後，那位印度少校軍官向一個帶着一支鐵棒的廓爾喀軍曹說了幾句話。那軍曹把門撬開了，得意地咧着嘴在笑。我們便開始爬上那昏昏的樓梯。

「站住，不然我要開槍了！」

那是蘇萊伯先生的高腔，響亮了整個樓梯。我們都停下了。蘭森喊着，「把槍放下來！那槍有執照嗎？」

「執照，這個時候？」蘇萊伯先生吼着，「你們破門撞入，形同強盜，我警告你們。」一道強烈的手電燈光，使我睜不開眼睛。蘭森低下頭去，一隻手便落到他的手槍皮套裡的手槍柄上。蘇凡奇慢慢地轉過頭去看着他，揚起了眉毛。

蘇萊伯先生喊道，「現在，我已經給你們擠下來了。先生，我還要攝更多的呢。我知道你們有搜捕狀的。我說那是不合法的詭計。你們在這房子裡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將要從世界各地報紙的標題上宣揚出去。現在，請上來吧。」

他轉過身去，我們便靜靜地跟着他走上樓梯。蘇凡奇的臉繃起來了，我知道得很清楚，知道他是因為發笑而在戰慄着了。

蘇萊伯先生拒絕把那鎖上的鑰匙交出，於是在鏡光燈爆響聲的陪伴下，那軍曹同樣地用他的鐵棒，再把那門撬開。空場很小，四四方方，空無一物，光線從北邊一堵高牆上透了進來，南邊牆下則有一間屋子，門窗都很髒。蘇萊伯先生擋在那門的前面，把兩臂伸開。當強朱班把他守著門不讓我們進去的照片拍好以後，他便站向一旁。當一枚閃光燈泡爆響的時候，一位穿着很薄的衣服，躺在繩子床上的婦人，吃驚地坐了起來，把手膝在臉上，發出一聲刺人心弦的驚叫。

「搜這一間屋子，」蘭森憤怒地說，並低聲囑咐着。人尊敬的一個人。她真的有病！蘇萊伯先生是不會介入任何謊言與遁辭裡的。剛才的呼聲可以造作出來的，但是她却真的是在病苦裡，並且為印度而承受着煎熬。那不是滑稽戲。那是真正的悲劇。

但是蘇萊伯先生却想着那只是一場戲。他喊着，「滑稽戲，是你說的？當這些暴行的照片上一切不名譽的細節統統宣揚出去的時候，你將再也絲毫不覺得它是一幕滑稽劇了。」

副督察長從繩子床下面爬出來了，手裡拿着一塊鐵。有這麼一位人人崇敬的婦人剛好睡在他的頭上，只是在一張繩子床上，使他正極度困惑。對蘭森，他說，「這個，先生，沒有別的。」

搜查開始了。斯達尼一動也不動地坐在她的椅子裡，由藍傑站在她的身後，也一句話都不說。蘇萊伯先生和一個黑而矮小的男人則到處跟着搜查的人。這個黑而矮小的男人的名字叫強朱班。他的鏡光燈泡則不斷地響着。

最後，副督察長走了進來告訴蘭森，他們甚麼都沒有找到，而且在這一層和上面一層房間裡，也沒有甚麼人。

「底層怎麼樣？」蘭森問。

「先生，這裡沒有底層，」副督察長說。蘭森說，「當然有的，督察長先生。我們從街上走上樓來，不是嗎？在靠近樓梯底的左邊有一個上了鎖的門。從那裡一定可以走到底層。」

「有那麼一個地方，蘭森先生。它屬於我的母親，」藍傑突然地說。「那是一個空場，在它的右邊有一間房子，經常都堆着空的袋子。但是我母親把它租給一個商人了。現在，是空着的。」

「不是，不是空着的，去打開吧，」蘇萊伯先生說。「有一個生病的婦人躺在那裡。她是我的好朋友。她絕不能受到騷擾。但是不管怎麼說，你們都要去搜的，啊？」他突然焦灼地說。

「我們要去搜，蘇萊伯先生，」高凡達斯瓦米說。「我不願意使你失掉我們的野蠻行爲的任何證據的。」

高凡達斯瓦米告訴我一道走，我便跟着他們走下樓梯

蘭森把那折斷了的魚尾板翻過來，然後便很快的把手伸出口袋裡拿出一條手帕，把那魚尾板的一頭包在裡面。他把它拿在蘇萊伯先生鼻子底下，他說，「是你把這個放在那裡的嗎？」

蘇萊伯先生瞪着那發黑的長了鏽的血跡，和那黏在那塊尾板的一個稜上的一些金黃色的頭髮。他輕輕地說，「那是——血？」

蘇凡奇說，「馬可雷的血？馬可雷的頭髮？」

蘭森投他以憤怒的一眼。蘇萊伯先生嘆着，「謀——謀殺！這便是那謀殺人的笨傢伙嗎？」

那裡面的空氣不叫我呼吸。我開始感到窒息。我想要喊出來。大家無需驚愕，因為是我殺死了馬可雷的，而我却有充分的理由。我應該說幾句話，因為，如果我不說，蘇萊伯先生將要遭到打擊。蘭森正向他走去。但是當我張開了嘴的時候，那濕熱而發着惡臭的空氣却衝了進來，裝滿了我整個的頭，耳朵，和鼻子，並把那污穢的陽光和那一堆人也隱去了。

當我向聖書低下頭鞠躬的時候，藍傑再伴在我身旁，因為藍傑的臉是我從樓梯下面他母親家裡那間發散着可怕的惡臭的屋子裡從昏厥裡清醒過來的時候，所看到的第一張臉。

在這所空曠呈正方形的廟裡，錫克教徒的廟裡，聖書和大戰士格蘭沙師，都被安置在華蓋下面的一張白布上。



要乘這一趟車到剛爪瑞去。就在機車裡，一直到仙鋪——軍事任務——他霎了靈眼——用司機的眼光，作一次路軌的私人偵察。

「在機車裏？」父親說。「軍事任務？啊，那便是答案了！我這孩子剛才還在請求我要和我在機車裡一道走，但是我得說不成。但是如果你命令她，也是軍事任務，便沒有人能夠說不成了。不是嗎？」

薩凡奇對我說，「你要去剛爪瑞嗎？」我等待着他會無聊地問我，是誰給我的假，但是他沒有問。他說，「假定妳是奉到命令的。而妳卻沒有來得及換上制服。」

父親從他的褲子口袋裏掏出來那個大火車錶。「我們得走了。先生，你會弄這一套漂亮的制服的。幹這種事，你應當換一套舊的。」

「這就是一套舊的。」薩凡奇說。「你們先上。」然後跟着父親和我，爬進了車頭。

父親再拉一下汽笛繩，並打開調節器，那是一個長長的柄。虎一月初開始向後滑動了。他旋動着底下的一個小輪。排出去的汽慢慢地變成一種穩定的聲音了，一秒鐘兩響！虎——虎——虎——虎——虎。

在我正前方的外面，路軌在停車場與車棚中間，像成百的糾纏着的蛇似的延伸出去。康萊特路四號過去了。我們的小房子則靜靜地躺在那散漫的花牆後面。跟着，除去機車的咚咚，咚咚，咚咚聲以外，便甚麼都沒有了。

是薩凡奇的手壓在我裸露的臂上，告訴我甚麼時候呼吸。沒有那，我怕已倒在一旁了。

我慢慢地轉動着我的頭，因為我的脖子有點疼。我聽到人們的熙熙攘攘，當我再仔細去聽時，那聲音變得更高了。於是，世界上又有別的人了，還有我的父親，正站在機車旁邊的月台上，手裏拿着一把長嘴的油壺。鋼架上的水塔巍然高聳在車站建築物上。我讀着塗在那上面的大而黑的字：仙鋪。薩凡奇上校已經走了。

我小心地爬到月台上。我向父親走去，問他，「薩凡奇上校在那裏呢？」我得向薩凡奇請個假。他已經够好了，不會當着父親的面，在波灣尼找我的岔。

父親擡起頭來，一滴油從油壺裏掉到我的褲子上。他說，「妳沒有看到嗎！妳一定給熱昏了，孩子。他已經回到他的車廂裏去了。他說，他將在波灣尼看到你。」他關切地看我。「妳好嗎，孩子？」父親焦灼地問着。「妳有點受不了？」

我說，「不，父親。我很好。雖然兩裏很熱，不是嗎？」

他說，「梅涅山啊一直是這麼熱。噢，妳該走了。妳訂好座了嗎？車裏都滿了。」

我說，「是的。謝謝您讓我呆在您的車頭裏，那真好。」

我沿着列車走下去，從每個窗子裡向裡面望着。擠在

明腦里，巴卜羅沙，畢加。太陽灼射在機車頂上，我的頭開始痛起來了。機車已經把我帶離那五位長者了，但是，此刻，它已在開始責罰我了。重濁的轟隆隆以及那永無休止的澎澎聲開始在切割着我。我還從不曾在一輛快車上，在任何一個機車的車頭部份，捱過了十哩以上。

軌道陡然斜起來了，繞向左邊，兜向右邊，又兜向左邊。在高起來的路軌上，機車向樹叢傾去，吼着，響着，排氣管聲如擊鼓，所有的指針面都穩在那裏。在我的腳下，那塊遮蓋着機車與煤水車的連接處的鋼板，則前前後後，或左或右的滑動着。

我們走過梅涅了。當我們疾速駛過的時候，一列停在那鄰線上的貨車，響起了一長串的喋喋的聲音。梅涅狹谷的兩旁越爬越高了，變得更紅了，石頭也更多了。父親把汽笛繩拉下來足足響了五秒鐘。梅涅山峒的嘴張得又大又黑，突然間，把我們噙下去了。

立刻便暗下來了，我們的世界和我們的列車便都消失在廢汽的叫喊聲裏。我實在無法呼吸。空氣熱得使人難以呼吸。我感到窒息，我跳了起來。薩凡奇的藍色的眼睛就掛在我面前：在可怕的閃光裏，他的臉顯得死一樣的慘白。他的手落在我臂上了，他的手指像是插進了我的肉裏。我再閉上眼睛，靜靜地坐了下去，緩緩地，痛苦地呼吸着那火熱的空氣，舉起了耳朵，以逃避那機車的可怕，越來越響的嘈聲。我的神志已經不清楚了，被熱征服了。讓我能繼續在那裏並且出着氣的，已經不是我自己的抉擇

那長而又沒有給隔成功小房間的三等車乘客，都回過頭來看我。所有的二等車廂裡則都坐滿了顯赫的印度人，或者是持有證明文件的英國官員。做一名陸軍官員，我可以買二等票坐頭等車的，但是我沒有適當的證明。無比的疲憊籠罩着我。我得趕快坐下去，不然我就要倒下去了，我於是又走了回來，走上車去。

一個聲音靠着我的耳根在說，「難道妳走得這麼急，連車票都忘了買了嗎？」

薩凡奇上校正坐在一節頭等車廂的打開着的窗戶旁邊的籐椅裡。他已經把靴襪都脫掉了，並做著襯衣。膝頭上放着一本打開的書。他已經洗過臉了。

我只簡短地說，「是的，先生。」

他說，「進來吧。」

我換了換腿，攆住我的身體。我喃喃地說，「我不能那樣做，先生。」在我腳底下的是顛動着的踏板。「我覺得我在那裡打着滾。」

薩凡奇把書放下，走向門邊，打開它，並走下一步。他抓住我的臂膀，把我拉上車去，拖進車廂裡，並把身後的門帶上。我站在那窄狹的門和牆壁的中間，低下頭看着我那酒壺上的鑲紫的燦爛的邊。為甚麼我要穿上這麼一件衣服呢？月台上的嘈鬧聲突然地高起來了，火車震盪了一下開始蠕動了。我坐了下去，兩條腿都難軟了。

我聽到了水流的淅瀝聲，薩凡奇從那狹小的浴室裡步



了出來。他說，「到裡面淋一個澡去。我把我的東西都留在那兒了。毛巾有一點濕。來。」

他向我伸出他的手，拉我起來，把我推進了浴室。

當我走出來的時候，除去感到穿著酒瑟有點生硬而外，總是清爽的多了。我小心地坐在下舖上。

薩凡奇說，「看上去妳仍然像是給輾路機輾過似的疲倦——但是，總算乾淨了。」

他放下書，站了起來，並倒了不少的威士忌到兩個無足酒杯裡。他在床下面摸索着，拉出了一個由一大塊水裝的半滿的鐵箱。他把一個蘇打瓶的蓋子鬆開，開始倒着。說，「是甚麼時候，」他說。

我說，「甚麼時候，先生。」

他端起他自己的一杯，跌回舖底下的椅子裡，並把光着腳搭在對面的牆上。他說，「甚麼時候妳才會和妳的印度婦女軍團停止撒紙競走呢？」

我喝着酒，不加思索的答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先生。」

他說，「看上帝的面，停止喊我『先生』幾分鐘吧，並要誠實地回答我一個問題。」

我知道他爲甚麼對我如此無禮。他想要惹得我生氣，好使我說出一些我本不打算說的。但是我太累了。

他說，「我想我不能夠說妳是你的國王與國家的叛逆，因爲妳將對我揮舞着妳那件漂亮的簇新酒瑟，並且說，

喬治不是妳的國王，而且這並非他的國土。」

他給我的是一種強烈的威士忌。我盼着它能够燒傷我的喉嚨，但是它不會，我說，「我不知道要做些甚麼。我曾想要做一個印度人。但是一切都錯了。」

「謀殺是錯誤的，」他說。

他說得很柔和。我說，「那不是謀殺，那！」

他打斷我的話，「他們死了。有人殺死了他們。」

我說，「誰死啦？你是甚麼意思？」

他說，「那些帕少達撞車事件裡的英國兵。妳看到他們中有些人死去了，不是嗎？那便是爲甚麼我要請妳和我一道去的原因。」

我的心在跳，酒杯在手裡慢慢地搖晃起來。

他說，「我知道，關於凱皮羅艾，妳是在撒謊。我早就知道。關於他，妳是知道一點的。」

我嘆了一口氣，放下酒杯。此刻，在這車輪的克利克特一克拉克，克利克特一克拉克聲裡，該是我取得自由的時候了。如果我早講了出去，我將會無地容身的——在軍營裡，或是城裡，或是鐵路大道裡。

「起精神說道，『但是是我殺死馬可雷中尉的。在停車場裡。他要強姦我。他向我動着手。』」

薩凡奇的臉冷冷的，兩眼炯炯發光。他說，「但是，那是妳咎由自取，自己勾引的。」

我真是柔腸百結，皮膚都不寒而慄了。我說，「我沒

看！——我吐出了全部的經過。我告訴了他關於藍傑和于斯亞。我告訴他當斯達尼和我談過話以後，我的恐懼與羞辱如何地變成了驕傲。我把它全盤托出。

當薩凡奇再說話的時候，他的語調完全不一樣了。他說，「馬可雷是有應得的。而以後的不多幾天，妳便穿著酒瑟出現了。妳知道，那是極其明顯的。高凡達斯瓦米確信是妳做的。我知道是妳做的。當妳被假定是在協會裡的那個時候，停車場上的一個哨兵還看到你正跨過鐵道，沿着利米特路藏躲躲藏着。」

我問他爲甚麼區長不把我加以逮捕。薩凡奇告訴我：因爲他想，遲早，我會發現凱皮羅艾和斯達尼都不是藍傑能够相交的好朋友，而到那時候，我就會對他一高凡達斯瓦米——幫一點小忙了。

我說，「想到做到一個印度人，真是太可怕了。沒有人了解我。」

我跌回床上去，閉上了眼睛。太奇妙了。我已經告訴他了，如今，我不需要擔心了。他會告訴我該做些甚麼。胃裡的威士忌是溫暖而奇妙的。車廂裡並不熱，只是可愛，溫暖。有一種溫暖的，但是幾乎被遺失了東西，像一層薄薄的絲氈，裹在我的周圍。慢慢地，我辨出它來了。那是安全，它是保障，它是快樂。

天，是他。他正在車廂裡慢慢地移動着。我聽得到地板上他那赤着的腳。他的嘴唇慢慢地溼到我的上面來了，他的手指也慢慢地滑進我後面的頭髮裡去了。只一瞬間，

我對他緊閉着嘴，跟着，我在開了嘴唇，很久很久。掛在他的嘴上。火車把他搖得更貼近我了，像是走了一百萬哩以後，汽笛尖聲響起了。

火車經過一個車站。亮光從窗子裡閃了進來。在車輪一長串的嗒嗒聲與無數的星火點點裡，車站被扔到後面去了。我睜開眼睛看着他那醜陋的臉色。是這般的緊張，嚴肅與親切，伸出了我的肩膀，我攔住他的脖子。

「啊，羅德酒，」我說「當心點。我怕我要愛上你了。」

### 競選聲中

加拿大蒙德里爾地方，有一位汽車駕駛人因爲向左轉時沒有伸手示意而被罰了，他向警察解釋道「這完全是因爲省中正在競選之故」他說：「我深怕，如果我把左手伸出窗去，馬上就有候選人趕上前來，要和我握手，那就耽誤時間了。」

### 命乎？運乎？

在買克遜維爾。居民李佛斯看到院子中那棵巨大的木蘭樹生了病，倒下來打在屋頂上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因此就租了一架起重機，把那大樹連根拔起。不料起重機一滑，剛好不偏不倚地打倒在屋頂上，他於是只好一言不發向地景看了。





白衣女郎

英·柯林斯著  
艾丹譯

IX

(六月十九日) 回到房間，我又打開了日記本，預備再繼續今天所未寫的事情。

有十幾分鐘的樣子，我手裡拿着筆，坐在那裡靜想着這一天的事情，要想寫，寫不出，心中毫無靈感，只好闔上了日記本。

我打開從我寢室到起坐室中間那扇門，起坐室的窗子正敞開着，我沒精打采地倚窗望着夜景。

這是一個靜黑的夜晚，沒有月亮，也看不到星星。在死靜沉重的空氣中，好像有着下雨的氣味。我伸手到窗外去，沒有，還沒有下雨。

我倚在窗檻上約莫有一刻鐘的樣子，漫不經心地望着那漆黑的夜晚，聽不到什麼，只除了偶爾傳來了僕人的說話和底下關門的聲音。

當我疲乏地想離開窗口，再回到寢室續完我的日記時，我嗅到了晚風裡有着濃重的煙草氣味。一會，我看見在漆黑裡，有一點小火星從屋的那端向前移動着。我聽不見什麼腳步聲，除了小火星外，更也看不到什麼。它走過我的窗口，

停在我寢室的窗口下。我寢室中的蠟燭仍在桌上燃燒着。

火星停了一會，然後又向後退回原來的地方去。跟着它的前進，我看到了第二個火星，比第一個要大些，從遠處走來，接着兩個火星在黑暗中遇到一起了。我立刻想起了這兩個人是誰，一個抽香煙，一個抽雪茄，不是伯爵和波西伐爵士還有誰？伯爵先到我窗下觀望傾聽，然後波西伐爵士也走出來會他，他倆一定都在草地上走——不然我一定會聽到波西伐爵士沉重的腳步聲。

我不做聲地在窗口守望，相信他們一定看不見我正躲在黑暗的房中。

『幹什麼！』我聽到波西伐爵士低低地問着，『你為什麼不進去坐着談？』

『我要看看那個窗口的亮光。』伯爵慢慢地答着。

『那個亮光有什麼關係呢？』

『那表示她還沒有睡覺。她相當機警，也相當勇敢，假使她有機會，她會跑下來偷聽的。忍耐些——波西伐，忍耐些。』

『騙子，你老是說忍耐些。』

『不久我就要說些別的，我的好朋友，你現在正站在危崖的邊緣上，假使我讓你再給那兩個女人有個機會，我保證她們會把你推下去的。』

『你指着什麼？』

『當那個窗口的亮光滅熄並等我查看圖書室兩旁的房間後我會對你解釋的，波西伐。』

他們慢慢地走開，以後的對話就聽不到了。當火星在黑暗中還沒有消逝前，我已經下了決心，在他們坐下密談時，旁邊一定要有一個旁聽者——不管伯爵如何預防，那個旁聽者一定就是我。我必須有這個勇氣，蘿娜的榮譽，蘿娜的幸福——蘿娜的生命——可能都靠我今夜的尖耳朵和強健的記憶。

我已知道了他們的細談將在圖書室中舉行，同時他們事先都有了預防，我絕不能再冒險跑下樓去。

提起樓下的房子，我會說過它們面前有着陽台，室中有法國式的落地長窗開向着陽台。上面有一段突出的窄簷，離開樓上的窗檻不到三尺。那窄簷上排着一列花盆，每個花盆間都有着相當距離。簷的邊緣有鐵欄杆圍護着，以防括大風時，將花盆吹了下來。

我現在的計劃是這樣的：從我起坐室的窗口爬到窄簷上，沿着它無聲地走到圖書室的上面，蹲伏在花盆間，耳朵攔



在欄杆上傾聽着。假使今晚他們也像以往一樣，坐在靠近窗口討論着，那麼每句話都可以傳到我的耳中。假使他們今晚是坐在房子的裡廂，那我就什麼都聽不到了。如果是那樣，那我只好再冒險跑到樓下去想辦法。

我悄悄回到寢室去，預備着嘗試爬屋簷的第一個辦法。

有很多理由需要把我的衣服換掉。我先脫下了絲長袍，因為在這靜夜裡，一點點的小聲音就會洩露了我自己。然後我脫下了裡面拖贅的白套衣，換上了一條暗色法蘭絨的裙子，再披上一件旅行用的黑外衣，把單帽拉戴在頭上。我平常的晚服至少抵得上三個人的大小，但現在所穿的，却比任何人都小得多了。門上了寢室的門，吹滅了蠟燭，摸索地走到了起坐室，也把它門上，然後無聲地爬出了窗口，極其小心地腳輕輕地踏在窄簷上。

我的兩個房間，是在我們這座房子的最末端，走到圖書室的上面，要經過五個窗口。第一個窗口是預備室，裡面是空的。第二個窗口，是屬於羅娜房間的。第四個窗口是屬於波西伐博士房間的。第五個窗口是屬於伯爵夫人房間的。還有我不需要經過的窗口，那是：伯爵的更衣室，浴室和另一間空的預備室。

當我站在屋簷上時，一切都靜悄悄的，黑夜籠罩着我，只有從浮斯科夫人的窗口，射出了一線亮光。伯爵夫人還沒有睡，她的窗口是我所必經的。

要想退回來已經來不及了，現在已沒有時間再等候。我決定繼續冒一切危險，並且相信着自己的慎重以及黑夜的陰暗。「爲了羅娜的緣故」，我心中想着，極小心地按在牆上一步一歩地前進。

我走過了空房間的暗窗，走過了羅娜房間的暗窗（今晚上帝保佑她！）走過了波西伐博士的暗窗，然後停了一會，跪下來，以手代胸慢慢地爬過了浮斯科夫人有亮光的窗口。窗門只開了一線，窗幔已經拉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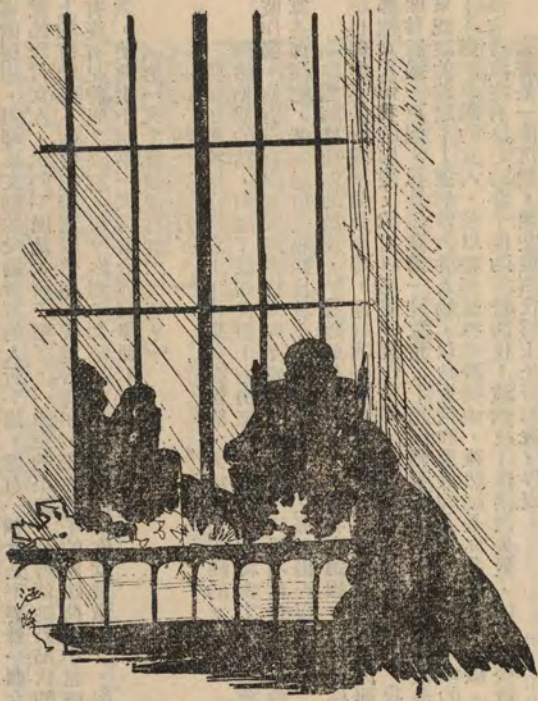
我摸索着到達了目的地，觸到兩隻花盆，我坐在它們的中間，左邊的牙香花，拂着我的臉。底下最先傳來的，是閉閉三扇門的聲音——無疑地伯爵正在肅清前路。然後我看到了黑暗中有一點火星，向我窗口的方向走，停了一會，又走了回來。

「魔鬼使你這樣不停歇，什麼時候你才想安坐下來呢？」波西伐博士的聲音在底下呢囑着。

「啊，這天氣真熱。」伯爵說，波西伐地歎了一口氣。

接着，他們和平常一樣坐在靠近窗口的椅子上，這使我心中卜卜地跳個不停。這時鐘樓正敲着十一點半，我也聽到浮斯科夫人在她房中打呵欠的聲音。

就在這時候，波西伐博士同伯爵開始談話了。我危險的位置和浮斯科夫人窗口的一線亮光，使我開頭不能聚精會神



我在屋簷上聽到他們的談話

地靜聽着他們的對話，但我知道了他們談話的大概。伯爵說那一個有亮光的窗口是他妻子的，樓下的可能障礙也都已清除，現在可以無憂地暢談了。「波西伐，我們有着一個重大的危機，」他說，「假使我們要決定將來一切，我們必須在今夜秘密決定。」這句話集中了我的注意力，以後的每句話我都聽得清清楚楚的。

「危機？」波西伐博士重複着，「我可以告訴你你所想像的更糟的一個危機。」

「從你這一兩天來的行動，我也看出來了。」那一個冷冷地說，「但等一會，讓我們先談我所知道的，然後再談我所不知道的。」

「等一會，讓我去拿些白蘭地和蘇打水來，你也喝一點。」

「謝謝你，波西伐。我只要一些

冷水，一把匙羹，和一罐糖。我只要糖水，朋友——別的什麼都不要。」

「像你這樣年紀的人還喝糖水！」好，你自己調吧，你們外國人都有些相像。」

「現在靜聽，波西伐。我要把我們現在實在的情形來說一說，你看看我有沒有說錯。你和我因爲很窮困，所以從歐州大陸跑到這裡來——」

「乾脆說，我需要幾千磅，你需要幾百磅——沒有錢，我們就會像狗一樣可憐，這就是我們的實在情形。好，你再



說。」

「對了，波西伐，你要幾千我要幾百，可是要得到這筆款子，唯一的辦法就是得到你妻子的幫助。當我們一道回英國時，關於你的妻子，我是怎麼對你說的？當我們來到這裡，碰到了荷康小姐那棟女人後，我又是怎麼對你說的？」

「我怎麼知道？還不是你平常那一套。」

「我會這樣說過，我的朋友，從古至今男人駕馭女人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把她打倒——這種方法，低級的野蠻人喜歡採用，但却為文雅並受過教育的人所不齒。還有一種就是不要被一個女人所激怒，如果你能對動物和兒童，你也能對付女人，她們不過是小孩子吧了。」鎮定的堅決，是會使她們貼伏的。」我告訴你，當你需要你的妻子給你金錢上的幫助時，你要記着這個信條。我還告訴你，在你妻子的姐妹荷康小姐面前，你更要加倍三倍地記着這個信條。你有沒有記着呢？沒有。每次你妻子和她的姐姐來激怒你，你就被激怒了。你的壞脾氣使你失去了簽字的機會，失去了現款，使荷康小姐第一次寫信給那個律師——」

「第一次？難道還有第二次嗎？」

「是的，她今天又寫了。」

一張椅子被摔落在陽台上——那個響聲，大概是被踢翻的。

顯然伯爵的話，引起了波西伐爵士的憤怒。一聽到我的秘密工作又被發現，我不免顫動了一下，使我所倚的欄杆吱吱作響。他有沒有跟着我到客棧去呢？當我告訴他我今天沒有信投郵時，他會不會就想到我一定要將信交給芬妮呢？就算是那樣吧，那兩封信是我親自放在芬妮胸前的，他又那會檢查得到呢？

「你應該感謝你的鴻運，」我聽到伯爵又說，「有我在這裡，隨時幫你的忙。當你今天瘋狂地對荷康小姐說，要把她也像你妻子一樣禁閉起來時，還好在反對着。你的眼睛在那裡呢？你難道沒有看見她有着男人的先見和決心嗎？有那個女人做我的同盟，我可以用隻手擺住世界，有那個女人做我的仇敵，我，以我所有的腦筋和經驗——我，浮斯科，你曾說過一百遍，我是像魔鬼一般狡猾——用你們英國成語來說，我簡直是站在蛋殼上，這個偉大的人物——我飲糖水來說她的健康——這個偉大的人物，以她愛情和勇敢的力量，像一塊堅牢的巖石，隔斷了你和你那個漂亮脆弱的妻子——這個卓越的女人，我以整個靈魂來讚美她，雖然她是你利益的障礙。你走得太極端了，好像她只是一個普通通沒有勇氣沒有決心的女子似的。波西伐！波西伐！你活該失敗，你已經失敗了。」

繼着一陣沉默，還是波西伐爵士先行打破了岑寂。

「好的，好的，你儘管侮辱好了，」他憤怒地說，「金錢不是我唯一的困難，還有的困難，是你不知道的。」

「波西伐，從今夜起，你把將來的一切都交我辦好了。現在我們已沒有多少時間，我告訴過你，荷康小姐第二次又寫信給那個律師。」

「你怎麼發現的？她是怎麼說的？」

「這暫不必說了吧，總之，是很費一番功夫的。我先問你，那張三個月的到期支票，除了你妻子的幫助外，就無法償還嗎？」

「是的。」

「什麼？你銀行裡沒有錢嗎？」

「只有幾百磅，而我要幾千磅。」

「別的都沒有辦法借到嗎？」

「一點辦法也沒有。」

「目前從你妻子身上可以得到多少呢？」

「只有她兩萬磅的利息好拿——那僅夠我們的日常開銷。」

「你還希望些什麼呢？」

「當他叔父死後，在田產上每年有三千磅的收入。」

「一筆數目可觀的財產，波西伐，她的叔父是怎麼一個人呢？老嗎？」

「不——不老也不年青。」

「一個性情溫和，自由而快樂的人嗎？結過婚的？沒有——我記起了我妻子告訴我他沒有結過婚。」

「自然沒有，假使他結了婚，有了孩子，那麼格萊第夫人就不會是財產的承繼人了。我告訴你他是怎麼樣的，他是一個脆弱，空談，自私的傢伙，爲了他的健康，討厭着別人接近他。」

「波西伐，那種人會活得最久，並且也許會出你不意地結了婚。我的朋友，一年三千磅的機會，你可別想，從你妻

子的身上，還有其他的好處嗎？」

「沒有了。」

「絕對沒有了？」



「絕對沒有——除非她死了。」

「哈哈，除非她死了。」

又起了一陣沉默，伯爵從陽台上向石子路走。根據他的聲音，我知道他在走動着。「到底下雨了。」我聽到他說。是下雨了，我的外衣上，已有不少的雨點。

伯爵又走了回來——當他坐下時，我聽到底下那張椅子又在吱吱作響。

「好了，波西伐。」他說，「如果格萊第夫人死了，你可以得到些什麼呢？」

「假使她沒有生下孩子，我可以得到她的兩萬磅。」

又是一陣沉默。當他們停止說話時，浮斯科夫人的影子，呈現在窗幔上。果立了一會，然後揭開了窗幔的一角，我看見玻璃窗後面模糊的灰白面孔的輪廓，朝着我這個方向，連忙保持着不動，從頭到腳，縮在黑色的外衣裡。雨水滴落在我的身上，也滴落在玻璃窗上，使她看不清任何東西。「又下雨了，」我聽到她自言語着，然後放下了窗幔——我又能自由地恢復呼吸了。

底下的談話仍在進行着——

「波西伐，你關心你的妻子嗎？」伯爵問。

「浮斯科，你為什麼問這個問題？你為什麼那樣望着我？」

「你不答覆我嗎？好，那麼讓我們假說你的妻子在夏季未盡前死了——」

「不要說了，浮斯科。」

「讓我們假說你的妻子死——」

「不要說，我告訴你。」

「如果那樣，你將得到她的兩萬磅，你將失去——」

「我將失去一年三千磅的機會。」

「波西伐，那是渺茫的機會，但你立刻就需要錢的。」

「你說我，也正是說你自己。我所需要的款，一部份也是替你借的。假使我妻子死了，你也可以從我妻子身上得到一萬磅。你這麼一個鬼靈精，你該沒有忘掉浮斯科夫人可能得到的遺產吧。不要那樣望着我，你的問話和你的臉色，使我心驚肉跳！」

「我說你妻子的死，是說着一種可能性。為什麼不可以？律師們替人家寫着遺囑，還不是把活人當着死的？今夜，我就是要你認清自己的地位，不至往歧途上走。你現在的情形是這樣的，假使你的妻子活着，你就要靠她的簽字來還債，如果你的妻子死了，你可以用她的死來還債。」

當他說話時，浮斯科夫人屋中的燈光熄滅了。整個的二層樓，現在都沉浸於黑暗中。

「談！談！」波西伐爵士埋怨地說，「聽到你的話，好像我已經得到了我妻子的簽字似的。」

「把事情交給我辦吧，伯爵反駁着，「我們還有兩個多月的時間哩。當支票到期時，你就知道我的『談！談！』是不是值得。現在，波西伐，今晚關於錢的事情已經解決了，我們可以談談你的第二項困難了。」

「我直不知道從何說起。」波西伐爵士說。

「要我幫忙嗎？」伯爵建議着，「要不要我替你的私下困難起一個名？假使我把它叫做『安妮·凱薩烈』你看怎麼樣？」

「告訴你，今天我曾盡力去找她，結果又失敗了。」

「我知道。」

「浮斯科，假使我找不到她，我就完蛋了。」

「哈，真的那麼嚴重嗎？」

一道亮光從走廊下透出來，投射在石子路上。伯爵從房間的裡廂端來了燈，照着他朋友的面孔。

「是的，」他說，「這一次，你的面孔說出了真話，的確嚴重——和金錢的事情一樣嚴重。」

「比那個更嚴重！」

亮光又不見了，談話仍繼續着。

「我給你看過安妮·凱薩烈埋在沙中寫給我妻子的短信，」波西伐爵士說，「那信上的文字並沒有誇張，浮斯科——」

「她的確知道我的秘密。」

「波西伐，你不必在我面前說出那個秘密——我也不想知道它。不過她怎麼知道的呢？是你自己告訴她的嗎？」

「不，她是從她母親那裡知道的。」

「兩個女人知道了你的秘密——糟透了，糟透了，我的朋友。你把那個女兒關進瘋人院的動機，現在說的够明白了——但是關於她逃走的情形，我還不大明白。是不是有人買通了看守人，把她放走的呢？」



「不，她是院中最聽話的病人——那批傻瓜們相信了她，結果被她偷跑了。」

「現在你有什麼危險呢？」

「安妮，凱薩烈就在附近，而且還同格萊第夫人互通着消息——危險就在這裡。那個人看到了埋在沙中的那封信，不會懷疑着我妻子也已知道了那個秘密呢？雖然她仍是矢口否認着。」

「等一會，波西伐，就說她知道了你的秘密，但她是你的妻子，難道還不該替你保守秘密嗎？」

「如果她關心我，那當然沒有問題。可是另一個人妨礙了我。在我們結婚之前，她愛上了他——她至今還是愛着他——一個卑賤的，以畫圖為生的流浪漢——名叫哈威的。」

「我親愛的朋友，這有什麼稀奇？她們都會愛上其他男人的。誰是得到女子心目中的第一個人呢？以我所知道的，從來沒有一個丈夫是他妻子心目中的第一人；第二，有時還有些，多半是第三，第四。第一，不會有的！有自然也有，不過我沒有碰到。」

「等一會！我還沒有說完。當安妮·凱薩烈從瘋人院裡逃出來的時候，你說是誰幫了她的忙？哈威！你想在康伯蘭誰又碰到她？哈威！兩次都是他單獨地同她談過話。那個無賴和我的妻子，他們兩人親熱得很。他知道了我的秘密，她現在也知道了我的秘密，如果讓他們兩個人又遇在一起，爲了他們本身的利益，他們一定會聯合起來反對我的。」

「慢慢，波西伐——慢慢，你竟那麼輕視着格萊第夫人的品德嗎？」

「她的品德！我不相信她的一切，我只相信着她的金錢，你難道看不出這種情形嗎？她一個人可能是無害的，如果她碰到了那個流浪漢哈威——」

「是的，是的，我看得很清楚，哈威現在又在這裡呢？」

「到國外去了，假使他想在他的骨骼上保有着完好的皮膚，我勸他不要急着回來。」

「你確知道他是到海外去了嗎？」

「是的。從他離開康伯蘭起到他開航爲止，我一直都派人監視着他。哦，我可以告訴你，我是非常謹慎。那時安妮·凱薩烈住在林幕勒支附近一個農場裡，得到了一些消息，我立刻親自跑去找她，而沒有讓她們知道。我給她母親一封寫給荷康小姐的信的底稿，要她對荷康小姐解釋着，我把安妮·凱薩烈關進瘋人院並沒有什麼不良的動機。我花了不少錢去追跡她，結果她却跑進我的範圍裡來！我怎麼知道還有誰看到她？還有誰同她說過話？哈威那個無賴，可能趁我不知道的時候跑了回來，可能明天就利用着她——」

「不會是他，波西伐，有我在這裡，假使她還在附近，我會在哈威先生之前對她下手的——即使他現在已經回來。找出安妮，凱薩烈是第一要事，別的你可放心。你的妻子在這裡，是捺在你的拇指之下，荷康小姐和她是分不開的，所以也在你拇指之下。哈威先生則在海外。現在只要顧慮到這位看不見的安妮了，你都查問過了嗎？」

「是的，我曾經去看過她的母親，也會尋遍了這個村鎮——但都沒有結果。」

「她的母親是可靠的嗎？」

「是的。」

「她把你的秘密對別人說過一次。」

「她現在不會告訴旁人了。」

「爲什麼不？不是她也有很大的關係呢？」

「是的——很有關係。」

「波西伐，爲了你的緣故，我很高興聽到它。不要懊喪，我的朋友，錢的問題，我剛才說過，還有很多的時間來對付；安妮·凱薩烈讓我明天去找她，也可能比你你有成績；在我們上床之前，我還有一個最後問題。」

「那是什麼？」

「那是這樣，當我那天跑到船屋去告訴格萊第夫人簽字的事情已經擱下時，我偶然看見一個形迹可疑的陌生女郎和你妻子分別了。當時因爲隔得很遠，沒有看清楚她的面孔。她是個什麼樣子呢？先告訴我，讓我看到她時能够辨識她。」

「什麼樣子？來，我告訴你一句話，她極像我的妻子。」

伯爵驚異地跳起來了，底下的椅子被弄得吱吱作響。

「什麼！」他叫了起來。

「假使我的妻子害一場病，再有些腦筋不靈——那就十足是安妮·凱薩烈。」波西伐爵士答道。

「她們之間有什麼關係嗎？」

「毫無關係。」

「會那麼相像？」

「是的，像得很。你笑什麼？」

伯爵沒有答覆，只是笑着。



「你笑什麼？」波西伐爵士又問。  
 「那只是我的幻想，沒有什麼。好了，現在我一遇到安妮，凱薩烈，就會認得的——今晚就這樣够了。你可放心，波西伐，好好睡一覺，看我明天如何幫你的忙吧。在我的大腦袋中，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計劃，你將付清那張支票，也將找到安妮，凱薩烈——我向你保證，晚安，波西伐。」

底下不再說話了。我聽到伯爵關上圖書室門的聲音，也聽到波西伐爵士關上百葉窗的聲音。一直都在下着雨，我在那裡打着癢癢，渾身冷得刺骨。當我第一次要動的時候，全身痛得要命，只好停住；第二次才勉強在潮濕的屋簷上站了起來。

我把身體貼在牆上，回頭一看，伯爵更衣室的窗口，已透出了一線亮光。我下沉的勇氣，又閃爍了起來，一步一步地沿着牆壁摸索回去，一面將眼光盯視在伯爵的窗口上，當我爬上自己的窗檻時，時鐘敲了十二點三刻。我看不到什麼，也聽不到什麼。我相信沒有被人發現。

X

(六月廿日)

八時——太陽照耀在晴朗的天空裡，我還沒有上床睡過——我還沒有閉過我疲乏而強靜的眼。從我昨夜望着外面黑暗的一窗戶裡，現在，我望着外面清明沉寂的早晨。

多麼短的一段時間，可是對我却是多麼遙久——自從我跌倒在地板上，皮膚浸濕，四肢抽筋，冷得刺骨的時候起。不知道什麼時候我爬了起來，也記不清什麼時候摸回了我的寢室，點起蠟燭來，找一套乾衣來溫暖着自己。

我記得起什麼時候寒冷和癢癢的感覺離開了我而繼以動悸的發燒嗎？

是在太陽升起之前？是的，我聽到過時鐘敲響了三下。我記起了兩個惡棍的談話，我記起了我如何靠着記憶寫下了他們的對話。

我為什麼要靜靜地坐在這裡呢？我為什麼還要寫呢？為什麼不躺下來休息休息？

我不敢，我怕現在如果躺了下來，也許沒有力量再爬起來了。

啊，雨，那陣雨——昨夜冷得刺骨的殘忍雨水！

九時——現在是九時還是八時呢？大概是九時吧，我又發起寒顫來了——在這夏天裡全身發抖着，真奇怪。我有沒有坐着睡了呢？我不知道我幹了些什麼。  
 啊，天哪，我是要病了嗎？

在這種時候害病！

我的頭——我真害怕着我的頭。我還能寫，但是每行字都擠在一塊了。我看得見這些字。羅娜——我能够寫羅娜，我看得見我寫它。八還是九——到底是那一個呢？

這麼冷，這麼冷——啊，昨夜的雨！——時鐘的敲打，我數得出來，好像是在我腦子中不停地敲打——

附註

(這以下的日記簡直讀不出了。底下還有兩三行，但都只是斷零的字母，和亂塗的橫豎。最後的兩個字母，像是寫着羅娜的名字。

日記的下一頁，又有一段記載，那是一個男人的筆跡，日子是「六月廿一日」，他這樣寫着。)

一個誠懇朋友的附白

我們卓越超絕的荷康小姐的病，讓我有機會看到了這一冊精采而生動的日記。

這裡面有好幾百頁，我可以把手按在心上，誠心地宣布，這裡面每頁都是精采的。

可讚美的女人！我指着荷康小姐。

偉大的努力！我指着這本日記。

英雄惜英雄，我默祝着她的健康早復。



這個故事由林幕勒支大廈的腓德烈·范禮先生來繼續着。

我生命中最大的不幸，就是沒有人肯讓我安閒。

爲什麼——我要問一切人——爲什麼你們大家老是來麻煩我？沒有人能答覆這個問題，也沒有人肯讓我安閒，親戚朋友和其他陌生人都不斷地來磨折我。我做了什麼？我問着自己，問着我的僕人路易士，一天問了五十次——我做了什麼？而我們兩個人都答不出來，真奇怪。

最傷腦筋的事情，就是要我寫下底下這段「敘述」：像我這樣神經衰弱的人，能够寫敘述嗎？當我以這個問題來做極有力的抗議時，他們迫我非寫不可，因爲有些重要的事情，與我的婦女極有關係。其實他們也不必迫我。以我這樣可憐的健康，根本就無法抵抗。好吧，我就照我所記得的寫吧。我所記不得的，叫路易士替我寫好了。他是一隻笨驢，我是一個殘廢者，我們大概會錯誤百出的。真是多麼自卑！

他們告訴我要我記住日期。我的天！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做過這類事情——我現在該如何開始呢？

我問路易士，他並不如我理想的那樣笨。他記得起那件事情的大約日期——我記得那個人名。日期是在六月尾七月初的樣子，人名是芬妮。

那時，我正在慣常的環境裡斜倚着，周圍擺着我所收集的各種藝術品，這可以增加我處身在一羣野蠻人中的高級嗜好。那就是說，我的週圍有圖畫的照片，影印，和錢幣等。那些圖畫的照片，是預備贈給卡萊機械協會的，以增加會員們的藝術欣賞。

就在那種神態中我靜坐着，準備有一個安穩寧靜的早晨。路易士進來了，我自然就問他，我沒有按鈴他跑來幹什麼，我很少罵人——那是小人的習慣——但當路易士以一個露齒的憨笑來答覆我時，我自然罵了他一頓。

「芬妮是誰？」

「格萊第夫人的女僕，老爺。」

「格萊第夫人的女僕要見我幹什麼？」

「有一封信，老爺——」

「拿來好了。」

「她拒絕交給任何人，除了你，老爺。」

「那封信是誰寄的，」

「荷康小姐，老爺。」

一聽到荷康小姐的名字，我頓化了。對荷康小姐讓步是我的習慣，經驗告訴我，這樣可以省去許多吵鬧。這一次我又讓步了，親愛的瑪莉安。

「讓格萊第夫人的女僕進來吧。路易士，慢些，她的鞋子會不會吱吱叫？」

我不得不問這個問題，吱吱叫的鞋子，會使我整天不舒服。我可以讓步見那個年青女郎，但不能讓她的鞋子來煩擾我。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路易士保證着她的鞋子是可靠的，我揮揮手。他就把她帶了進來。

我要說句公平話，那女孩子的鞋子的確沒有吱吱叫。但爲什麼服役的年青人多半兩手都會出汗呢？爲什麼他們都有着肥鼻子和硬固的雙頰呢？爲什麼他們都哭喪着臉呢？我的健康阻止我窮究這些問題，我希望專家們來解答吧。

「你有一封荷康小姐寄給我的信是嗎？請妳放在桌上好了，不要弄翻了任何東西。荷康小姐都好嗎？」

「很好，謝謝你，老爺。」

「格萊第夫人呢？」

沒有得到回答，那女僕的臉更愁苦了，我想她快要哭了。我看見她的眼睛有些潮潤，是眼淚還是汗水？路易士（我剛同他討論着說是眼淚。）他是和她一類的人，應該比我知道得清楚。讓我們就說是眼淚吧。

我很反對流眼淚，以科學的立場來說，眼淚是一種分泌。分泌可能是健康，也可能是不健康的。但情感上的分泌，我不相信會有什麼好處。我閉起了眼睛，對路易士說——

「你想去瞭解她爲什麼這樣吧。」

路易士做了，那個女僕也做了。他們說來說去，攪成一團糟，使我發笑。我想以後在我精神不愉快的時候，不妨再把他們叫來。我剛才把這個意思告訴路易士，怪得很，他却有些不自在的樣子，可憐的東西。

相信你們不要我重覆着那個女僕對路易士解釋着爲什麼流淚那一番的對話吧。那根本也不可能，還是以我的印象和



感覺說出來吧。

我的意見是，她開始告訴我（透過路易士）她的主人把她開除了（這些女人真奇怪，她去了飯碗難道是我的錯嗎？）開除後，她到一家客棧裡去投宿，（我又沒有開客棧——爲什麼對我說呢？）約莫在六七點鐘之間，荷康小姐跑來同她說再會，並交她兩封信，一封是給我的，一封是給倫敦一位先生的。（我不是倫敦那位先生——滾他的蛋！）她小心地把那兩封信放在胸前。（她的胸部和我有什麼相干呢？）荷康小姐走開後，她感到很不快活，也無心吃喝，一直到了快睡覺的時候，那大約是九點鐘，她又想喝一杯茶。當她正在燒茶的時候，門開了，使她嚇成了一團，伯爵夫人出現了。我可憐的親愛妹妹，是一個很囉嗦的女人，她嫁給了一個外國人。

我眞的需要休息一會，才能再寫下來。閉着眼睛躺下了幾分鐘。路易士拿了些香水來，洒在我發痛的太陽穴上，這樣我才可以勉強繼續。

不，我不能坐起來，我只能騎着口述。路易士寫，多麼便利。

伯爵夫人對芬妮解釋着她的突然出現，是爲荷康小姐帶口信來的。她臨時太匆忙，忘記了一些事情。於是那女僕拉長耳朵靜聽着，但伯爵夫人又沒有就說出來（我妹妹是這麼麻煩的女人）。她似乎變得格外仁慈起來（這不像我的妹妹）說，『我可憐的女孩子，我想你一定需要喝些茶，然後我再告訴你那個消息。來，來，我替你弄茶，我自己也正想喝一點。』總之，伯爵夫人堅持着要替她弄茶，然後她喝下了一杯，強着那女孩子喝另一杯。她喝下去不到五分鐘，就昏倒了過去。這是她平生第一次。路易士說，當她說這些話時，洗了更多的眼淚，我不知道，因爲我是閉着眼的。

假使我是一個醫生，我聽了自然很感興趣。但我不是那種人，所以聽了只覺厭煩。半小時後，她醒了，發覺自己正躺在沙發上，身旁除了女店主外，並無別人。她摸了摸胸前，那兩封信還安全地貼在那裡，不過却弄得很皺了。那天晚上她的頭髮夜都是昏沉沉的，但第二天早上仍能勉強旅行。一封信在倫敦投了郵。另一封現在直送到我這兒來，聽到這裡，我失去了忍耐，睜開眼睛插了進去。

『這一切是什麼意思？』我問。

『我希望你能告訴我應該怎麼做，老爺。』她說。

低層階級的人們，總是不知什麼時候應該告辭退出，總得需要別人來幫助。我只好下令請她退出。

他們走開後，我小睡了一會——我眞的需要它。醒來時，我注意到瑪莉安的信還擺在那裡。假使我知道一點其中的內容，我一定不會拆開它。不幸得很，我却拆看了，立刻使我整天都不舒服。

我是很有計劃，稍願做個身漢的。我可憐親愛的兄弟非立普却不加考慮地結了婚。他死後結果怎樣呢？留下了一個女兒給我。她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但也是一個可怕的負擔。爲什麼把負擔放在我的肩上呢？因爲我是單身漢，要替結過婚的人，解除一切困難。我替我兄弟盡了責任，把我姪女嫁給她父親所要嫁的人。她同她的丈夫不和，弄出了許多不愉快的結果，她如何應付這些結果呢？把它轉移給我。爲什麼轉移給我呢？因爲我是一個單身漢，要替結過婚的人解除一切困難。可憐的單身漢，可憐的人類本性。

不需要說瑪莉安的信威脅着我，每個人都往威脅着我。假使我不把林幕勒支大廈做我姪女的避難所，那麼一切麻煩都會跟着而來的。

我曾經說過，平常我都是對親愛的瑪莉安立即屈服，以省吵鬧。但這一次我不得不細想一番。假使我打開林幕勒支大廈的門讓格萊第夫人做避難所，我怎能保證波西仗·格萊第爵士不會跟蹤而來，兇猛地責備我把他的妻子藏了起來呢？這確是一件麻煩事情，所以我寫信給親愛的瑪莉安請她本人先來同我詳談一次。假使她能夠滿意地答覆了我的反對理由，我絕對以愉快的心情來迎接我們甜蜜的羅娜。

自然，我也想到這個拖延的辦法，結果可能將瑪莉安帶來這裡，在她盛怒之下，把房門砰一聲地關上了。但另一方面哩，也可能把波西仗爵士帶到這裡，也在他盛怒之下，把房門砰一聲地關上了。在這兩種盛怒和砰一聲中，我寧可接受瑪莉安的——因爲我對她已很習慣了。於是她寫好了信投郵。

我希望可有三天寧靜生活，以恢復我的心情。自然我沒有得到它。

第三天的郵件，帶來了一封我不認得人的函件，他說他是吉摩爾的代理人——我們親愛的豬腦殼的老吉摩爾——他告訴我他最近接到一封荷康小姐的信。在拆信時，出乎意外的，其中竟空無一物，只有一張白紙。這使他起了疑心，立刻寫信給荷康小姐，但沒有得到回信。爲了這件事，他特地寫信來麻煩我，問我知道其中的底細。我回信狠狠地告訴他，以後再不要把這種沒頭沒腦的事情來麻煩我。

我的信，得到了很好的結果。從此，我都沒有再接到那個律師的信。

這還不奇怪，最妙的是瑪莉安也沒有再來信。讓我有了一五天的平靜生活。第六天，我的精神已經恢復，正在玩弄着我的藝術品，路易士又突然出現了，手中拿着一張名片。



「又是一個年青女郎？」我說，「我不要見她，年青女郎不大適合我的健康。」  
 「這一次是一位紳士，老爺。」  
 「一位紳士自然不同，我看了那張名片。」  
 「天哪，我最囉嗦妹妹的外國丈夫，浮斯科伯爵！」

我正要說看出完名片後的第一個感想呢？當然不必。伯爵來的目的，顯然是來借錢。

「路易士，」我說，「假使你給他五個先令，你想他會不會走開？」

路易士似乎十分吃驚的樣子。他使我也說不出的奇異，他說我妹妹的外國丈夫打扮得很整齊，看來很發達的樣子。這麼一來，我的第一個感想改變了些。現在我默認爲伯爵大概是對婚姻方面有所不滿，像家庭中其他人一樣，老是把那些麻煩的事情掉在我的肩上。

「他有沒有說起是來幹什麼的？」我問。

「浮斯科伯爵說，因爲荷康小姐不能離開黑水園，才由他來。老爺。」

顯然又有了新的麻煩。不一定是他自己的，但却是瑪莉安的。總之，是麻煩。啊，天呀天！

「帶他進來吧。」我忍耐地說。

對伯爵的第一瞥，真使我嚇了一跳，他是那麼胖大的一個傢伙，簡直使我發抖。我相信他會震響地板破壞我的藝術品。結果是沒有，謝謝天。他穿着一套夏服，態度是那麼鎮靜從容——他有着很逗人的微笑。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是非常之好。

「讓我來自我介紹，范禮先生。」他說，「我是從黑水園來的。我很榮幸說我就是浮斯科夫人的丈夫。讓我請求你不必把我當做一個生客，請你不必站起來。」

「你真好心，」我說，「我希望我能够強壯地站起來。真高興在林幕勒支中看到你，請坐吧。」

「我怕你今天有些不舒服。」伯爵說。

「和平常一樣，」我說，「我只是一架神經湊成一個人形吧了。」

「讓我替你房間裡換些光線好不好？」那個同情的傢伙說。

「好得很——不過最好別讓它直接射在我的身上。」



他走向窗口，和親愛的瑪莉安比起來，是一個多麼顯明的對照。他的每個動作都是多麼體恤！

「光線」他以一種安慰病人的口吻說，「是最重要的，光線可以鼓舞，滋補，延壽。范禮先生，你正像一朵花一樣不能失去它。你看，在你所坐的地方，我把百葉窗拉上了，在你不坐的地方，我把窗簾拉了起來。讓有生氣的陽光射了進來。」  
 我認爲他說得非常之好。

「你看我感到很雜亂，」他回到他的原位說，「范禮先生，你看，我在你的面前是多麼雜亂。」



「這很奇怪，想我問問這是爲什麼嗎？」

「當我走進這個房間，一眼看到你的周圍都是可讚美的藝術品時，你想我會不覺得你是一個感情豐富而有同情心的人嗎？先生？」

假使我能够站起來，我一定會向他鞠個躬。因爲不够強壯，我只能以一個微笑來報答他。我做得很自然，我們都能互相瞭解。

「你同我一樣，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就是因爲這樣，有一件事情我不敢告訴你，所以我心中雜亂得很。」

「這些不愉快的事情，是非說不可嗎？」我問。我想麻煩又要來了。

伯爵很莊重地坐在那裡，搖頭太息着。

「我眞的一定聽到了嗎？」

他聳了聳肩，不大舒服地望着我。我的本能告訴我還是閉起眼睛的好。我順從了我的本能。

「請慢慢地說吧，」我請求着，「莫不是什麼人死了？」

「死！」伯爵叫了起來，「范禮先生，你嚇壞了我。我做了什麼，我說了什麼，會使你想到我死於的使者呢？」

「請接受我的歉意，」我說，「你沒有做了什麼，也沒有說了什麼。我對自己定了一個規則，凡是那些不好的事情，我總是預料着最壞的，然後一步步減下來，這樣就不至於受到太大的打擊。沒有人死亡，我眞有說不出的快慰。有什麼人病了嗎？」

我睜着眼睛望着他，他進來時臉色是黃的嗎？還是在最後幾分鐘中才變黃了呢？我不知道，也不能問路易士，因爲那時候他不在房中。

「什麼人病了嗎？」我問。

「那正是我的壞消息，范禮先生。是的，有人病了。」

「我相信很嚴重吧？那是什麼人呢？」

「說來傷心得很，是荷康小姐，你應該也準備着聽到這個消息吧？當你發現荷康小姐沒有親來而又沒有回信，你也許猜得到她是病了吧？」

我順口答了一個「是」，其實這很使我吃驚。像瑪利安那樣頑強的人，怎麼會病呢？我只好推想那是一個意外，一匹馬，或是一層塌了的階梯，或是這一類的事件。

「嚴重嗎？」我問。

「很嚴重——無可疑義；」他答，「很危險——我希望不至於怎麼樣。荷康小姐，不幸讓一陣大雨淋濕了，跟着而來的，是一種很厲害的寒戰，現在更壞了，轉到——發高燒。」

「天哪，」我說，「會不會傳染呢？」

「目前不至於，」他說，「可能轉成有傳染性——不過我離開黑水園的時候還沒有，這是我可以保證的。」

接受他的保證！我不會相信他的話，他的臉色太黃了，可能帶來了傷寒或猩紅熱，我立刻決定避開他。

「請你原諒一個病人，」我說，「——長時間的談話很使我疲乏，我可以問你來這裡的貴幹嗎？」

他變得莊嚴起來了，伸出了他兩隻可怕的手指，臉色也更難看了。我又不够強壯能同他吵架，請你們想想我的地位吧。

「我來造訪的目的有兩個，」他說，「第一，我來告訴你波西伐爵士和格萊第夫人間可憫的不和。我目睹着黑水園所發生的一切。我可以告訴你——因爲你是格萊第夫人的保護人——荷康小姐給你信中的話，並沒有誇張，所以丈夫和妻子的暫時分開，是解決困難的最好辦法。目前先把他們分開，我負責使波西伐爵士變成理智些。格萊第夫人是無罪的，目前她只有來這裡安住些時。我的第一目的你已聽過了，第二目的，是因爲荷康小姐病了，我來替她做些事情。在黑水園中，有什麼困難的事，她都是同我磋商。你給荷康小姐的信，我也看過了。我也很明瞭爲什麼你在接待格萊第夫人之前，要先見荷康小姐一面。你是對的，先生，在接待妻子之前，一定要先知道丈夫會不會跟着來找麻煩。我對波西伐爵士比荷康小姐對他認識得清楚，我可以保證當他妻子住在這裡時，他不會走近這個門的。他的事情是很煩惱的，讓格萊第夫人離開他，讓他有更多的自由，我保證一有機會，就會到歐洲大陸去的。你應該弄清楚了吧？你有什么問題要說嗎？如果有，就請說吧。」

「謝謝你，一切就照你所說的做吧。我想我們互相十分瞭解的。以後有機會，我們一定還要好好談一談。」

他站了起來，我想他要走了，結果沒有，話却說得更多了。

「等一會，」他說，在告別之前，我還要告訴你一些事情。請你不要認爲要等到荷康小姐病好之後，才來接待格萊第夫人。荷康小姐在黑水園，有醫生的照顧和女管家的伺候，同時還有一個有經驗的女看護——他們三個人的能力和熱心，我是可以保證的。我還要告訴你，荷康小姐的病，已經影響了格萊第夫人的健康和精神，她實在不好再在病房中呆下去。假使你讓她留在黑水園，也不會加快她姐姐健康的早復。所以，最好由你就寫信叫格萊第夫人來，這是我友誼的勸



告，你會不會接受呢？」

我睜大眼睛望着他，臉上擺出了預備按鈴叫路易士來引他出去的神氣，可是他却毫不理會，好像生來就沒有神經似的。

「你猶豫不決嗎？」他說，「范禮先生，我懂得你的猶豫。你的意思是格萊第夫人的健康和精神還不大好，不能夠獨自作着從漢普郡到這裡的長途旅行，你知道她的貼身女僕不在她的身旁，同時在黑水園中又沒有一個僕人可以適當陪着她從英國的南端到北端。你還反對，因為中途到倫敦時，她又不能好好休息，因為她從不曾獨自住過旅館。其實這些統統沒有困難。當我同波西伐爵士一道來到英國時，我就預備好在倫敦附近長住。最近我在聖約翰森林區弄到了一幢房子。請你留意聽我現在所提供的行程意見，格萊第夫人先到倫敦（短程旅途）——我親自到倫敦車站去接她——領她到我屋裡休息，也就是她姑母的房子——當她精神恢復後，我再護送她到北上的車站——然後她就可以一直到這裡。她的貼身女僕（她現在在你們家裡）可以來迎她，那麼一切不是都很順利嗎？所以最好由你寫信請她就來。」

我突然想起了一箭雙鵰的主意，立刻同意他的話，提筆作書。一面可以避開伯爵滔滔不絕的口才，一面可以免得格萊第夫人的麻煩。我相信這個邀請不會被接受的，因為當瑪利安還在臥病的時候，羅娜絕不會答允離開黑水園的。這位討厭的伯爵恐怕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哩。我怕再給他一些時間，他能想到的。所以馬上提起筆來寫着，「至愛的羅娜請妳隨時來吧。中途宿在倫敦妳姑母家中。我很愛念着瑪利安的病。妳拳愛的叔叔。」寫好了遞給伯爵，我說，「原諒我，我實在太累了，不能再做什麼。你到樓下休息一會再進一頓午餐好嗎？再見。」

他又說了一大堆話——這個人真是一隻話匣子。我閉起了眼睛，竭力不想去聽他，結果還是聽了一大堆。他慶賀着我們會見的結果，他叫我留意自己的健康，聽從他對光線忠告，他接受了請他進午餐的邀請，他告訴我格萊第夫人兩三天之內就會來，以後還說了一大堆，現在我已記不起來了。後來他究竟什麼時候走了出去，我不知道。當經過一段靜默的時間後，我冒險睜眼一看——他已經走了。

我按鈴叫路易士來，退到浴室，用溫水加香料洗了一個澡。再用燻蒸消毒法來洗淨我的書房，以防止伯爵的傳染病。我很高興說，這一切很成功。之後我享受着那習以為常的午睡，醒來遍體清涼。

首先就問起伯爵，他到底走了沒有？是的——他搭下午的班車走了。他吃了午餐沒有？吃過了，吃下了大量的水菓餅和乳酪。乖乖，他的消化真好！

你們還要我說什麼嗎？我相信沒有了。我相信這已到了我的最大極限。謝謝天，以後的驚人事情沒有發生在我的面前。我請求你們不要責備我，那不是我的錯，我的僕人路易士可以證明。他現在看見我用手帕掩在眼上作着口述，那不是我的錯，我是十分疲乏而又心碎了，我還要說什麼嗎？

（未完待續）



— 詹美 —

## (一) 無冕霸王

原名：The Harder They Fall

哥倫比亞影片公司出品

黑白社會暴露片

亨弗萊鮑嘉，是一個思想敏捷的體壇名記者，當他幹了十七年的新聞從業員後，忽然「大徹大悟」，覺得有改

行之必要，似他所說，人到四十歲，就不能再無積蓄，於是他和一個專辦拳賽的流氓經理，洛史德格，相互勾結利用，居然當起拳賽經理。洛史德格在阿廷廷物色到一個身高六呎十吋，體重二百七十五磅的頭號巨人，而想加以利用。在亨弗萊鮑嘉的策劃之下，先在好奇的南部加利福尼亞州闖名頭。巨人雖巨，却是笨拙無用，但在串通，贖贖之下，竟能在比賽時揚揚獲勝，亨弗萊以新聞界老前輩地位寫稿捧他，並代為掩飾比賽時所生之險謀。只求發財，顧不得道德，是亨弗萊鮑嘉時常對自己良心所說的辯護，雖然當他冷靜的時候，還是被良心遺責着。太太珍史德格的勸告更增加了他精神上的負擔。在這方面亨弗萊鮑嘉演來相當地成功。當最後一場巨人與世界重量級冠軍作戰，而不能獲得妥洽必須打一場硬仗時，編著者痛快地將美國拳壇的卑鄙醜態，自私自利，原原本本地暴露出來。拳壇如舞台，拳師如明星，比賽如表演，輸贏操於經理手中，觀本片，其暴露社會黑幕之成份，頗有幾處類似「岸上風雲」之手法，而事實上，本片作者 Budd Schulberg 亦即「岸上風雲」之編劇。使本片遜色的，是結尾的意識不太健全。亨弗萊鮑嘉救走巨人，贈以全部所得之款，這表示他的良心。戰勝了利慾，但是當洛史德格再度威嚇不成，他們談判破裂，於是他以寫文章揭發秘密作為反攻武器，才寫成本書，則顯得其動機之不純正了。本片除了可以欣賞亨弗萊鮑嘉外，值得一提的有新反角洛史德格的另一種格調，再，片中黑人拳叢練，即當今美國之重量級拳華爾葛。





圖二：葛林福特，唐娜李及傑諾漢拿德茲三人在回答勒贖電話

## (二) 電話勒贖案

原名：Ransom

米高美影片公司出品

偵探奇情片

綁架小孩勒索父母，在美國已有過幾次震驚社會的案  
件，而且其後果都是十分慘痛，雖然做父母的答應條件，  
準備贖金，其孩子仍不免犧牲於匪徒之手。本片最先在電  
視中演出，描述一對夫婦在失子之後的焦急愛心的情況。  
深獲觀眾之共鳴。葛林福特是位工業家，當他的幼子被匪  
綁架後，勒索五十萬元，他非但聲明不付這筆贖金，而且  
利用電視廣播，公開警告匪徒，他決不付這五十萬贖金，  
相反的他要懸賞五十萬元來通緝匪徒，假使敢對他的兒子  
有所傷害。在這樣的僵持局面，其後果是十分難斷的。難  
爲了警局，急煞了母親（唐娜李飾），也把觀眾的情緒扣

得緊張極點。電話勒贖時的懸宕氣氛，當可  
使愛好偵探片者得一滿足。

本片陣容有與反共抗俄傑作片「冤獄」  
相似之處。製片人尼古拉司納法克即「冤獄」  
及「黑板森林」「紅衣謀影」三片的製片  
者，演員除葛林福特外，尚有在「冤獄」中  
扮黑人法官之新星傑諾漢拿德茲 Juano Hernandez

## (三) 賭城艷遇

原名：Meet Me In Las Vegas

米高美影片公司出品

五彩新藝綜合體歌舞片

不重故事而重表演是歌舞片的一貫作風  
「賭城艷遇」却多多少少給我們帶來了一





圖三：賭城馳遇三主角，自左至右丹達萊，雪特却麗絲，卡拉威廉絲

點劇情。雪特却麗絲是賭城拉司維格斯的紅舞星，當牧場主人丹達萊把他所有的一切輸給了賭場後，他們相遇於一家夜總會，二人攜手。帶來了好運，隨之而生愛苗。總之，在猛烈而自發的接吻下，有時會使奇蹟出現（當戀人挽臂攜手時，一千只鴿同時生蛋，乾枯的油井噴出油來。）並給與觀眾最高級的歌舞享受。愛情總是有點波折。丹達萊把雪特帶返牧場，介紹給他的母親，並向她求婚。可是當二人再度回返賭城，幸運變成了過去，失望之餘竟懷疑到將來婚姻是否成功。幸而，丹達萊的朋友和雪特却麗絲的服裝管理員，從旁提醒他們。婚姻之成功與否，愛情較諸幸運更為重要。

雪特却麗絲在本片有三場重要的舞蹈，第一場是多彩的預演，第二場是最主要的却孝夫斯基作品，睡美人芭蕾舞，第三場是歌舞劇「Frankie And Johnny」。歌的方面，除丹達萊本人外尚有著名的黑人歌后李娜紅 Lena Horne，及近來在唱片方面頗有名聲的 Four Aces 合唱團，日本小歌星 Mitsuho Sawamura，及卡拉威廉絲 Cara Williams，法蘭克蘭恩 Frankie Laine 等。其中以李娜紅及卡拉威廉絲最佳。



### ——沙漠沃土——

大約在一萬年以前，當水川被覆整個歐洲北部時，撒哈拉大沙漠曾經是一片非常肥沃而雨水滋潤的土地。其中最得天獨厚的可能是被

稱為塔西里安佳 (Tassili-n-Ajjer) 的地方，位置在北非阿爾及利亞東南約九百哩的一塊台地。在今天這塊地方可以說是世界上最乾燥的沙漠之一，幾乎沒有任何居民，不過在先史時代這一帶地方却一度熙熙攘攘充滿了人類的活動。最近法國人類考古學家亨利·洛德 (Henri Lhote) 帶回了關於塔西里安佳 (原義是河邊的台地) 地方史前時期文化活動的證明。

洛德博士帶了四位年青畫家去描摹那些在塌陷的地穴中的彩色繪畫。撒哈拉地方早期居民同歐洲石器時代那些人一樣將奉獻神的祭壇安置在深處地下的洞穴中，洞壁上點綴着非常神妙的繪畫。洛德這次考古遠征隊描下了近四百幅洞穴中的圖畫，此外已發現而未描摹的還有一萬餘幅。在撒哈拉地方並沒有發展出很高的文化，不過塔西里安佳地區好像數千年來一直受到附近更高文明的影響。洞穴中早期的繪畫是一種非常原始的作品，稍後的圖畫則已

有修飾的痕跡。洛德博士相信塔西里早期居民業經發展出一種獨立風格的藝術形式，並無因襲其他洞穴藝術之虞。塔西里地方雖然偏遠，但是在古代世界中並不是孤立的。從有些圖畫中繪有大群牲畜的例子，可以證明關於家畜馴養——人類最重要的發展與成就之一——已經傳播到塔西里，大概是從埃及傳過去的。另外有關埃及影響的痕跡還可以從畫圖中的尼羅河船隻，髮上插着羽毛留着的鬚鬚，手執盾牌標槍的外國人等景像中顯示出來。有些畫中繪有駱駝與馬匹，有的還繪有戰車——古代戰爭中最重要發明——可以證明至少這些東西已為那深處撒哈拉腹地的人民所熟知。很多圖畫的內容至今尚未能加以解釋。有些圖畫中表現有宴飲，打獵的場面，祭師殺牛供犧牲的景像，四十隻駝鳥一起跳「芭蕾舞」的圖形，以及人們帶着獸的面具等形形色色的活動。

除了這些描繪的圖像外，遠征隊還帶回來有工具，磨麵料用的砧，個人的裝飾，甚至還是來自遠方海中的珍珠。發掘物中有些含有碳質，可以利用「碳十四」的放射性來確定年代。當學者們研究過這些圖畫及藝術品的內容並且鑒定了年代之後，對於這一由於水川消失而逐漸為乾旱所室死的「河邊高原」的歷史當可以透露於世人了。

### ——虎鯊噬人——

從最初航海的人起，就已經把鯊魚看做是可怕的殺人



者。這種恐懼多半來自道聽途說，很少有實際經驗作根據。很少人被鯊魚襲擊過；更很少人能够保全性命活著回來。將自己遺通知別人。關於如何應付鯊魚攻擊的各種指導與忠告，事實上很多是互相衝突的。有一派的說法認為落難的人在中海游泳時應當儘量保持安靜不要亂動；另外一派的人則認為應當激烈的攪水與大聲呼救。在二次大戰時成千的海員與墮入水中的航空員都曾受到鯊魚的威脅，險被利口所噬。鑒於開闊洋面上的空中交通日趨繁忙，美國空軍大學曾煞費苦心來搜集鯊魚逃生者的報告完成一本巨作，內容洋洋大觀包括有各種關於鯊魚襲擊海中人員的情況與知識。在調查二千五百餘名海上受難者的逃生經過時，僅僅有卅八個人提到與鯊魚有過實質的接觸。不過我們不要就此認為鯊魚是不足為懼的，因為書中曾指明：「當鯊魚得手時，牠們是不會留下活口來作證的。」

根據這些生還者的供述，曾將許多古老神秘的傳說打破，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新的令人驚異的事實。鯊魚並不像有些人傳說的那樣害羞，不願正面對人去攻擊；牠也不想將一個人整個吞下去，而是一次的向人身上撕下如肉排大小的一塊。由於某種理由，也許是牙齒鋒利的關係，受害人很少會感覺到在彼噬。一位海軍官員曾在爪打坎那爾(Gadalean)海面上漂流十二小時，在回憶那種感覺時說道：「我覺得左足上有一種刺刺的刺痛，舉起腿來一看已經在冒血，往水面下看去在離我不到十呎遠的地方，一隻大魚發光的棕色脊背剛閃過。」鯊魚隨後又回來，

### 一流星傳訊

當一顆流星衝到地球的大氣層時，儘管也只有砂粒大小，也會留下一道光亮的痕跡。這種由微細電離質點構成的長軌跡可以高達六十哩。研究無線電通訊人員多年以來就已經知道這種軌跡有一種電波反射器的作用。他們一直在努力想利用牠來使某種非常短的短波——通常最限於地平線——可以通過地球的曲面傳遞普音。此中最主要的困難是多數流星所造成的電離質點的軌跡僅僅只能保持一秒鐘左右的壽命，在能够發現牠的跡跡而用來作反射器之前，牠已經變得非常微弱而無法利用。

最近加拿大政府宣佈了一項關於這一方面的機密，業經研究出一種方法可以利用流星軌跡來通訊。這種通訊系統是由福熙恩博士領導的一群科學家研究成功的。牠包括有兩個地面通訊站，相距可以達一千哩之遙，兩個站構成一個「線路」，牠們的定向天線相互對正。當一顆流星在兩站之間適当地點殞落而留下地的反射尾跡時，收報站送出一個信號給發報站告訴牠開始把電訊送出來。

平均每十小時約有幾百個可以利用的流星尾跡會出現。在兩站之間，不過每個軌跡只有一秒鐘的效用，所以發報站必須工作得異常之快。這個困惑問題應用了一種電子機構得以解決，牠可以將電訊預先儲存，在瞬息之間「一衝而出」，在不到一秒鐘之間就可以完成發報工作。收報站

當這個官員激烈的踢動打水時，鯊魚有時候會躲開，但是仍不時掉回頭來攻擊。先是左手被咬一下，隨後又在左臂上咬了一口。不一會他的大拇指也被咬的幾乎斷下來；右腳跟上又被撕掉一塊；左小腿上也咬的皮開肉綻。當這個時候他發現一艘船路過，正當他拚命掙扎想引起船上人員注意時，鯊魚又已經在咬他的大腿。

即使在救生艇上，海上的遇難者也並非絕對的安全。鯊魚有時會向救生艇脆弱的船底上撞去，可以將坐在艇上的人震起好高。有一個生還者寫道：「傍晚的時候，一條約有四呎長的鯊魚向救生筏撞來，正從我肩上擦過，滑入筏內，牠向同艇的某甲咬了一口。我同另外一個人捉住鯊魚的尾巴把牠丟出筏外。某甲昏迷不醒，四個鐘點之後死去了。」

這本報告對於「鯊魚飄逐」——每個空動人員的緊急救生袋中裝有的——的效用並不抱樂觀。牠們有時有效，有時沒有用。同時也警告那些空動人員不要對於「鯊魚刀」抱着太大希望。這種武器對於大的鯊魚差不多可以說之毫無效用。

這一報告特別警告落水的人應當穿着衣服游泳，尤其是要穿好鞋子。「事實證明在人群落水人總是有部份裸體的人先受攻擊，通常總是在腳上……由於無目的攪撥打水可以吸收鯊魚的注意，游泳的動作應當平滑放鬆，肢體緩慢而有節奏的推動，使整個身子能够浮在水面上，這樣構成一個最不容易被攻擊的目標，因此也是最安全的。」

那方面也有一種設備可以將這種「一衝而出」的電訊接收下來，然後慢慢的放送出來變成可以解讀的通常電訊。

這種系統可能對於加拿大極北地區有特殊的貢獻。普通無線電通訊在這一地區時常因為北極光的干擾而大受影響，但是應用這種流星軌跡反射傳訊的辦法則可以不受極光的阻礙。加拿大同地的同盟軍事機關將最先應用這種設備，在民用方面也許還要等些時候才能正式使用。

### 一原子能電廠

「原子能電廠」剛剛畢業的大學生頗有相似之處，他們前途很有希望，但是在目前還不能馬上賺錢。最近由美國原子能委員會核准的一個小型原子能發電廠（容量一萬瓩）可能是第一個在經濟上立得住腳的電廠。牠是由美國原子開發公司設計。預計裝設於阿拉斯加的阿克立奇城，在那邊電力一向供應不足而價格昂貴的。

「反應爐」將是一種新型的設計，應用重水作緩衝劑來控制中子的活動，並且利用金屬鈉作冷卻劑來吸收反應器中所發生的熱。這種組合最為有效，不過工程師們在以往都不敢輕於嘗試，因為水與液體鈉相接觸將會發生爆炸似的反應。直到最近才發展出一種方法可以使兩者安全的隔離。

新設計中優點之一是鈉可以熱到很高溫度而不致於氣化，這樣可以省去了高壓容器與管線。另外一個優點就是



可以使用大部份的天然鉀作燃料，只要略為加一些昂貴的鉀一二三八即可。設計人認為這個新型原子能電廠的發電費用將為每瓩小時七厘美金，較比目前安克立奇地區使用蒸汽發電每瓩小時一分六厘美金便宜多了。

同一類型（重水—鈉反應爐）的大型發電廠（廠容址五萬瓩以上）將可以完全使用天然鉀作燃料。關於這一點對

於向美國國外地區推廣很為有利。因為直到目前為止比較效能高的反應爐都需要應用摻有鉀一二三八的混合燃料，而鉀一二三八却只有美國、英國、和蘇聯能够生產。許多國家需要原子能電力，但是不願意在原料方面完全依賴美英蘇等國。如果能够應用自然鉀的時候，則會有許多獨立的來源可以供應。

### 拾穗月刊廣告刊例

期 數	位	封 底 面 裡 頁 普 通
	封 底 面 裡 頁 普 通	
一 期	全 頁	封 底 面 裡 頁 普 通
二 期	半 頁	封 底 面 裡 頁 普 通
三 期	全 頁	封 底 面 裡 頁 普 通
四 期	半 頁	封 底 面 裡 頁 普 通
五 期	全 頁	封 底 面 裡 頁 普 通
六 期	半 頁	封 底 面 裡 頁 普 通
七 期	全 頁	封 底 面 裡 頁 普 通
八 期	半 頁	封 底 面 裡 頁 普 通
九 期	全 頁	封 底 面 裡 頁 普 通
十 期	半 頁	封 底 面 裡 頁 普 通

### 備註

- ① 廣告如須製版者，照本收費
- ② 二色套版加倍收費
- ③ 廣告費於刊登後一次付清，長期者得於每期登後付清本期廣告費

### 廣告接洽處

高 雄 左 營 高 雄 煉 油 廠 總 刊 月 社  
北 京 市 前 館 路 一 七 號 拾 總 分 社



### 親子關係的演變

冷血動物從卵中出世後，即能獨立謀生，缺少嬰兒時期。雛鷄孵化出世後，需要母鷄率領覓食；寒風來襲，需要躲在母鷄翼下取暖。鷄

的平均壽命約有五年，雛鷄依賴母鷄的看護時期約兩三週。雞類的「嬰兒時期」只佔其生命史中的百分之一。小貓需要母貓哺乳和撫養時期約為其生命的五十分之一。十五年前，美國社會學家統計，美國人的平均壽命為六十歲，國內十五歲以下的孤兒，雖然有慈善人士和機關的收養，其死亡率超出全國人口的出生率。任何國家嘗試鐵幕內的那套「嬰兒公育」制度，其人口必銳減，種族必趨向滅亡途上前進。人類的進化，已使嬰兒時期延續到壽命的四分之一。用政治方法，設立種種制度，代替親子關係，違反人類進化的潮流，必自取滅亡。美國戰後都市中主婦外出謀生，疏於管教子女，大街小巷上太保太妹橫行。這些十五歲到二十歲的問題兒童——實際上已屬青年——所幸只佔極少的比例。倘使父母對十五歲以上的子女都不聞不問，囑其入社會獨立謀生，則城市中幾全為太保太妹世界。市民無法安生，都市必趨於毀滅。十五年來美國社會的演

化，使子女需要父母照顧的年齡增加到二十歲。國民生命的三分之一時間依賴父母的教養。

美國父母對待子女的熱誠，十五年以來也發生莫大變化。我們可以從父母撫養子女的費用，看出父母關注子女的一部份心情。十五年前，美國父母教養子女的平均費用只佔家庭收入的五分之一，今日子女的教育費已增加到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子女教養問題逐漸為主婦們閒談的重要資料，知識界婦女，都能引經據典說出一大套子女教養的原理，和親身的經驗。

美國人提到子女的教養問題，大家都忘不了史博克醫師 (Dr. Baimaine Spock) 和他的名著：「嬰兒和孩童教養懷中書 (Pocket Book on Baby and Child Care)」。

十二年前史博克醫師從軍中退役回來，擔任國家廣播公司育嬰方法節目。他天生口才流利，尤善於模仿嬰兒語言和表情，號召廣大聽眾。未久，懷中圖書公司請他收集歷年的著作，出版這本懷中書，售價二角五分美金。數年內銷數超過千萬冊。母親們，尤其新婚的少婦，都愛讀他的這本書。自己讀過後尚勉強丈夫們讀。熟記其中最精彩的文句，不停的和親方與隣居們討論。甚至嬰兒生活不正常後，去請教小兒科醫師時，談話中常常破口而出：「史博克醫師如何說，史博克醫師的意見是如何如何！」。因此使美國一般小兒科的醫師們，也不得不人人手中備此書一冊，以應付登門求教的主婦們的質詢。

史博克的名著對子女教養問題並沒有獨到的見解和發



現。書中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討論週歲以內嬰兒的保育法。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討論週歲後到十六歲的教養，其餘的三分之一篇幅是討論一般問題。其中中心思想是父母對兒童應抱誘導的態度，而不宜苛責 (Children should be Guided not Struck)。這口是老生長談。

史博克其備莫大的感召力，使主婦們接納他的見解。三年前時代雜誌 (Time) 的專論中，說美國有五分之一的母親嚴格遵照他的指示，養育嬰兒。社會上稱這般嬰兒為史博克嬰兒 (Spurk Baby)。他的電視節目擁有比總統更多的聽眾。他對育嬰問題的研究使他成名為「天下知」。主婦們對他言論的重視，超過總統的競選演說。他的電視節目的語調，易為主婦們熟記不忘我國古書上所說，「一言而為天下法」，史博克醫師的言論可說當之無愧。我國家庭中親子關係的演進，不知不覺中也在順從美國的潮流前進。父母們節衣縮食不忘為兒女買玩具；三天不知肉味的家庭，嬰兒奶粉是一筆重要開支；今年暑假各地初中入學考試時，數十萬家長徘徊於考場附近。這種現象以往所未有，世界各國也罕見。今日自由中國社會的進展，已使父母將大部剩餘的勞力和金錢轉移到下一代教育和養的工作上。父母對子女養育問題的重視足以代表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我們的生產落後，生活水準趕不上歐美，但是我們的親子關係却站在歐美之前。這是我國有道德發揚的美果。從我們的兒童所享父母的恩愛中，可以看到未來國家民族光明的遠景。

行醫之道

醫師是家庭中接觸最多的一種行業。多病家庭的康樂唯醫師的服務是賴，無病的家庭每年也得支出一筆預防疾病 (如注射防疫針等)，保健 (如服用維他命劑等)，和體格檢查等費用。醫學的進步可以有效預防某些種類的傳染病，縮短患病的時間，延長人民的壽命，減輕人民的痛苦，却使醫師們的工作日趨煩重，更增加了家庭醫藥的開支。舉例說，近年來正齒醫學 (Orthodontia 又稱 Dental Orthopedics) 和兒童齒醫 (Pediatrics) 的發展，增加美國家庭牙醫費用一倍有餘。六年的大戰，增加美國人民對醫師的依賴，也增加了家庭的醫藥費用。戰時入伍軍人總數，達一千四百萬。軍人和軍眷都有享受免費醫藥的福利，養成這數千萬人口時常請教醫師的習慣。戰前牙齒無痛苦去請教牙醫檢查牙齒，或清除齒石 (Scale) 的人不到人口總數百分之二。此後牙醫五分之一的時間從事上述兩種工作。這是軍中強迫軍人定期檢查牙齒和清除齒石養成人民的習慣。軍中規定發燒的人必須住院治療。戰前患小病發燒的人往往居家療養，戰後因為當年會享受住院的便利，小病也要求住院。戰爭增加醫治的工作，但並不能大量培植醫師。因此戰後各地發現醫師缺乏的現象。供失調影響醫師的服務工作和服務精神。人民對醫師惡言

的指責日增無已。

美國醫學會為促進病人和醫師的合作，今夏舉行全國病人民意測驗，統計病人對醫師的指責，以待全國醫師們反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結果如左：

病人指責項目	病人指責一般醫師	病人指責自己求治醫師所犯的百分比
不能分神充分考慮病情	六十	十八
患急病時不能應診	五十一	十九
職務過於專業化	四十七	未統計
解釋病情不夠坦白	四十六	十五
收費太高而不合理	四十三	十六
使病人等待過久	四十一	十五
對病人冷淡	三十九	十七
向有疾病保險的病人收費太多	三十一	十三
施行外科手術前不詳加考慮	三十一	五
處方後向藥房暗取佣金	三十	十七

建議轉診專科醫師後暗取佣金	二十九	十一
不願試用最新醫藥方法	十一	七

美國醫師雖然遭受這許多批評，但醫師仍然是為人最重的職業。及美國醫學會對於改進醫師的服務精神和促進其工作效率更不遺餘力。一方面利用宣傳品，無線電和電視，以及業餘團體的集會，消除病人的誤會。一方面為醫師解決職務上的困難。例如深夜出診是很頭痛的工作。往往因深夜出診而精神不繼影響翌日診病工作。醫學會在各地的分會安排輪流值夜表。將值夜表交給電話公司的接線生。同時向民衆宣傳，非有絕對需要時，不可在深夜指定醫師出診。病人深夜患急病時，可通知接線生，接線生可代邀請醫師來家應診。

戰後台灣人口激增，醫師未能按同等比例增加。近年來生活安定，人民收入增加，使醫師的工作更形煩重。主婦們對醫師工作的諒解，可以減輕家庭醫藥費用的開支和一些不必要的煩惱。認清醫師服務的真相後，才能消除對醫師的怨言，滿足個人的希望。知足常樂是治家之原則。





# 太平洋 電話電纜

PEW

成均地經務檢  
查及設，保錄  
各字國際水淨

特聘日籍技師監製



## 拾穗稿約

- 一、園地公開，歡迎與拾穗性質及風格相同之譯稿。
- 二、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
- 三、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址。
- 四、原文出處務請詳細註明，如係譯自不常見之雜誌或書籍者，最好能附寄原書或雜誌，負責原書奉還。
- 五、來稿一經刊登酌奉薄酬。
- 六、如附寄圖件者請用墨筆繪製。
- 七、拾穗截稿日期約為每月五日以前，如在五日以後收到之稿件將留待下月編印。
- 八、稿件一經決定不能刊載時即行退還。
- 九、有時因篇幅有限或積壓稿件太多關係，佳譯未能立即刊出尚祈鑒宥。



德泰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TEH TAI HARDWARE CO., LTD.

批發 鋼鐵 器材 零售

地址：臺北市民生路一九八號

TEL. 45763, 43552

馬達等批發 高壓橡皮管 神鋼牌電焊條 不銹鋼板 材料五金 機器工具

祥 大 五 金 行

臺北市開封街一段一一二號

電話：29278

行康鉅

市北台

號九十段一路北山中



內政部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照登記為第一種新聞紙類

#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即寄函索則服務委託廠商公

- (甲) 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 (乙) 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 (丙) 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 (丁) 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機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大號

電話 52

台北市福州街十巷一號

電話 25957

本期售價新臺幣五元正